



# 薑路

巴代短篇小說集

巴代 著  
Badai

山海文化雜誌社 出版

我寫了〈薑路〉，想為同胞們在窮困中，仍極力維護尊嚴與生活喜悅喝采。想祝福所有台灣原住民部落裡，每天為生活奮鬥，卻始終保有一份生活喜樂的同胞，都能健康、平安。

山海叢書  
文學

# 薑路

巴代短篇小說集

巴代 著

857.6  
855:3

山海



本書結集了23篇卑南族作家巴代的短篇小說作品，記錄了蓄勢待發的創作初期，純樸的心靈內在與多元的書寫風貌。閱讀《薑路》，彷彿走進作家書寫旅程的時光隧道中，聽見源自族群情懷詠嘆的生命之歌。山林狩獵初體驗的〈沙金〉，〈薑路〉山徑艱險的生活寫照，母親饒富趣味的〈小米田〉，一張畫紙的〈小冬的便當〉，矛盾又和諧的〈山地眷村〉，處處禪機的〈比令的樹豆田〉，充滿「巫」術傳奇的〈女巫〉、樹精山魈奇幻對話的〈鬥法〉，以及精簡卻具衝突特質的多篇「小小說」，皆在作者敏銳的文思、誠懇的筆觸之中，賦予了嶄新生動的聆聽方式與發人省思的閱讀視野。

中正大學圖書館



C05222891

ISBN 978-986-80101-1-6



9 789868 010116

文學

NT\$ 320元



## 巴代 Badai

1962年生。

台東縣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泰安）人。

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曾任大學軍訓教官。

現任台南大學兼任講師、專職寫作、部落文史志工。

著有長篇小說《笛鶴》、《斯卡羅人》。

曾獲：原住民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

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

其寫作的信念與動力來自於對族群文化的深情與關懷，認為文學的書寫是支撐族群面對文明洪流的重要熱能，也是激勵族群生存創意最根本的「火種」，創作只是為了重燃且蓄積「火種」的能量，等待被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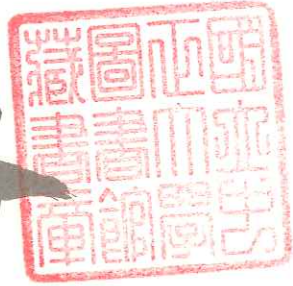


857.6  
855-3

# 道 路

巴代短篇小說集

巴代 著  
Badai





小玲的〇〇隨身聽	153
阿水家的小媳婦	159
助選	167
主委	171
好為人師	175
阿幹家的糞坑	179
原知青	185
小冬的便當	191
山地眷村	205
女巫	227
比令的樹豆田	247
鬥法	261
跋：飄盪在都會的部落情懷	325



## 目錄

自序：很「原住民」的感情	5
沙金胸前的山羊角	9
薑路	63
母親的小米田	93
距離	103
逃	107
回家	113
阿彌陀佛	119
相思樹上的白漆線	125
老曹	133
吳公恩師	139
番仔	145



【自序】

## 很「原住民」的感情

巴代

一直很喜歡與母親溫著酒閒聊、說故事。

幾年前的一个颱風夜裡，她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約四十五年前吧，她與我父親為了生計，曾經搭火車向北，到花蓮、玉里一帶的林班工作。當時他們抵達林班地的工寮時，正是晚餐時間。就在接近工寮前，遠遠的，她看到一對夫妻慌張的用野芋葉收拾一包東西，然後往身後丟藏了起來。母親眼尖，知道了大概。進了茅草搭的工寮後，便開玩笑的向那對夫妻說：

「好朋友啊，你們在吃什麼？也讓我們一起吃吧！」

於是，那對夫妻非常的不好意思，拿出了剛才慌張藏起的地瓜說：

「真是對不起，我知道你們是從卑南來的，也知道你們都是吃米飯，怕你們會看不起我們吃地瓜的，所以……」那丈夫欠著身，將野芋葉展開，推向我父母親。

這會兒，換我父母親慚愧了。急忙解開背簍，取出一罐清酒和前些天燻醃的山羊肉，及

幾顆表面抹過淡淡鹽巴的飯糰，恭敬的說：

「真是失禮啊，我們都是被人稱作『番仔』的朋友啦，我們一樣窮的什麼都沒有，我們一樣是吃地瓜啦！不要這麼說啦！」接著他們先一起吃了地瓜，再撕開燻肉，分食了飯糰，佐著酒愉快的聊了一整晚。

第二天那對夫妻下山後，這麼多年來再也沒見到那對夫妻。母親說都四十幾年了，她只記得他們是Daijuro（太魯閣族）人，那晚他們只能用日語溝通，她甚至沒問他們怎麼稱呼。

母親說話的表情裡有許多的緬懷與幸福。

只是我不了解，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愫，可以讓兩造陌生人，不藏私的、遇見親人似的暢談一宿？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可以縮短營造好朋友所需的時空，讓素昧平生的人，毫不保留的傾訴與聆聽？然後在四十五年後的不經意回憶中，仍然強烈的感覺親切與幸福？

不久前，在台南大學校園遇見一個研究所新生，他的外貌吸引我不自覺的走向他，就像過去無數次重複的動作一樣，然後我用習慣了的、很濃很濃的「山地國語」對他說：「喂！哪裡來的山地人，那麼優秀！」接下來我們相視而笑。我們之間彷彿相識已久的親切與關懷，一下子感染了周遭的氣氛，而寫意自在。

送走了他後，我突然體會出我母親講述那段記憶時的情感。

原來那是一種：我不必在意你來自何方、去向何處；不必在意你現在富有或曾經貧窮；

不必在意你我相識或現在依然陌生；不必在意你我的上一代曾經為了彼此項上人頭而爭戰多年的忿恨；不必在意你的性別、我的長相，你的學歷、我的曾經；不必在意一切可能在意的小事的情感；一種緊緊珍惜目前的緣分，乾一杯或唱一段山歌，很「原住民」的情感，一種非常「一家人」的情感。對！對我來說，那個一直以來無以名之的情感，就是很「原住民」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愫也許早就存在你我之間內心深處吧。

我整理了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四年之間這一段時間，不斷令自己感動的小說習作，就像包了芋葉的地瓜，我恭敬的請您分享，姑不論這本集子本身文學價值幾希，能為台灣原住民文學，多一本可被「翻閱」的文本或記錄，除了自喜沾沾，近乎忘形，理當謝謝所有原住民作家前輩、先進們，一直以來的鼓勵與提攜；當然，堅韌、低調的大巴六九部落族人、同胞，以及默默忍受、全力支持的妻子阿惠，兩個女兒嫩、嬾，才是我提筆胡扯的根本動力。別問我，想傳達什麼？也許我貪圖的，只是想回味那種「很原住民」感情的幸福吧。

最後以「原住民」之名，祝福所有翻閱這本小說集的朋友，幸福健康。

二〇〇八年七月寫於岡山



# 沙金胸前的山羊角



「昨天的卦象不明，莫非就是指這個？」高魯思慮中，想起沙金的二伯昨天下午的卦象，與自己夢裡辛苦後的歡愉，及今晨報信鳥的隱晦鳴叫，突然明白了今天可能的艱苦。高魯把心一橫，提起長杖，大步離去。

一

八月天的花東縱谷，經常是豔陽與雲霧糾葛纏綿、相互爭角的季節。才熾熱的陽光一個不留神，讓起自太平洋，越嶺掛在海岸山脈的雲瀑濛濛涼了；才得意的雲朵，一個大意便讓過滿滿的陽光張刺。這樣的爭紛，常叫縱谷內花草樹木也跟著放縱，爭著盡性生長競豔，翠綠中分明著紅的、黃的，那情景，不是桃花源也應是後花園的祥和、朝氣與親近。

三十歲的沙金最喜歡在假日午後，當來自山嶺的雲霧逐漸淡退暑氣時，套著T恤、短褲，驅車在縱谷潔淨寬廣的公路上，享受柏油路蜿蜒橫過三兩住戶小集，輕撫輪胎的悠閒。尤其是在筆直的武陵至關山段十二公里，沒有一點彎弧的公路上，以一根小指頭碰觸方向盤駕駛，讓風切過照後鏡的當頭，連帶把一些烏氣留在排煙管後捲揚的廢氣中，最讓沙金心頭舒暢。每回朋友來訪，他總是要拉人到這兒兜風，彷彿深怕朋友白來東部一趟。

「我加個油，待會兒載你們走一下全台灣最直的省公路。」沙金對著西部來的兩位朋友說著。

「你好，加滿嗎？」車頭才轉進加油機旁，一張棕黑但極為友善的笑臉迎來。

「九五，加滿，謝謝！」沙金堆起笑臉回應。

他喜歡服務員那張有著三十開外成熟的笑臉，像是熟悉的部落族人張張從不設防的表

情，讓人感覺舒服。

「你這是山羊角嗎？」服務員固定加油槍的同時，眼睛盯著沙金胸前掛著的飾鍊，認真地問。

「對，山羊角，不錯吧！？」沙金有些得意。

「嗯！不錯是不错，但要小心一點喔。」

「啊！怎麼回事？」沙金顯然被服務員有些突兀的回答給擰了感覺。

「幾天前，我們這裡有人戴山羌的角項鍊，給警察請了去。」

「不會吧，保育法嗎？」

「沒騙你，就是這種事，是不是保育法我不太知道。那個人打獵，帶回一隻山羌，正好頭上一對角，所以他做了個紀念項鍊，以後打獵可以更幸運一點，沒想到，沒三天角項鍊被沒收，還罰了單，差點進了監獄，這可氣死他了。」

服務員並沒有拉高聲調，但棕黑臉皮下還是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不以為然。

「後來怎麼樣？」沙金下意識撫弄著胸前的山羊角項鍊。

「還能怎麼樣，罰了錢還挨一頓囉嗦，說下回再捉到，要送法院。我們這裡的人說，下次打獵的時候，會不小心把巡山警察當成獵物的。」

「真的嗎？」沙金被服務員認真的表情給嚇了一跳。



「開玩笑啦，不過還是小心點，法律是他們玩的，出了事我們都很無助啦！」服務員笑著說，兩排蒜苗白似的牙齒，自棕黑色的唇迸裂出來，沙金喜歡極了。

「應該是同胞吧！？」服務員在喀啦一聲後，收起加油槍，點收了錢，親切的問。「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有空到我們部落走走吧！」

沙金遞了張名片，回報個笑臉，道別揮手間不忘了多看兩眼服務員那張有著濃眉、寬鼻，粗獷中內斂著山林無窮智慧的布農族棕黑臉孔，十分親切。

車轉上公路，沙金手指頭不自主的撫弄角項鍊。

沙金胸前的山羊角，長約十公分，長刀似的弧彎；前端開口的最初，有兩公分皺褶，百褶裙樣的緊緻規律；後端圓柱勻稱的縮減至尖頭，皺褶外，整個山羊角光澤烏黑。前些年，沙金在光澤與皺褶接壤處，特別鑲上白銀雕製的野狼頭像戒環，並在開口處接上黑色皮線，還託請部落女巫施法祝福，從此掛在頸項，作為裝飾及幸運物，思考時，常不自覺在光滑的彎弧處撫弄。

「這是真的山羊角嗎？很漂亮呢！」

剛才服務員與沙金的對話，引起同車的朋友興趣，車才轉動，便迫不及待的湊過臉，盯著沙金胸前的項圈問。

沙金並沒有立刻答話，打過方向盤靠向路旁行道樹間，然後調整了舒服的坐姿，認真的

看著他的兩位西部來的朋友，想說些什麼。

## 二

沙金得到這個山羊角，是在十六年前的事了。

那年沙金十四歲，再過幾個月的元旦前後，將依照卑南族傳統習俗，以藍色布巾當圍裙，參加成年祭儀，從此接受青年組織的管制與訓練。

在一個同樣也是火傘高張的八月天下午時分，他的父親高魯最重要的打獵伙伴伊曼來到家裡，準備協助高魯撐開捕獵大型動物的獸鍊。

「幾歲啦？沙金！」才進門，伊曼便向門邊正遞送獸鍊給高魯的沙金問道。

「十四歲了！」沙金還沒來得及反應，高魯直接接了話。

「喔！十四啦，也是時候了。」伊曼盯著沙金說，令沙金渾身不自在。

高魯的接話有些不尋常，讓沙金感到不安。高魯向來不多話，除了打獵回來例行的慶功宴中，述報打獵過程的眉飛色舞，平時很少主動接話，尤其高魯習慣上，老半天才會迸出一個字，回答問題也拐彎抹角，彷彿非得窒息時間不可的溫吞，最讓沙金害怕與他交談。

「滿十四！」高魯沒理會沙金瞠來又快速移去的眼神，又說話了：「明天想帶他放獸鍊

試試獵運。」

「也對，趁他還沒成為『發力甚』（註：男子會所勞役階級）前試試手氣。」伊曼附和著，同時轉過頭向沙金：「你準備好了嗎？」

「我……」沙金沒來得及弄清楚兩個大人的對話，對於伊曼的問話，只能支吾應對。

「去洗個澡吧，等一下你二伯及大嬸會來。」高魯明白沙金的疑惑，堆起難得的笑臉地瞥向沙金說。

「喔！」沙金不敢多語，轉身離開，像是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高魯家族，家傳的習俗裡，男孩子滿十四歲，尚未參加元旦成年祭前，都必須由男孩的父親指導上山安置陷阱，藉收穫來判定祖靈是否同意他將來成爲一個獵人。測試有時實施兩三次，但第一次的測試活動是很慎重的。前一天要占卜、祈福及沐浴，每個步驟按祭儀實施，不容輕慢。而所有行動都在無預警的狀況下，於當日告知少年，以減低因預期準備而影響運氣的可信賴度。

高魯的歡喜安排，除了家族歷代均如此外，前年第四個兒子帶來的獵運能不能由沙金延續的期盼，恐怕才是真正的原因。

沙金是高魯七個兒子中的老五，前年以來，第四個兒子展現了不可思議的獵運，他參與設放的陷阱，光是山豬頭骨就掛滿兩大串，其他鹿、羊、羌更是少見的多。讓高魯對老四成

爲傑出獵人有深深的期望。今年沙金成年，高魯便因爲期待，而顯得有點反常的興奮，所以邀請了沙金的二伯、大嬸與好友伊曼來幫忙。

雖然沙金早知道了這傳統，也早作好了被告知的心理期待，但是當日期被確定的當頭，還真讓他慌了手腳，在浴室沐浴時，特別仔細端詳自己從未留心的身體四肢，胡亂遐想明日在山林設置陷阱的可能情景。

直至沙金走出浴室，院子已坐著他的母親、二伯、大嬸、伊曼與高魯，各分別抽著菸絲捲、嚼檳榔，沒人理會沙金的出現，也沒人開口交談，沙金原該有的問候，也因為眼前所有人的靜默，而活生生的凍結在喉間。平常喧鬧的兄弟姊妹汽化了似的不見蹤影；兩棵樹外飛掠過的黑頭雀展翼的拍撲聲，卻清晰可聞。氣氛靜肅地令沙金感到窒息。

### 三

約略一捲菸的安靜。

沙金的二伯從隨身袋裡，取出六根長約三十公分、小指板寬，以青綠桂竹段削成，保留綠色皮層部份的竹籤，放置在左腳前方，並取出一支小彎刀在手裡。

「我們就從我這裡開始吧！」沙金的二伯嬸說。



「也好，我先準備些祭品，等你做完了我再做。」沙金的大嬸說完，便拉著沙金母親走向廚房。

他的母親起身時望了沙金一眼，眼神裡閃著驕傲、知足與一點的憂慮；沙金抬頭看見他的母親時也猶豫了一下，不確定該離開院子，幫母親準備東西還是繼續留下。

「打算明天幾點出門？」沙金的二伯問。

「四點吧！想早點出門。怕他腳程慢。」高魯回答。

「明天四點……」沙金的二伯喃喃的重複，眼睛望向沙金，好像思考什麼。一張長期在陽光下活動，均勻曬成棕黑的臉，傳達著安詳與關注，令沙金感到親切與安全感。

「明天不下雨，早點出門也好，免得錯過希幸鳥報信。」沙金的二伯說完，便拿起第一支竹籤，以小彎刀細心的刮削。

沙金決定留在院子。便拉了張板凳靜靜地坐在高魯稍後方。

高魯與伊曼點起新的菸捲，輕聲的討論剛才已撐開的獸銹還沒安上安全片。伊曼提及上回幫朋友撐獸銹，因為疏忽造成回彈，夾住了他右小腿骨，幸好穿著雨鞋沒讓獸銹夾穿，但也讓他痛上個把月，一度以為小腿骨斷了呢。

沙金張起耳朵，腦海立刻浮現一頭野獸被夾斷腿的痛苦模樣，他沒勇氣想像，自己被獸銹夾住了小腿骨，將是個什麼樣的慘不忍睹。

「明天讓他措兩個。」高魯輕描淡寫的說。白煙自口中一濃一淡的逸出。

高魯的話拉著沙金從想像跌回現實，伸了伸舌頭，無意識的向左側伸展頸部。想到明天他將措兩個已撐開、各重兩公斤的獸銹上山，當下隱約感覺兩肩膀已經開始酸疲。

沙金的二伯沒有加入高魯與伊曼的談話，專注地削著竹籤。竹屑在往復的動作中捲曲一卷卷，漣漪般的散開在沙金二伯兩腳間的地面，像是四月梅雨飄落水塘的罪罪，輕蹣地撩起層層紋痕，交疊不停。直到竹籤中段逐漸被削成牙籤粗細的寬扁長竹籤後，便又開始第二支、第三支。

以斷竹絲判凶吉的占卜術，是很特殊的問卦法。在台灣原住民族群中的卑南族裡，常用來做為行前的參考，但是真正懂得這占卜術的人卻非常少。當竹片被削成寬扁牙籤粗細後，由占卜師抓緊兩端，在腳踩的硬木摩擦幾回後，用力扯斷；竹籤纖維被拉扯斷後，會因為慣性收縮，往後往旁擴張或捲曲，占卜師便依據左右兩個扯斷的竹纖維形成的圖形，來判斷吉凶。

纖維多且細長為吉，纖維少而粗短為凶；捲曲多為吉，纖維筆直無細毫為凶。通常兩邊形態相同是大吉卦；左右形態若不相同，則以左手為主，右手為輔來判讀；若捲曲數目相同，則左右比對捲曲數，左多為吉，右多為少吉，每一次一個問題，每斷一次判一個吉凶。若無法一次判定，則加問一卦，但最多不能超過六支。

理論上左右兩邊，在同樣的力量拉扯下，應該會有相同的結果，但削竹的刀工、左右手的使力習慣、鐵鉤摩擦的均勻程度、當天的溫濕度分佈、所坐的方位都會影響分叉的結果。而判讀凶吉的準確度，又決定於占卜師長年的經驗與天賦。這也是為什麼只有少數人成為占卜師的原因了。

沙金的二伯斷竹絲問卦的技術，是隔了兩代才出現的。自從當年他被測試淘汰，註定無緣成為獵人後，他便接受他祖父三弟的傳授，潛心學習，三十餘年來倒也變成鄰近的部落中獨一無二的斷竹絲問卦師。

在高魯與伊曼的閒聊中，沙金的二伯始終不發一語，時而端詳時而動刀。三支竹籤已削好，置於正前方。接著從袋中取出兩個皮套套住左右手，將一個前頭釘著短鐵鉤的角木紮實的踩在腳底，稍做調整後說：「我要開始了。」

沙金跟著高魯稍微調整座位，趨向他的二伯。心裡頭有些因為不知道接下來做什麼而緊張。

「先問行程吧！」高魯說。

沙金的二伯沒接話，拿起第一根竹籤，貼近唇邊吹了口氣，兩手分別緊抓竹籤兩端，置於鐵鉤下，口裡唸道：

「卦在山頂、卦在雲裡、卦在最雄偉的檜樹梢上，告訴我前行的路可有大熊？」

接著，緊抓著竹籤的雙手不急緩的在鐵鉤摩擦三四回後，用力的拉扯。

「繃！」的一聲，竹籤斷成兩截，裂斷的纖維迅速開張而後慢慢捲曲。一夥人立刻湊上前，跟著注視其中的變化，只見沙金的二伯看看左手後看看右手，兩邊的型態均成喇叭外開狀，左手三長一短，捲曲了二個，右手三短明顯捲曲一個，一個成半捲狀。

「還好，明天可以啦，但是吉兆有些隱晦，路上應該有些波折。時間就你決定的四點鐘好了。」沙金的二伯移開注視著裂斷竹籤的眼睛對高魯說。

高魯不置可否，但身後的沙金可有些心裡發毛了。山裡的情景他完全陌生，山路走來是什麼滋味？對於只知上學下學的他來說，山路也只是高魯講述追逐獵物的模擬景象，這波折究竟有多少挑戰？可讓他先前對打獵的期待打了折。

「原先設置的獸銜收穫如何？」不等沙金害怕完，高魯又請求下一卦。

高魯的計畫裡，希望帶沙金前去設置獸銜的同時，順道檢視老四先前設置的獸銜，同一獵區也省得多跑一趟。

「好！再來問問，你們退點。」

沙金的二伯拿起第二支籤，吃口氣後口裡唸道：

「卦在山腰、卦在叢林、卦在雄壯山豬獠牙前，告訴我老獵人的背篋可裝了石頭？」

「繃！」的一聲，竹籤又應聲斷裂，七八支細纖維迅速在左右兩個竹籤頭上綻開捲曲，



美麗極了。沒等沙金的二伯解釋，高魯笑意已爬上臉龐，二年來他熟悉不過了這徵兆，老四隨他設放的獸銜肯定又有了收穫。

「明晚我帶些酒來。」沙金的二伯與伊曼不約而同的說。

沙金的二伯沒解釋這卦的意義，但沙金清楚明晚又可以大快朵頤，連在廚房的大嬸與母親也感染了這喜兆，交談的嗓門變大了。

沙金有些興奮的想跑去告訴他四哥，但高魯要求的下一卦，卻打消他離開的念頭。

「沙金的獸銜如何？順利嗎？」

顯然高魯並沒因為先前的吉兆，而過度興奮，他仍然好奇向來公子哥兒的沙金，究竟能有多少祖靈的庇祐？能不能延續老四的好運勢？

沙金的二伯沒答腔，瞥了沙金一眼，順手拿了第三支竹籤，心裡也好奇，向來身體羸弱愛吹口哨的沙金，是不是注定的獵人。

「繃！」的一聲，沙金的二伯在大夥的趨前注視中，緊盯著竹籤的纖維變化，只見竹籤整齊的斷裂，像是牙籤折斷的橫斷面，沒有纖維絲，沒有可判讀的徵兆，顯然這卦是失敗的。

「啊……渴了，沙金，你倒杯水來吧！」沙金的二伯突然提出要求。

「倒杯酒來好了」高魯更正說。

沙金正想著廚房裡應該還有點心，便歡心的離開。

在斷竹絲問卦的禁忌裡，若問卦失敗沒徵兆時，必須支開問卦的主體一會兒，然後再拿第四支竹籤來削。這第三卦雖是高魯提出，但問的是沙金的事，所以藉故要水來支開沙金，準備再重新一次，而大家正好也藉這時間休息一下抽根菸。

第四支的竹籤準備妥當，大家定了位，沙金的母親及大嬸也加入了行列。

「卦在風前，卦在霧裡，卦在祖靈的院子裡，告訴我沙金腳趾前的沙泥可有印痕？」沙金的二伯再祝禱了一次，「繃！」的一聲扯斷了竹籤。

竹籤纖維在所有人的注視下迅速擴張捲曲，左手邊的像個掉了花瓣的花朵，三直二捲；右手邊的被咬去一塊似的三長兩短的殘缺。

「可以！可以試試！有希望！」

沙金的二伯急忙解釋著，聽在沙金耳裡，感到一點安慰，顯然沙金對於成為一個命定的獵人，是有所期待的。

「給你二伯斟酒吧，謝謝他給你帶來的所有祝福。」

高魯對沙金說，眼神裡並沒有太多的失望，因為當年他自己第一次的行前問卦，也是隱晦不明，但最後證明他是鄰近幾個部落中，唯一長年豐收的獵人。



高魯想想自己的經驗，很快的找到一個愉快的理由！他總認為祖靈有常人所無法理解的神通與道理，這麼多年來，他始終信守著卜卦信仰。在接連幾個孩子的考驗後，高魯早學會了如何調和可能的失望，即使問卦不是預期的歡心，他總認為祖靈另有安排，他仍會熱切的期待與相信卜卦每一回的結果。

沙金無法理解這些，也不懷疑祖靈所選擇命定獵人的正確與神聖性。依著他父親高魯的指示，恭敬的為他二伯端起酒杯。

沙金的二伯接過酒杯，注視沙金的眼神中，抹過一絲的親切，彷彿見到三十年前數次測試不合格，而仍堅持可以是命定的獵人的自己。

太陽在悄悄間，接近中央山脈東邊加拉灣山稜線，興趣的望著這和諧、有趣、情緒在彈指間轉換的一家人。

#### 四

「沙金！拿個板凳到這裡來吧。」

沙金的大嬸正準備以卑南族巫術為沙金「布魯恩」（註：增強力量的巫術）祈福，便在院子入口輕喊著。而沙金的母親正端起一個盤子，盤裡密密麻麻地排上幾排夾著陶珠的檳榔，微

笑著看著沙金。

沙金的大嬸是隔壁利家夢部落女巫群的頭頭，精通黑白兩術，三十餘年的女巫生涯，備受卡地布、社馬干、利家夢、大巴六九、母利利普這一線的卑南族部落巫師們推崇。

院子裡占卜問卦的一群男人，接受沙金的敬酒後，留下沙金與一地的竹屑，移至餐桌閒聊，對於女巫作法他們向來是興趣缺缺。

沙金坐了定位，他的大嬸捻起陶珠，面向東方。

「茲！」的一聲，唸起祝禱詞，起了頭：

「東面雲遊的諸神啊！請先忘記您的去向，自陽光的方向望來吧！那種子等著您照拂！」接著嘴裡「茲！」的一聲，向東方拋棄陶珠。

又捻起一顆陶珠，轉向西方。

「噫！加拉灣山麓玉米田辛勤工作的祖先們，放下手邊的工作，循著月光來的方向來吧！您們樹根旁長來的小樹苗，長了枝椏並且等待著！」然後又「茲！」的一聲把陶珠拋向西方。

再捻起另一顆陶珠，轉向南方。

「噫！喜歡逗留溫泉的南風啊！聽到沙金等候的心跳嗎？請帶著您焚風的威力而來吧！」唸罷，「茲！」把手裡的陶珠拋向南方。

最後轉向北方唸著：

「日！有著北方高大檜木群的祖靈棲息地的護佑神，傾聽我的祝禱祈求吧！」

「茲！」拋起又一顆陶珠。

四方諸神請來後，沙金的大嬸噴起一口水酒，神態凝重與幽遠，按起沙金額頭。「哎呀！容我……」噙噙連串的語詞，押著韻，詩歌般的吟詠，沙金努力的想辨識每一個接詞，卻被他大嬸一句緊接一句的祝禱詞擾亂規律，而根本分不清楚他大嬸嘴裡唸什麼。眼角四處搜移，卻發現四哥正從門外回來，微笑地望向沙金。

沙金的大嬸唸完最後的咒語，拍拍沙金的肩頭，滿是期許的說：

「明天可要勇敢的喔！要跟你阿瑪（註：父親）一樣喔！」

「好！我一定會的！」沙金這麼說著，可心裡卻毫無勇氣的概念。

什麼是勇敢？被山豬撞傷了不哭是勇敢？還是一個人迷失山林自己走回來是勇敢？對他來說，十四歲的年齡還無法體會那真諦，但是沙金表情上的堅定，卻讓他大嬸感到自己巫術的鼓勵，對沙金產生了作用，而深感滿意。

## 五

為了消除沙金初次參與狩獵可能的恐慌，沙金所有的兄長陪著他一起檢查明天出門的裝備並閒聊。沙金的四位兄長中，只有大哥及四哥獵運較好。他的大哥偶而打獵，多半的時間都在照料加拉灣山坡地的旱田；而他的四哥今年參加完元旦的成年祭後，也將被允許單獨出獵，也許會像他的父親高魯一樣，成為專職獵人。而沙金正希望像他四哥一樣，有著好獵運，接受完兩年「巴拉冠」（註：男子會所）訓練後，有機會成為專職獵人。

今夜一如往常，還算安靜，除了偶而的狗吠和貓頭鷹的咕咕叫聲，夜色有些誇張的鋪設應有的漆黑景象。只是輾轉中，沙金分不清是興奮或緊張而有些難眠。

而早早上床休息的高魯，為了明天清晨解夢的準確性，也依照慣例，與妻分房而寢。他不確定是為了向獵區守護神致意，還是怕因為夫妻同房褻瀆了狩獵的神聖；或者根本就是男人在狩獵前獲得充分的休息。但是自年輕以來，高魯就遵照著這樣的家族規矩。而夜裡的夢境，常有意無意的暗喻什麼，多年下來，已經習慣作為出獵前預判獵物的可能、有無危險性。

高魯不清楚這是什麼時候傳下來的規矩，只記得他的祖父從前就這麼做。隨著年齡漸長，高魯愈是將這習慣當儀式、禁忌的遵守，或許他父親、祖父也是這樣的心路歷程吧。

高魯想著自己的七個兒子陸續長大，公子哥兒的老五，終於也到了成人年紀。長年的山林經驗如何傳承？這些兒子們，又有幾人願意接承？沙金心願上希望成個專業獵人，但行為



上從不見有什麼可以成為獵人的建設性舉動。想著這些心事，一時間高魯也無法入睡。又一個兒子將成年的喜悅，讓高魯多了些心思。

幾聲狗吠與夜歸人的交談中，他似乎聽見沙金的夢囈。

「他會是個獵人嗎？」高魯有些好奇與期待。

高魯醒來時，正是天空開始出現白華光影的破曉時分，東邊太平洋上還泛著月光沒褪去的踪影。醒來前的夢兆頗令他感到興奮。

他夢見自己揹著沈重的背簍，爬著尖聳陡峭的山嶺，一重又一重，一巔又一巔。穿過幾重霧後，前景忽然清朗，然後一下子又發現自己站在熟悉的園子內，仍揹著那背簍，而手裡卻牽著一個小孩，感到萬分疲倦，但抬頭望見處，卻見幾隻拖著長尾的藍鵲，啾啾的叫著。

## 六

客廳牆上掛著的老壁鐘，正指著三點二十五分，沙金被山腰養雞人家的雞叫鳴聲吵醒來，卻立刻被「喀拉！喀拉！」的金屬摩擦碰撞聲吸引。

「起來啦？」沒等沙金回神，他的大哥發現了他，「去盥洗吧！沙金！」

沙金向廳裡整理鐵獸鈹的父兄行過禮後，迅速盥洗及加入準備。隨後紮了個頭巾，長褲

腳管使用橡皮緊箍，怕螞蟥、雜草掉入褲管內，樣子還真有幾分他父親高魯上山前裝束的味道。他的父親以及幾個兄長並沒有教他如何穿著上山，但經年觀察，早讓沙金自然學習如何穿著。掂了掂哥哥替他準備的背包，因為輕忽，而差點提不起來。對他來說，用單臂抬起四公斤多的物品，並不是件怎麼輕鬆的事。

「準備好了嗎？」

「是的！阿瑪。」

事實上除了一夜的興奮與期待心情，他根本不清楚自己裝備上還需要準備什麼，但高魯和善親切的關懷，卻讓沙金受寵若驚，而挺胸回應。照規矩，此行他是主角，所有的兄長是不跟隨的，連高魯經常隨行的獵狗，也必須留在家。沙金必須不帶刀械武器，揹著自己的獸鈹與食物、飲水上山，到了預定地後，再由他父親指導，設下獸鈹，設計陷阱。

準四點，高魯領著沙金離開家門。便立刻投入一片漆黑，令沙金有些不適應，莫名的恐懼襲上心頭，還一度失去父親的方位。

「阿瑪！」沙金的叫聲才剛要脫口，便聽到父親在前頭的聲音：

「夜裡黑，走路要盯著看，別離開馬路，緊跟著我。走上山前可以輕鬆些，有問題問問也可以，但待會進入山區之後，記得不要發出聲響，呼吸也要控制好，能不說話就不要說話。」高魯一口氣說了一堆。沙金驚訝之餘，先前的不適應與恐懼，立刻輕不少。



「都不能說話嗎？」沙金問。

「不是不能說話，是減少不必要的交談，尤其發現獵物之前。」高魯說：「一個好的獵人，在與伙伴間的聯繫，通常靠手勢、眼神溝通，只用少少的言語。你現在不必急著立刻懂這些，進了『巴拉冠』及以後狩獵中，你會慢慢學會的。」高魯繼續說：

「黑夜裡有許多事，是一個男人所必須瞭解的，比方現在清晨時分，列祖列宗的神靈以不同型態在各處望著你，你能清楚的辨識他們的位置嗎？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影子？你怎麼與他們對話？」高魯一連串的說著，這是沙金從未有過的體驗。

提到四周的祖靈正望著他，沙金下意識的偷偷向四周望去，黑夜月光下，還真的有些鬼影幢幢。在前、在後迎接著，送往著，沙金似乎覺得兩腳有些浮起了地面般的不實在。

恐怖的感覺才要開始，就聽見背後響起腳步聲，緊跟著自己的左右腳提起放落。他側耳傾聽這腳步聲，恰恰就在自己一步之遙。想起故事書裡說：大陸東北狐狸或野狼，喜歡緊跟著人在夜裡行走，在適當的地方以前肢搭上人的肩膀，等人回過頭就一口咬上人的脖子。頓時，沙金脖子感到一陣寒涼，不自主縮了縮。

「或許是附近的野狗。」沙金自我安慰的說，腳步卻不自覺的加快。

高魯背簍上灰白尼龍繩，隨腳步左右擺動隱約可見，緊跟在沙金後面的腳步聲，卻貼的更近、更急促、更重。

「不會是黑熊吧？」

沙金心裡想起年初利加夢部落，有個獵人被黑熊戲弄三天後，最後靠著裝死，趁黑熊離開的一會兒，死命的逃回部落。被發現時已經暈死在部落南方的溪邊，衣衫早被黑熊撕爛成一條條，左右臉頰也讓黑熊撫摸的像南瓜那般的腫大的傳言。

沙金心裡一陣發毛，原來已經急喘的呼吸，更加因為心臟快跳出嘴邊而幾乎停止。倉惶中，差點撞上高魯。

「別胡思亂想！」高魯在前面冷冷的說。這才讓沙金稍稍回神。

對向來養尊處優的沙金而言，夜的世界是陌生的，隨時會發生恐怖事件的，而這樣的夜行，也是他從未有過的體驗。他開始佩服他的父親高魯，經常夜行的能耐與膽識。

「將來我也要像阿瑪一樣！」沙金在一身的冷汗中這樣的期許自己。

沙金才定神下來，高魯高大的身影立刻清楚的映入眼簾。一方面是因為適應了夜裡行走的暗黑，一方面是心情不若出門一開始的緊張，更重要的是東方原先出現的白華裂縫，逐漸張裂，變成一大塊、一整片魚肚般無華的白，而這樣的光影，已經可以將高魯的距離、形態顯明。這給了沙金無比的安全感，正想偷偷回頭看看背後，卻被前方遠遠的聲響吸引。

「是鳥嗎？」

沙金似乎聽見啾啾聲，從左前方移向右前方，單純而略長的叫聲，得到前方幾隻鳥的回



應、騷動，而剛才經過的後方，也在前方啾聲橫過的同時，響起了長聲迴調後遠颺，留下一群的吱喳雀鳥聲。

沙金留意周遭發現，高大的植物暗影似乎是一大片的刺竹林，而小徑左側緊挨著竹叢，右側則間雜著野生番石榴、木瓜等果樹，一叢又一叢非排列似的竹林。正熱鬧的鳥聲，就是從竹林後方傳來的。

「這是報信鳥活動的地方嗎？」沙金聽過報信鳥的故事，問著高魯。

「嗯！」高魯回答著：「只要清晨東方天空開始有白白的，這裡就會有一群群的鳥覓食、嬉戲，報信鳥就會三兩隻出現，拉長鳴或混雜在麻雀的聲音中唧唧的遊移。」高魯說的很慢。

「你聽這裡，到處響起的鳥叫聲中，是不是有些一直在遊動的叫鳴聲？」

高魯挑起了沙金的好奇，不自主的，沙金伸長耳朵傾聽……

果然鳥聲輕脆熱鬧，還不時夾雜著雀鳥在樹枝遊動時，翅膀撲撲碰觸樹葉的拍打聲，遠遠的好像還真有些鳥叫聲，是一直遊移著。

「報信鳥什麼時候來的？」沙金想起報信鳥。

「早來過了！」高魯回答，卻讓沙金疑惑：

「這鳥聲不才開始嗎？」沙金心裡雖是嘀咕卻也不敢多問。

就在他們出門沒多久，魚肚白裂自東方太平洋海天之際時，就開始進入這個區域，只是沙金一直在恐懼中，被自己的腳步聲嚇得他無暇注意高魯傾聽早已開始的鳥鳴盛事。

「聽，牠們並沒離去。」高魯說：「報信鳥並不是一隻特定的鳥，而是一種聲音。每一天，鳥雀群集的位置約略相同，但數量、鳴叫的聲音，每天每次會有些出入，鳥群外還有些四處遊動的鳥，牠們就是祖靈及山神派遣的報信鳥，依據每個人的習慣與祖靈的約定、默契來指示！」

「您是說我會跟您不一樣？」沙金認真的問。

「不一樣。不但我跟你不一樣，連你祖父與曾祖父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會有自己的解讀方式，你將來也要找出自己與祖靈的溝通方式，最好多到這裡學習。」

「自己來？」沙金想到自己一個人到這種鬼地方，心裡打了一個寒顫。

「記得一定要誠心真意虔誠些，你的祖父是這樣教我的！」

沙金看不到高魯臉上的肅穆，但是從昨天到現在，父親反常的說了這麼多話，倒令他喜歡這樣的狩獵活動。他知道，他正開始接觸祖先亙古的狩獵智慧了。

穿過竹林區，天色頓時明亮起來。遠遠的東方海天之際，也出現排針般的光華，亟欲搶時機詮釋旭日般的彩麗。

高魯與沙金父子倆一前一後的來到了大巴六九溪上游水源匯集處。

「過了溪水，我們就要進入獵區了，休息一下，你可以喝個水。」高魯說。

沙金大喘了幾口氣，卸了背包，看了看太陽光還沒照進的溪谷，才發現原來清晨的溪谷裡，溪水細細的分流了三、四支，匯集處也不過是淺淺的一潭水窪，溪底長了不少青苔，水面上不少浮蕩的小生物；溪水旁及分流處，長了些翠綠水草；溪水雖不大，但不枯竭的往下長流，溪谷散瀾著薄霧輕煙，他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象。

高魯沒卸下背包，在前後幾個水窪地來回看了看，選擇一潭流動性還算大的水窪，然後右膝著地，彎下腰來，以手掌在水面打起了幾個水花到嘴裡喝，樣子極滑稽怪異，幾聲的批啦水聲，吸引沙金的好奇，立即學著高魯的動作。

「為什麼這樣喝水？」高魯對著學自己動作的沙金說。

「不知道！」沙金只覺得好玩，壓根沒想到這樣喝水是為什麼。

「溪水裡面常有些螞蟥、水蛭，就著水喝，往往一個不小心，就附著到鼻腔裡，所以打水喝可以免去這樣的麻煩。」高魯說。

沙金立即想起很多年前的記憶裡，高魯好像有過這麼一次的麻煩。高魯當時鼻子就有著

水蛭，而且不只一隻。當鼻子稍稍遇水的時候，水蛭就伸出鼻子外張舞著，樣子很噁心。最後靠著高魯手抓著炭灰，趁水蛭伸出張舞時抓出來。為了根絕，高魯還重新開始抽起已經戒了多年的菸。想到這兒，沙金鼻頭有些搔癢，好像剛才的水花中藏了幾隻水蛭。

調整過裝備後，父子倆先後跨過小溪，進入叢林獵徑。這個獵徑除了幾個落腳的印痕外，根本就沒有路的樣子，與沙金想像的完全不同。沙金的想像裡，應該起碼有個腳印子，但是眼前的路，顯然只是比較短的雜草罷了。

沙金特別注意到他父親高魯，並沒有抽起長刀，砍去遮掩道路的長草。

「是為了不驚動獵物嗎？」沙金輕聲的問。

「也不盡是，無論我們怎麼小心，動物也能輕易的感覺到。但是進入山林，只要不妨礙行動，能不砍伐就不要砍伐。我們只是偶而經過，不必要開公路似的砍出一條路來，因為那浪費體力，而且可能因此讓動物迴避使用這地區。」

高魯語調清揚，似乎對兒子的問題感到欣慰，他還擔心沙金這小子，會走到一半就吵著回家呢。



這一山區入口的植物分佈以軟枝灌木林較為茂盛，到處是低矮的灌木叢。藤蔓纏結，茅草與野花爭搶著生長的空間。山坡陡峭，山路盤延而上。

約莫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從連遍的雜草叢，逐漸走進闊葉樹林裡。原先明亮的視野，也立刻換成幾道陽光光束，漫散著穿透濃重的樹林薄霧景象。森林的空氣，冷涼中還瀰漫著樹木獨特帶點腐朽的潮味。鳥聲雄渾長遠，不同於進山前的吱喳吵雜。灌木逐漸低矮，樹木卻相對逐漸高大，樹幹間、枝椏間還不時見到菘蘿、山蘇、藤蔓、地衣等依附著。

沙金大口大口的喘息著，沒注意到自己每一腳踩的位置上，早就鋪上了厚厚的落葉，除了偶而踩斷裂的小樹枝，整個走過的林間獵徑，聽不到太多的腳步聲；一時興起，沙金便專踩著小樹枝，讓「批喀」的斷裂聲此起彼落。

「注意些！」

高魯偶而回過頭，指著沙金的腳步，輕聲提醒他避開小樹枝，以免驚嚇動物。而整個森林裡，鳥聲已經越來越稀，樹木卻越來越高大直條。

「還有多遠呢？」

沙金沒敢問出口，汗水淋漓中，他已經注意到了雙腿有些酸麻。

高魯也沒開口再說話，時而前瞻，時而左右顧盼。

對高魯來說，他太熟悉這地域，多少年的山林生活中，光是這區域，就提供了他一家生

活所需的大部，部落族人也早默許了這獵場為高魯專屬。高魯經營這獵場近三十年，從不刻意修築步道或休息地，即便樹倒了妨礙路徑，他最多也是繞路而行。他總是認為山林終究是山林，野生動物才是這裡的主人，人到了這裡，應該隨著動物的方式過生活，盡量避免企圖改變森林的一切。他三十餘年的專職獵人生涯，這片山林動物種類總是繁多，而他總是收穫豐盈，也許正是這樣的觀念所給予的回饋吧。

突然……啪啦啪啦……右前方山坳折曲位置，幾隻鳥受驚嚇的飛起盤旋。

「咦？」

高魯神經瞬間緊繃了起來，穿過樹梢望去，心裡一陣疑惑。停了停步子，抽起了配在腰上可作為矛頭的短刀，檢視了握柄套筒，然後試著套上隨手的長杖固定。用力左右轉動後，拔下，放回刀套內；又抽起長刀，伸直看看後，放回。

沙金沒察覺高魯臉部的細微反應，但高魯檢視刀具的動作與表情，那種專注與自信，有一股令沙金無法理解的氣氛，像是即將撕裂獵物般的肅殺，讓沙金感到不寒而慄。

「走吧！還有些路要趕呢！」

不理會沙金的驚訝表情，高魯走向反方向的左邊，沿著山腰走去。臉上的表情看不出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就像剛才沒發生過什麼事似的。

路徑依然是不明顯，沙金緊跟在高魯背後，先前的疲累與不經心，隨著剛才高魯瞬間不



自覺的殺機所澆醒，緊張的神情已經明顯佈滿在他十四歲稚氣未褪盡的臉龐。

高魯突然停止前進，輕聲的要沙金待在原地。還沒弄清楚父親的意圖，幾聲粗裂的咯叫聲，嚇得沙金心臟幾乎停止跳動。

高魯沒理會沙金直冒冷汗的無助樣，蹲了下來，專心觀察右前方被翻扒的痕跡，偶而向前，忽而向後尋移、判斷什麼似的。

「把背包放下來！」高魯說，站了起來，打量周邊的景況。

沙金回過神來，趕緊放下背包交給高魯。高魯小心的從裡面取出一個鐵獸銜。

「是頭山豬，兩歲大左右。」高魯指著獵徑旁右側，被翻扒的幾個窟窿對沙金說。

「你過來！」高魯輕聲的招呼沙金。並且從自己的背篋取出帶來的酒，輕蹣蹣的拉著沙金的手，往後退回剛才來的方向，在左邊斜坡下的大樹旁，倒了些酒，輕聲的祝禱著：

「噫！敬告守護這片山林的神祇，以及照料沙金長大的祖靈們，依照習俗，我帶這孩子來見識山林的智慧，他將放下他的獸銜，請給予公正的評斷吧！」

高魯倒了些水酒後，再將沙金帶回原來的的位置，並在稍下風的樹叢邊，山豬痕跡走過的路徑上，挖起了淺淺的坑，然後協助沙金小心翼翼的端起獸銜放入淺坑內。然後把獸銜的鐵鍊拉起後，選擇旁邊小樹幹作為固定樁，小心翼翼的綁牢。高魯判斷這頭山豬沒經過凶險，警覺性低，明天應該還會經過這裡，雖然不太尋常，高魯還是想試一試。

沙金這時才看清楚，這獸銜被撐開後，在踏板與固定環扣背後，是以一根木棒固定著陷阱踏板，並以細繩固定住，以防止木棒走位。獸銜兩端強而有力的兩箍彈簧，正被壓縮著隨時彈起合來。

「注意看我手的位置，絕不要在獸銜缺口中間移動。」高魯輕聲提醒沙金。

「假如在山林裡，不小心觸動這獸銜的簧片，被夾到後，一個人是無法撐開的。」

看著高魯小心翼翼的放置與說明，沙金忽然明白，為什麼行前，總是要人來幫忙，而且撐開時，是以兩根木棒做槓桿，才能撐開。

安置完畢，高魯輕輕抽開木棒，開始回填挖起的土壤，巧妙的以草屑、樹枝掩飾，動作極為小心謹慎。沙金一動也不動地蹲在一旁觀察。

「設置陷阱跟拿槍射殺獵物有些不同，以槍狩獵看似主動追擊，實際上含有等待時機的被動；而放置獸銜看似等待的被動，卻必須主動搜尋所有可能的蛛絲馬跡，甚至現場的詭計，都必須加以考慮，讓動物不自覺的走進我們預設的位置。」

高魯要求沙金站一旁，注意他埋設獸銜的動作，同時不忘作機會教育，因為這正是此行的目的。

沙金無法理解，但還是努力組合、理解與映像高魯剛才的所有行動。往往才要開始清晰了的印象，一下子又好像要開始模糊了。



整個過程中，除了獸銜以外，高魯不做多餘的動作，謹慎的盡可能不做腳步移動，也幾乎不去碰觸其他的東西。看在沙金眼裡，心中升起從未有的真切的崇拜意念，原來高魯是這樣的捕獵動物。

一切動作完畢，高魯又帶著沙金退回剛才轉進這裡靠近稜線的位置，準備向上坡走，找新的位置設放沙金第二個獸銜。

## 九

森林裡溫度逐漸升高，陽光努力的穿透樹梢葉縫，放射屬於八月的熱情。沙金感到有些熱，攀爬的步伐已經顯露疲態；成疊的落葉散發的腐味，讓他呼吸感到不順暢。而高魯仍專心的搜尋野獸的痕跡。沿小徑，或蹲或站，時而左、時而右的走進密雜的灌木群裡。

一群飛鳥又譁然飛起在右前方另一個分支稜線，似乎先前的騷動是線型向遠右方移動的。

「那是什麼？」沙金沈不住氣的問。

「不知道，可能是野獸走動吧。」高魯說著，突然想起什麼：「等等，那方向是你四哥放獸銜的地方。」

高魯遲疑了一下，決定放棄放置沙金第二個獸銜，前去看看。

「走吧！」話沒完全出口，高魯便動身前往。沙金警覺到辛苦的，就要開始，不發一語立刻跟著高魯移動。

「會是什麼？看起來移動的動作很大，有沒有危險？」

高魯心裡快速的想著，腳步卻沒慢下來，眼睛盯著剛才驚飛起的鳥群，又看了看隨手長杖的接頭。

「會不會用到這東西？」

「假如等一下有狀況，沙金能幫上什麼忙？」

疾行中，一連串的憂慮接著來，尤其想到已經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沙金，高魯更加擔心了。

前行的路交叉橫長的灌木枝椏，逼得這父子倆時而俯身時而揮撥，緊張中還不忘小心前進，中斷了高魯的胡亂思緒。

高魯突然停止在一棵長的像蔓藤的小樹前。樹前被刨開了一片，中央還清楚的遺留一個像高魯剛才埋設獸銜時所挖掘的淺坑。淺坑周圍散開了泥土與枯枝朽葉，間雜著幾塊尚未變褐色的血漬；一道不連結的碰撞痕跡，向右方拖迤，刮痕雜亂而新鮮。

「老四的獸銜夾到東西了。」高魯做了結論，語氣中難掩喜樂。沙金也感染到了這欣

喜，先前的疲憊，頓時減輕了不少。

「那是什麼動物呢？」

「不知道！我們追去！」高魯雖這麼說著，心裡卻懷疑那是隻山羊，這從留下的蹄痕可以判斷出，但他寧願是自己判斷錯誤。眼光看著才拭去汗水又冒出汗滴的沙金，不免又擔心他不能跟上追擊的速度。隨即抽起短刀，套上長杖的接頭，綁上固定用的繩子。

「等一下別跟的太近，最好五步以上，但一定要努力跟上，知道嗎？」

「知道！」沙金應著，腦子裡卻全沒了主意。

高魯研判，今晨覓食時間，這東西不小心踩到了陷阱，痛楚中硬是拖帶著獸銜離開這裡，從陷阱周圍掙扎凌亂的痕跡可見一斑。

「可是究竟會不會是山羊呢？」看看痕跡，高魯不確定除了山羊外是不是還有什麼東西，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氣拔起獸銜固定樁。

高魯想起兩個月前，在後山夾到一隻重達兩百公斤的母山豬，被夾了兩天，居然還能餓著肚子衝撞，拒絕高魯接近，刺殺後還勞動隔壁獵區的兩個年輕人一起分下了山。

「或者我沒有固定的很牢。」他想。

高魯的意願裡，不論那是什麼，都不希望這東西太大。因為以今天獵區的狀況看來，沒有鄰近的人可以支援，沙金太小，萬一獵物太大，返途的揹負工作，將是一件可怕的夢魘。

翻過山背，沿途痕跡一樣凌亂，血漬不若之前的明顯，灌木枝幹的碰撞傷痕也明顯減輕。到達兩分支稜線的山坳處，幾叢的姑婆芋，有些橫陳歪斜；滲自芋脛間，細細小小的逕流，全亂了流向。低矮的草植被歪斜不規則的拖開成一條路向前延伸。現場凌亂像是幾個小孩偷玩，怕父母拿棍子逮到挨揍，四處逃竄的狼狽現場。

「這應該是第一次看到鳥被驚擾的位置。」高魯自言自語，幾顆黑豆似的新鮮糞球卻吸引著他的目光。這幾顆比普通羊屎小一號的新鮮糞球，散了一地，有些倉惶，完全不像普通羊隻平時優雅拖曳成列的大量糞球。

「山羊！」高魯脫口說出，顯然吃驚的成分多於興奮。

「捕獵山豬的獸銜夾到山羊，這山羊可能很大。」高魯腦海閃過一隻壯碩的山羊軀體。他拔下了短刀，收回套筒內，心情略微輕鬆，原先可能遭遇兇猛獵物的危機感解除了，但隨即因為確定是山羊而有些憂心。

「應該追到了吧！？」沙金才趕上來，汗珠正大顆大顆的自額頭臉頰直冒，突如其來的问题，讓高魯覺得好笑與心疼。

森林裡，空氣是涼的，即便現在太陽已逐漸逼上午線，感覺上仍是清涼的。但一路的追逐，父子倆熱的各脫了件衣服，酸疲的感覺重新襲上沙金全身。

「等一下盡量跟上，沿著痕跡走去別偏離了小徑，知道嗎？」



高魯擔心失去獵物，決定單獨追擊。囑咐完了也不問沙金是否理解，不等回答，便立刻動身，身影很快隱沒在高莖灌木群裡，留下沙金一臉愕然。

十

高魯的判斷極為正確。

一隻高大強壯的黑色山羊，今晨稍早覓食的時候，誤踩到幾天前高魯帶著老四設放的獸

鈹。鐵鈹強力的彈簧反彈力道，毫不留情的夾斷這黑山羊的左腿骨，劇烈的疼痛激起牠動物的本能，不顧一切的強烈的掙扎、拉扯，想掙脫獸鈹，結果鬆動了原來固定的錨，然後拖著鐵鈹逃開，不但留下狼藉的掙扎痕跡，也在逃脫的路上「喀拉喀拉」的留下聲響及破壞出一條路痕。牠跛著，拖著沉重與錘鍊的獸鈹，在密雜的灌木群中，每一步，均無法避免的碰撞與扯動傷口，這使牠感到痛不欲生，頻頻失禁與連連暈眩。

牠似乎警覺到獸鈹的麻煩，除了可能造成牠斷腿的危機，還不可避免地留下足以讓三歲小孩輕易追擊到的路痕，所以逃命路線的選擇上，牠也就特別留心。

在做過短暫調息後，這隻黑山羊決定改變路徑，往上坡行，沿著昨日覓食經過的亂石區

路徑。雖然碰撞難免有些費勁，但速度反而快些，留下的痕跡也比較不那麼明顯，反正左腿骨似乎已斷了般麻痺的沒知覺。現在這黑山羊只能寄望追擊的獵人是個生手，粗心的忽略在石間的痕跡。

牠往山坳下走，抵達樹叢的逕流後，折返回到剛才下山坳的地方，再向左向上攀爬。基於動物的逃生本能，這黑山羊可沒浪費一點可用的時間，迅速的行動，想藉此彌補一下最初的錯誤，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也說不定，黑山羊這麼盤算。

可惜的是，牠的對手是老獵人高魯。

十一

判斷是隻山羊以後，高魯決定暫時撇下沙金而單獨追擊。他並不擔心會有其他凶猛野獸再出現，因為山羊之前的慘叫及沿路漫瀾的殺機，會讓這山區有段時間的淨空，只要沙金照吩咐沿小徑追來便可。

山羊的能耐，高魯再清楚不過了。這片山林，比山羊更有力氣的動物很多，身手伶俐的也很多，但登高與韌性比山羊強悍的，卻沒有。

在他縱橫這片山林近三十年的專業獵人生涯裡，他經歷過幾次，每次都得花上很長的

時間追擊，最後追擊到手，自己往往筋疲力竭，而山羊也一定體無完膚。山羊的韌性就是這麼可怕的令人尊敬。假如拖著沙金，獵物可能追丟，他們父子倆也可能累倒在山區。高魯心想，反正帶沙金設放獸鈇的目的達到了，讓他單獨在山林跟進也是不錯的機會教育。不過讓高魯還有點放心不下的是，沙金第一次進到森林，會不會因為慌亂而迷路。

說來高魯的憂心，也不無道理。

第一次發現鳥群受驚擾時，距離已在一個稜線與山坳的距離。在相隔近一小時的設置獸鈇時間裡，受傷的獵物仍持續企圖逃脫，現在如果不積極追去，恐怕真的會失去他的獵物。而要一個完全沒有山林活動經驗的沙金，循著他追擊的路線追來，也是極大的挑戰。不過，這樣千載難逢的訓練機會，錯過了才是真正可惜的事。

「昨天的卦象不明，莫非就是指這個？」高魯思慮中，想起沙金的二伯昨天下午的卦象，與自己夢裡辛苦後的歡愉，及今晨報信鳥的隱晦鳴叫，突然明白了今天可能的艱苦。高魯把心一橫，提起長杖，大步離去。急行中，隨手抽起夾在背篋的水壺，沾了些在口裡。打起精神，加快腳步追去，沒幾個喘氣聲，便翻過一個山背。高魯邊行邊調整背包，摒去雜念，沿著山羊遺下的凌亂痕跡專心前進。

就在將要進入一個山坳前，他發覺痕跡明顯是下山坳，然後右折繼續往山坡下的；正想循著痕跡往下追去，卻發現另外一個痕跡向上，很不明顯的往一堆碎石走，幾顆石頭上，有

三兩點像是金屬碰撞過的痕跡。才猶豫往下或往上時，又發現幾個石塊間的雜草根，有幾顆新鮮糞球及清楚的蹄印。

「呵！好傢伙，成精啦，想騙我啊？」高魯當下忍不住隨口讚美、佩服了這山羊的機智。並隨即改變方向，向左上方追擊。

才跨過幾塊石頭，高魯便想起了三年前，好像也在這上頭的崩石區，追捕到一隻帶著小孩的黑色山羊。那羊也是拖帶著腳上的獸鈇，由前一座山的獵區，逃到這裡。原先設放獸鈇的獵人，早虛脫的放棄追逐，當晚親自到高魯家央求幫忙。

高魯第二天，便用了六個小時的時間，才在這崩石區的草叢裡追捕到。當時母羊因虛脫而奄奄一息，小羊見到人沒有立即逃開，反而貼著母親看著高魯。高魯只摺回母羊，放走了小羊。原先的獵主，在回部落的路上與高魯會合，只拿了羊頭及一隻後腿，其餘留給高魯作為答謝協助。

「難道是那隻小羊？如果是，也該三歲多了。怪不得踩了獸鈇還能拖走。」高魯猜想著，心裡卻有一股說不上的莫名感覺。

這個崩石區，是每逢豪雨便可能崩落的頁岩，經年的雨淋沖刷，山頭只剩結構完整的大塊岩石裸露陡峭，景觀迥異於前山茂密森林覆披的山稜。草植就是生存在每年沒垮下、崩落的岩石間，翠綠、密雜且各自為叢。



翻過這一面，就是三個階梯式，各約三十公尺深的山澗溪流，與對面因颱風造成的插天似的崩壁，相距約十幾公尺。由溪谷往上看，就是標準一線天的景象。由前山往這兒看，恰與後方的崩壁連成一大片，極少數的獵人知道這裡。

## 十二

這山羊並不清楚誰在追擊。對牠而言，誰是誰並不重要，因為被迫上了命運將是一樣的結果。牠選擇往這裡走，是因為牠熟悉這裡的一切。自從三年前母親老黑山羊被獵人抓走了以後，牠不曾遠離這裡。這裡的天空，這裡的寧靜，這裡一切令生物滿足的無爭感覺，讓牠每天無慮的啾叫歌唱不知危險為何物。

也許是命運捉弄，昨天清晨覓食，無心的踏上母親當年逃命時的血路，驚恐的回憶沒阻止牠，反而牽引著牠走向一個宿命。

鐵獸銜隨著牠痛苦蹣跚的步履，「鏗喀」的碰撞石塊，不規律的響聲在心底迴音，牠流了淚，但不確定是因想起母親老黑山羊，還是腳上的獸銜又造成新的傷口痛楚。

牠邊走邊嚼了些青草繼續往上攀爬，似乎有意留下些痕跡。牠不願放棄任何逃脫的機會，但更想挑戰這追擊獵人的能耐。遠後方熟悉又陌生的濃烈殺機，卻讓牠打了個冷顫，心

中泛起一絲恐懼。

## 十三

沙金被他父親高魯遠遠甩在後頭，高莖灌木枝葉早掩去了高魯的蹤影，只留下枝頭上快速來回的松鼠，似乎暗自竊笑沙金的無助。

「沒有人可以不經過訓練，而能自在的在山林活動。」沙金想起他父親高魯曾經這樣對他們兄弟說。

沙金始終相信，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真實的相信高魯的話。因為，就在高魯要求他盡量跟上，而身影迅速隱沒在幾棵樹外時，沙金便開始感到渾身不自在。

「萬一出現了山妖、樹精以幻術拐走我，我該怎麼辦？」沙金想起部落裡曾經遇過的人說起的經驗，雞皮疙瘩立刻自五臟升起，爬滿全身直衝腦門。他隱約感覺到草叢邊、樹枝幹上，正有一對對的眼睛注視著他，讓他在太陽已爬到正頂的現在，也覺得冷寒。

「一定來了！」意念一起，沙金索性加快了步伐，想快些跟上高魯與山羊追逐的行列。但是疑神中，沙金似乎聽見了些低吼聲遠處響起。

「會是黑熊嗎？還是獠牙長了兩環的大野豬？牠們發現我了嗎？我怎麼辦？」沙金胡思

亂想著，恐懼已經到達了極限。

「阿瑪……」他想叫喊，卻發現根本叫不出口。原來的快步，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已經變成半跑跳，好長一段路的跌跌撞撞中，汗珠水流似的冒自全身毛孔，他有些虛脫的感覺，記起了自己背包的飲水，走動中抽取下來大喝幾口後，總算稍微平靜，他放緩腳步循著山羊拖迤的痕跡繼續前行。

沙金盡量往好處想，但強烈的疲憊感覺，卻一塊塊的腐蝕他原本就已經動搖的意志；酸疲的已經快抬拖不起的兩腿，好像綁著鉛塊似的舉步艱難。抬頭極目往前看，除了被踐踏的雜草在密雜的灌木群中，形成一條路徑，蜿蜒山坡卻似無盡頭。幾隻烏鴉嘎鳴，炙烈的陽光在穿透幾層樹梢，也顯得軟弱而畏縮。森林裡靜悄悄的沒了父親的蹤影，沒有期待的動物影像，沒有傳說中的所有山林英勇事蹟。

「萬一跟丟了怎麼辦？我回得去嗎？」沙金的意志，在體力快速的流失中逐漸崩潰，眼淚再也鎖不住的漣漣而下，他有種想要暈倒的意念。

「暈倒吧！」沙金這麼的想，但男孩子勇敢的期望，使他又清醒的繼續往前走。他覺得自己像個木偶，沒了靈魂，沒了意念的往上走。

準備迎接傍晚的烏鴉，三兩隻的逐漸聚攏，嘎嘎比聒噪，絕不是嘲笑他，但也聽不出有任何鼓勵的意味。沙金略略回神，拿起背包的水喝下最後一口。掛著眼淚繼續往前走，腦海

幻起一個景象：高魯已經宰殺了山羊，就在前方大樹下抽著菸絲等著他。

#### 十四

太陽偏過了下午三點的天空，仍不願放過這山林間相互追逐著的三個生物，一隻掙扎在宿命與生存的黑山羊、幾近虛脫及恐懼心一直沒揮去的可憐沙金、還有極欲結束這場追擊而體能已逼近極限的高魯。

#### 十五

高魯翻過小山頭進入崩石區，前方矗立著一片石壁，除了斑落的痕跡外、生長在其間的野草醒目而雜亂。

「這樣還要走多遠？太陽下山前能找得到嗎？」

高魯盤算著，如果現在放棄追逐，返回程，起碼兩個小時以上的下坡路程，白晝時間長，放棄追逐太可惜。他決定再繼續追擊，五點過後，若不得手，明天再單獨追擊，這樣他還有時間在天黑之前接回沙金，然後一起摸黑回家。



高魯仔細的找尋並循著山羊留下的痕跡，輕易判斷出山羊的逃命路線，是往這石壁上走去。高魯並不意外，因為這正是山羊的能耐，過去幾次交手的經驗就是如此。

才正要開始攀爬，他右方滾落幾個石頭，他本能的閃向左邊，抬頭尋去，一隻黑色山羊正要從頂頭的崖邊走到另一頭，而正巧回頭注視著下方，與高魯相視凝望。

「糟糕！」高魯驚叫了一聲。

眼前他與黑山羊直線距離不過五十公尺，盤延在山壁上，再加上山羊移動的速度，算一算，他恐怕得再花些時間才能趕上了，但更讓他擔心的是，他已經大汗直流，而且酸疲已經非常明顯的傳達全身每一吋肌肉了。

「還好總算見到這東西了，而且看來這羊移動速度已經明顯的緩慢了。」高魯安慰自己，突然間又覺得好笑，他記憶裡從沒這樣的自我安慰。

「也許老了！」他自我解嘲，行動卻沒慢下來，盯著山羊快速的想要追去。

## 十六

山羊回頭，眼光與高魯撞個正著，一陣驚慌中，憶起當年注視著自己的那個獵人的眼神。

「是他！絕對是他！」一陣宿命的悲哀襲上這黑山羊心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踉蹌，腳底踩了空，向前一個倒栽蔥，硬生生的摔到三十公尺下的溪底，當下立即不再動彈。

## 十七

高魯拼了老命攀上崖頂，氣還沒平順，眼前景象卻讓他差點沒滾下山去。

「羊呢？怎麼可能？眼前的崖頂不過幾公尺見方，牠能躲到那兒？」

崩石區的這個石壁，他從來沒爬上來過。總以為這區域不過是整個崩壁的一部分，但今天爬上這獨立光禿的山頂，卻發現真正的崩石區是前面的一大片，他走向前去，才發覺腳底下是條山澗，而那黑山羊正躺在溪水邊一動也不動。

「嘿嘿……該結束了吧！」高魯看著那羊，喘了口氣，索性坐下來，並點起菸捲想休息一下會兒。

「沙金這小子走到哪兒啦？」幾口菸後，高魯這才想起了沙金。

「不會迷路吧？」高魯有些擔心，卻憐憫兒子第一次上山就碰上山羊。

「不管啦，先解決這羊吧！」高魯草草抵去菸捲，提起長杖，揹起背包，救火似的立刻

下山壁準備收拾這山羊，準備再沿原來的路接回沙金。

高魯下了山壁，走回崩落的亂石區，向山澗走去。繞過幾堆亂石，走到溪邊剛才山羊躺下的位置，卻發覺山羊不見了。

「羊呢？」高魯驚叫著左右張望，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山羊憑空不見了。

「這羊又到那裡了呢？我太大意了，我怎麼忘了追擊的是隻山羊！哎呀！」高魯顯得懊惱極了，強打起精神，四處搜尋。

## 十八

從三十公尺高的位置摔下來，這山羊立即失去了知覺。醒來後，全身每一吋神經都感到劇烈的疼痛、撕裂與不屬於自己。牠睜開眼，發現天空裂開了一長條裂縫，亮亮的刺眼。

牠掙扎的想爬起來，才發覺全身使不上勁。動物逃命的本能，使牠最後還是爬了起來，跌跌撞撞的向前走去。牠感覺蹄下的溪床異常的平坦，前面的石塊紛紛自動的向自己靠上來，後方、右方的石塊變魔術般的扭曲，主動擁抱著牠，讓牠想起記憶中老黑山羊已杳的體溫，所以不自覺的偎了上去。

天空亮刺眼的裂縫，逐漸變成玫瑰紅的柔和。牠看見牠的老黑山羊媽媽正注視著牠，眼

神溫柔祥和。牠闔上眼開心的叫了一聲：

媽……

咩……

## 十九

高魯正疑惑著山羊的去處，突然聽見羊的叫聲。他望向聲音來處，並注意到了地上拖著的血跡，發覺山羊就躺在前方十公尺幾個大石頭中間，口裡滴著血，眼裡佈滿血絲，太陽正巧穿過兩削壁間的一線天，照在黑山羊的身體，似乎為這場追逐的謝幕打上聚光燈。

高魯呼了口氣，走上前去，仔細的檢查這已經斷了氣的山羊。不一會兒，從背包取出一顆檳榔和菸絲，放在陽光射進山谷的方向，祝禱著：

「尊敬的山神與無處無在的祖靈眾神，我依山林的規則完成了這段行程，現在我將帶回我的獵物，與眾神及我的親友共同享用。」隨後又取出了一顆檳榔、菸絲置於羊的前頭祝禱：

「為著一場無可必免的宿命，我必須如此。但請相信我的尊重是真誠的，安息吧！」高魯向來尊重他的獵物，一如他尊重自己的專業。✓



一切完畢，遠遠的飛來了隻老鷹注視著這場結局。

高魯吃力的將山羊架在背簍上，山羊龐大的身軀露出背簍一大半。一路的追逐，體力將耗盡的高魯，揹起獵物，步履蹣跚的往回程，心裡清楚著，天黑前恐怕出不了山區。但開始惦記兒子的一顆憂慮的心，嗎啡似的又給了他注上一股力量，頂著滿頭的汗水，一步步往回走。

## 二十

在另一方面，因為恐懼與疲勞，而意識逐漸模糊的沙金，已經機械式的翻過了一個山背又一個山坳，臉上分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水。

濕透了的衣襟，黏貼著全身，感覺異常難過。再加上沒來得及設置的獸鉗，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悄悄的變成了十幾公斤，壓得沙金雙肩疼痛透不過氣來。要命的是，眼前的路，好像不善罷甘休的向前、向上無止盡延伸，穿過一叢樹又爬過一個稜線。

「山……尤……尤……」

樹叢的暮蟬開始集體鳴叫，響起了整個山林，其中還夾雜著入夜前覓食的鳥群吱喳聲。天色已經開始變得灰濛，沙金倉惶中還緊守著父親高魯的交代不敢擅離路徑。

「阿瑪！阿瑪呢？」沙金從沒有如此期待父親的身影。

就在他穿過樹叢的同時，看見了高魯，一時間，再也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高魯嚇了一跳。

「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事？」高魯放下背簍，看著嚎啕大哭不止的沙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連連問著。

沙金自己也弄不清楚這丟臉的眼淚，怎麼會這麼不聽話的直直落，溪水似的不停。索性抱著頭，努力想停止哭泣，卻越哭越大聲。

高魯看了半天，當下明白了怎麼回事，也不再勸阻沙金無釐頭的嚎啕。點了菸捲，走進樹叢中，沒一會兒便叫道：

「沙金！你進來！」

「喝點水吧。」沙金走近高魯，看見一根藤子滴著水，而高魯說完，嘴巴正湊在那藤子下端接水入口。

這景象讓沙金覺得新鮮，停止了哭泣，學著父親喝「水」。感覺有種淡淡的青綠澀味和說不上味道，沙金正想開口詢問，「這是水藤，水用完了的替代品。」高魯解釋。

說來沙金不喜歡這味道，但喝了這麼久，剛才又哭的那麼離譜，他有意逃避似的，轉過

身，背著高魯張口接飲。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他沒聽見聲響，才回頭，已不見高魯的身影，原來高魯早知趣的回到山羊那裡整理準備，留下沙金一個人平撫心情。

「回家啦！」高魯吃力的揩起獵物，喚著沙金。

沙金看著高魯從未有過的疲倦神態，瞭解今天的確是艱苦的一天，一如卜卦的隱晦現象。沙金也揩起了剩下的那個獸軀，紅腫著雙肩，強忍著全身酸痛回家。

抵達入山口時，伊曼已在那等候，接過高魯揹負的獵物。

天色完全已經暗了下來，天空點起了星星一顆顆，遠遠的部落方向有了些光亮。一行人伊曼在前，沙金在中，高魯殿後走回今晨摸黑而來的路。

## 二十一

沙金不清楚出了入山口之後，是怎麼走回來的，回家之後發生什麼事？他也沒有記憶。

第二天，約上午九點多才醒來，發覺高魯及家人坐在客廳聊起昨天的追逐。沙金想裝著沒醒來，卻讓他四哥給吆喝起床：「別裝了，下來吧！」

高魯看著他，眼神中有些關愛。

「那！給你做獎勵。」高魯手裡拿了一支黑色的角。

沙金接手一看，認出是昨天高魯揹回來的山羊頭上的角，忽然覺得自己不再那麼害怕高魯。

「我也有一個作獎勵喔！」他四哥搖晃手中的另一支角，微笑對他說。

沙金還是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全身酸痛無比，想起昨天單獨在山林活動，苦苦追趕的歷程，覺得自己還算勇敢。

「嗯！我可以當獵人的！」沙金這樣告訴自己。

## 二十二

花東縱谷上武陵，筆直公路正要開始，路旁行道樹下，沙金捧起項鍊把玩。

「他剛才說的是真的嗎？」沙金同車的小李忍不住問了問剛才加油站服務員所說的事。

沙金手指正劃過胸前的角項鍊弧彎，思考了一下：

「不知道，這幾年時常有所謂保育法的爭議。但警察取締像山羊角這類的飾鍊也有點說不過去。」沙金沒回過頭，眼睛注視著前方回答著，右手很自然的撥弄排檔桿，輕踩油門，離開行道樹下，跑車低沈的聲浪，在源源不斷的雄渾馬力推進下，在筆直的縱谷公路上劃開一道銀光。



公路上的前景，在蒸發著的水蒸氣裡浮動著。

「你覺得保育法有問題嗎？」

「不！保育法基本精神沒問題，問題在法令制訂，根本沒有考量台灣本地人文生態與族群文化背景，且執行的對象有待商榷。」

同車兩位友人沒接腔。遠從西部來，又沒有親身經歷，除了一腦袋問題，根本無從置喙。

「能說的更清楚些嗎？」小李央求著。

「原住民狩獵文化，同時包含了文化陶冶與保育觀念，每個青年在企圖成為獵人的成長過程裡，必須接受長年的體力、意志的磨練，與山林道德的陶冶，才有可能在山林從事狩獵活動。」沙金頓了頓。

「部落族人這種希望成為獵人的風氣，自然塑造族人勇武的氣概，與尊敬大自然的胸懷，使原住民社會迥異於漢人文化的社會氣息。」

「在卑南族觀念裡，狩獵過程中絕不濫殺幼小與有孕的動物，以確保本地獵區的動物能長期保持一定的數量；不輕易的引進外來動物，也不針對某一特別的動物實施滅絕的捕獵，目的就是不改變這裡的生態。這是一種源自尊敬大自然的敬畏心，是一種生活化了的保育觀念與作法。」

「保育法的動機很好，但在台灣只採取禁止狩獵的手段，而不全盤考量動物生存環境，是非常膚淺的舉動。」

「尤其針對部落採取禁獵手段，不但根本瓦解原住民部落千百年以來文化發展的根基。山林裡動物無限制的放任，物種卻沒有因此變得豐富，植物的分佈也遭了殃，還助長了長年不道德狩獵的商業獵人橫行。」

「不去思考保育作法的適切性，卻在人的裝飾品上作文章，更是件本末倒置的事。」

沙金說了一長串，從照後鏡偷偷看了看表情凝重若有所思的小李，心裡有些的不忍。

「說這嚴重了，不過，我才不管警察怎麼解釋我胸前的這山羊角，或他們要怎麼採取行動。對我來說，這山羊角除了是我狩獵初體驗的紀念，它同時也是一個見證我青澀的年輕歲月中一段極具意義的回憶。不是嗎？」

同行的朋友依然認真的聽著，無語。

「啊哈！不聊這個吧，難得來，就請好好享受這裡的陽光以及這公路的筆直吧！」沙金覺得自己太囉嗦，停止了說話。

風切聲滑過車身，帶著前方景象快速向後飛去。

縱谷這筆直的公路，並沒有因為沙金胸前的山羊角，是如何的值得紀念，而稍稍彎曲一些；也沒有因為外來朋友的凝重，而偷偷的窄了些。在看不盡盡頭的筆直中，開心地接受兩

旁蔗田、水稻、油麻菜、行道樹的鼓掌羨豔，一如往常。

午後的陽光裡，若真的有些什麼不同，也許是捲藏在跑車後方排煙裡，飄漫在台東天空下的山林，屬於沙金這卑南族青年的年少回憶吧。

二〇〇〇年四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改篇名為《獵》，刊於《聯合文學》。

二〇〇八年日譯版《サーチンのヤギの角》，松本幸子譯，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文學選6：晴乞い祭り》。日本草風館出版。

#### 【後記】

幾年前的八月，參加阿美族太巴壠豐年舞祭途中，聽見有關獸角項鍊的對話，心裡一陣悸動。早已逐漸湮埋在生活波動中的，許多過去所熟悉的，有關狩獵故事，遂就不甘心在記憶的推陳中，永遠消失似的隱約浮現。於是，當晚就哼著祖母喜歡的古調，有一段沒一段的企圖串連一個記憶、一個故事；幾個伙伴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著保育法、禁獵的是與不該。

因為年齡的差距，這群伙伴中只有我是橫跨「番仔」、「山人」、「原住民」稱呼的人，也是唯一有過山林活動經驗的人。好笑的是，卻只有我醉心哼著古調，想挑起過去在庭院裡、星空下，來自祖母口裡的許多故事的記憶。

我想小說就是說故事吧！說自己的故事，說別人的故事，說自己經歷的事，說別人說給我聽的故事，而《沙金胸前的山羊角》也正是一個改編了的故事。

藉著主角沙金的山羊角項鍊，去說一個少年沙金，年少時的狩獵初體驗的故事；藉成年的沙金去思考禁獵法、保育法在原住民部落實施的突兀。不企圖控訴什麼或說些教條。章節裡的占卜術與巫術，對絕大多數的朋友來說，應是絕對的陌生；而山林的獵物追逐，也該能給大家新鮮的想像空間吧。

既是故事，就請朋友以聽故事的心情來閱讀這篇小說吧。



# 薑路

巴代  
短篇小說集

## 薑路



過去，他常聽他老大戲稱這條是「薑路」，跟中國大陸的「絲路」相比擬。他不清楚「絲路」長的什麼德行，需不需要沿山澗上上下下，會不會一個不小心摔下山溝，但是為生活忙碌，總應該是相同的吧，他常這麼想。

「輕點，輕點！」

「噢，好像摔的不輕喔！」

「上次摔下斷崖也沒有這麼嚴重啊！」

「老啦！年紀大就該服老！」

「什麼老了，我還可以搯一百斤，這個部落有幾個年輕人可以跟我比啊？」

魯本屈著身子在矮凳上，嘟囔著。而妻子伊黛幫他在腰背後，敷貼前些天從山下藥房買來的辣椒膏。有些怪罪魯本的不小心。

其實有些事也怪不得誰，尤其是與年紀有關的事。

魯本近六十歲，長年上山為雇主打零工，沒工作時，還要照料山區生薑園及佛手瓜田。四個兒子中，老大服完兵役兩年，工作沒著落，說要到西部闖蕩也沒好消息。原本不高的教育程度，除了找對人學個手藝什麼的，魯本根本不敢存有老大能賺大錢養活家人的心願。

老二在金門服兵役。前些時部落的歌舞訪問團到金門，有人遇見他，還託了兩瓶高粱跟些零用錢，說是給魯本解饑。讓魯本窩心了好一陣子

老三、四不小心撿來似的，一個國中，一個國小。除了爭飯花錢或假日偶而打工外，

談不上有多大的幫忙，幸好老天賞飯吃，給他一個硬朗身子骨，這麼多年來，靠著零工及山區農作，倒也撐起了全家生計。只是，前些天同妻子伊黛上山巡生薑園時，在碎石區滑了一跤，把腰背扭傷了，衰老的感傷，讓他心裡可有那麼點歲月隨伴著的落寞感覺。

「生薑該挖了！」魯本注視著園子裡枯黃的生薑葉，想起了什麼事似的自語。

「尼恩來過了嗎？」魯本頭也沒轉過去問。

「噢！我每天跟你上山下山的，尼恩來過了沒？我怎麼會知道？」伊黛沒好氣的頂了回去。

「也該來了！」魯本沒理會伊黛的抗議，仍屈著身體，拄著雙頰，對著那枯了的生薑葉說。

## 二

三月是美麗的季节，尤其在東台灣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山區的三月份。翠綠遠景中，總有一塊塊淡了顏色的綠。像是水彩畫作時，不小心滴灑了些水珠在塗滿鮮艷色彩的畫紙上，慌張拿起桌布吸乾後，留下幾塊淡了的色痕。走進山區，才真切發現那些不翠綠鮮麗的色彩，原來是蟄伏一個冬季的野草香花，沒有明天似的恣意綻放，這區黃碎碎的一地，那塊



藍點點的一片，還有紅的白的交雜競豔。蜂蝶這兒走來，那兒看看的評鑑著，整個山區展現著無比的生機與春意。

生薑是三月收成的山區農作。通常山居農家，三月間種下薑種，經過一年的時間，反覆的除草覆土。到了十月冬季，葉莖開始枯黃，直到春季新芽冒出之前的三月，薑園是枯黃毫無生機的，只有飽漲結實的生薑塊，隱約要浮出地面似的等待。農家此時挖起生薑出售，再埋下種苗，收購商便包下、發工，並轉手賺上一筆，跟原種植農夫一樣的利潤，而部落居民便利用這樣的收穫時期，做零工添些外快。

當晚尼恩果然來了。

「完了吃飯你們嗎？」在大黑狗古洛的吠叫聲下，尼恩帶著老婆，用半生熟的卑南語，正跨進門院聒噪而來。

「要麻煩你啦！」還沒坐定，尼恩便開了口：

「今年的生薑可以包給我吧？應該很水喔，你看怎麼樣？」

尼恩很客氣的徵求魯本的意見，台灣國語間插著閩南語。

「可以啦！我看今年的薑很漂亮，你可以看一看啦。」

魯本的山地國語，也不讓尼恩的台灣國語專美。

「準備先挖那裡的勒？」

「跟去年一樣啦，後山那邊啦。」尼恩明確的說，像是預演過很多次的毫不遲疑。

這可讓魯本心中暗自叫苦，他有兩塊大小相當的薑園，一個在前山一個在後山，後山那塊是他過胖的妹夫，因為無法繼續耕種轉給他的，為此，魯本還了他三十天的工。偏偏後山土壤適合種植生薑，每年種植的生薑大塊又肥碩，價錢賣的特別好。只是產地到集中地距離遠，山路蜿蜒高低落差大，平時不打緊，前些天扭傷了背，如果現在挖，那還真是件苦差事，魯本光想著，就一股疼痛升起。

「今年會多給一些工資喔。」一看到魯本遲疑，尼恩的老婆補上一句。

「喂！我不是擔心那個啦。」魯本有點受辱的感覺，心裡老大不高興。

「你還是幫我找一括人啦。」尼恩插了話：

「今年喔，生薑價錢比較好，工廠那邊答應給你好價錢，工資多一點啦！挖薑的男工一千二，女工撿薑九百啦，揸下山的工，一斤十塊錢，你們很辛苦，雖然我沒有很多錢，還是要給你們多一點啦。」

「皇恩浩蕩」差點沒從尼恩的台灣國語中迸出來。

魯本盤算了一下，的確比去年工資高了許多，假如用點力，可以多買一些彈藥零件，他好久沒同村子裡其他人一起打飛鼠了。雖然工廠給的價錢尼恩沒說清楚，魯本也知道，尼恩一定也是給他少一兩塊，說了跟不說，一樣的結果。

「幾個人比較好？」魯本禮貌的問。

「噯呀！免客氣啦！你決定就好啦，明天修路的便當錢我請客啦！」尼恩果然是老練的中間收購商，總會掉些芝麻，讓人嚐嚐甜頭，閒聊了一會兒，留下便當錢後就離開。

魯本注視著離去的尼恩夫婦，心想也多虧他們，每年提供些零工機會，給了他們有改善生活的工作機會。

「別看啦！想娶小老婆，你也得有他的脖子。」伊黛冷不防從魯本後頭丟了句話。

「啐！胡亂說些什麼？」魯本沒好氣的回了嘴。

尼恩是外地來的閩南人，身型高瘦，脖子特長，娶了同是閩南人的一對姊妹，就住在部落山腳下，除了自己沿山坡栽種些耐旱的農作外，還經手部落族人的農作經銷。他兩個老婆的事，可讓部落男人興趣，部落女人便常以「尼恩」揶揄部落的男人。

「尼恩」就是卑南語「脖子」的意思。

魯本對他倒沒什麼意見，但部落一些人就覺得他有點苛，總喜歡偷斤減兩，在小錢上計較，但是又沒法跟他爭，畢竟部落裡沒其他的外人可以經手他們的農作，或提供額外的工作機會。

魯本唸國中的三兒子布旦，就非常討厭他。每次到尼恩那裡打工，總是斤兩少算，挑三揀四的。所以布旦常利用放學的時候，偷摘尼恩家附近種的果樹回敬。要不，就偷尼恩老婆

曬在圍牆邊的三角褲，套在他家的大黃狗頭上，當蝙蝠俠戲弄。說也奇怪，那隻大黃狗也有著長脖子，任他們玩弄嬉戲，也不發脾氣。每回大黃狗「嗚！嗚！」的跑回進屋子，尼恩立刻就會從屋裡衝出，破口大罵：「幹X娘，唔知死活耶猴死囚仔，甲你爸……」這樣子布旦才會滿意的偷偷跑回去。只是，他始終弄不清楚，這些跟媽媽用花布縫的不一樣的小內褲，那一件是大老婆，那一件是小老婆的。

### 三

用過餐，魯本照例到部落各家找人約工，敲定明天修路的人手。部落裡，照例也漫瀾著約工後的飲酒歡唱。

### 四

當晚臥房裡，木板釘的大床上，伊黛算計著生薑的收益及工資總得，她想要一台縫紉機。

去年到台東鎮上的二手市集，她看到商販在一台腳踩的縫紉機前，熟練的操作幾塊破



布，接合後，看起來就像完整的衣服一樣。伊黛想著，自己應該可以很快的熟練，用少少的錢，買些布自己裁衣服，省得為上街穿啥衣服傷腦筋。兩個小孩的上學制服，也不必再一針一線的手工縫，還可以賺點外快也說不定，想著想著，她愉快的側頭看著魯本，卻發覺魯本睜著眼，若有所思。

「還在想小老婆呀？」

「啐！沒別的可想了嗎？」魯本咕噥著，隨手拉起被子，罩住伊黛，狠狠的放了個屁。

「呀！臭死啦！你這死山豬！」伊黛掙扎著大叫。

跑過天花板的老鼠，似乎聽出她語氣的幸福，停了腳步，傾聽。

## 五

尼恩每年都會優先包下，並挖售後山的生薑。薑園距離斷崖的前山出口，有三公里多路程，沒有產業道路，不但陡峭，中途還經過碎石區。兩處的崩塌，平時走來就夠讓人膽顫心驚的，雨季過後更是柔腸寸斷，難以通行。魯本每年挖掘生薑出售前，一定會先來整修出足夠揹負搬運時的安全道路。

過去，他常聽他老大戲稱這條是「薑路」，跟中國大陸的「絲路」相比擬。他不清楚

「絲路」長的什麼德行，需不需要沿山澗上上下下，會不會一個不小心摔下山溝，但是為生活忙碌，總應該是相同的吧，他常這麼想。

## 六

一行人走在剛修築整理的路上，四個男工，五個女工及四個小孩，魚貫的跟著高魯，在天色已明未亮的時分，向後山出發。

嚴格說來，這一帶的景緻是特別的，尤其進入後山區後。路徑狹小，上行的緩昇坡，沿山澗崖邊向裡深入。近七十度的左右兩側交替的斜坡，使路人看起來，像是球面上爬行的幾隻螞蟻。每回經過碎石區，布且總是側臉向右、向右，假裝沒看見側面臨崖的深澗。但加速的心跳，每每使他覺得腳步有些踉蹌，去年差點摔下山谷的驚恐，仍讓他記憶猶新。但為著學雜費及一些零用，他還是跟來，不但自己來，還連哄帶騙，把弟弟及村尾希麥家兩兄弟一起找來作伴。

## 七

「從那裡開始？」

「從左下方開始吧！」魯本喜歡依照每年的慣例來做。

「今年薑塊很大，請大家小心挖，盡量保持完整。」魯本挖起半個臉盆大的薑塊叮嚀著。

老薑皮層光滑，土褐色飽漲的生薑條塊，看似交錯，卻各自結實伸展，每個又極間，附著黑濕水氣的土壤，讓魯本感到安慰與希望。

「賣完了生薑，房子該換新瓦了吧。」

「對！修完房子給老大討老婆，古山家女兒莎瓏也十八了，配上你老大，就像杵跟臼，一對啦！」

「我看別急，賣了薑，湊錢到前山買塊地，省得跑這麼遠來。」

「聽你的那有出息，三塊前山地不如這裡一塊地，笨蛋才出這主意。」

「耶！你怎麼罵人呢？」

「不信你問問魯本。」

幾個男工七嘴八舌的，好像生薑是他們要出售。

魯本沒答腔，對著也沒吭聲的古山說：「你兒子讀士校好嗎？」

「還好，前天來了信說，一切都好。」

「畢了業工作怎麼分派？」

「還不知道，看政府分派吧！」

「薪水呢？」

「不知道，但是，退伍前工作應該不是問題，我也不懂，不知道怎麼出主意，就由他去吧，我比較擔心他唸不唸得完。」

「對啊，現在的小孩子是吃不得苦，布旦國中畢業還不知道怎麼辦。」

「看他自己吧，小孩子才不會等著聽我們說什麼勒。」

魯本憂心的是他的老三布旦，唸完國中何去何從。繼續升學，他供不起；要他去工廠，恐怕布旦也不願意。

但是，這兩塊生薑園，如何養家活口？讀軍校，他能不能讀得下去？

魯本望著整個生薑園，近六十度的斜坡，密密的覆種著一年生的生薑。近三分大的一塊地，雖說提供不少的經濟幫助，但如何能做為孩子們將來安身立命的傳家田產呢？再一年，老二退伍，老三國中畢業，總不能要他們守這田地，就算要守，又能守個幾年？魯本的心思可多了。

一群男工，一畦畦的由左而右，由下而上耙土挖薑，他們的女工妻子，則將挖起的生薑塊篩選，弄掉青苗，分開嫩薑部份，堆成一堆後，以掰斷的苗青覆蓋在上面，避免在搬運之



前就枯萎。

女人們向來不安靜，從出發一直到現在沒停過，唱歌的唱歌，交談的交談。一個說她的男人夜裡手不安分，老往胸前、兩腿間鑽，討厭極了；一個說她的老公每天晚上要「教訓」她，語氣中像是抱怨，又看起來不像有委屈。豎起耳朵傾聽的布旦，總聽不出味來，索性擠到希麥兄弟旁。

「尼恩家上面的養蜂箱你們去過沒？」

「怎麼了？」

「昨天經過時，我看到尼恩正在放白糖。」

「真的？」幾個小孩眼睛亮了起來。

這可是件大事，打工賺來的錢，要經過媽媽批准才能買東西。想買糖可得要三請四託，還得保證下次不會再買。養蜂箱可就不同，偷偷的跑去掀開養蜂箱蓋，小手一抓，就是一把白花朵的砂糖。只是時間要拿捏清楚，過了三四天，砂糖就會被蜜蜂食去大半。

「什麼時候去？」

「晚上回去大人喝酒的時候我們去。」布旦顯然是計畫過了，毫不考慮的回答，並把大人們今晚的活動，都算計清楚。看來青春期的叛逆，並沒有因為平時在父母親前的乖順，而完全消失。

「布旦！把那支大一點的長嘴鋤頭拿來。」魯本注意到了這幾個小鬼的交頭接耳，使喚的叫著。

「喔！」布旦丟下個眼色，不敢遲疑的立刻拿了鋤頭走到父親魯本身旁。

「來！你幫我這生薑塊移到一邊去。」

「阿瑪！這生薑要長多久才會這麼大？」布旦捧著八開紙張大小，像巨人手指頭般交雜生長的生薑塊，問著。

「一年，通常要一年。」

「如果不現在挖可以嗎？」

「當然可以，到了第二年，生薑會長得跟臉盆一樣大。」

「那兩年挖一次，不就會賣更多錢？」

「傻瓜，兩年挖一次，我們一年不用花錢啦？」魯本笑著說。

布旦頓時為自己的蠢問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忽然想起一件事：

「阿瑪！我可不可以自己騎腳踏車上學？」布旦頓了頓，「每天擠公車上學常常遲到，老師罵了很多次。」表情有點畏縮。

「這段路很遠，不怕累嗎？」魯本好奇，當初原本打死不願騎車的布旦，怎麼改變心意了。心想也好讓他鍛鍊鍛鍊也不錯。

「不會！」布旦堅定的回答。

「好！你就騎我的車上學吧！」

魯本有一台二十幾年的車，粗實的車架，後頭有一個大的載貨架。那是第一年，在這後山種植生薑收穫時，跟一個平地人買的。魯本還清楚的記得，那年為了多些錢，多措了幾斤，在回程路上摔了幾回，差點摔斷腿，結算後，還是讓妻子伊黛貼了工錢買車。

「我想自己買一台可以嗎？」布旦試探的問著，眼光不太敢直視他父親。

「多少錢一台？」

「我們同學剛買了一輛，好像兩千多。」

「兩千多？」魯本的思緒回到現實。

以今年的生薑收穫量及工資，幾萬塊是跑不掉，但作為一年的開銷預備金還不夠不夠。他自己也想要些東西。

「好吧，你多加點油，看能不能買輛腳踏車。」

「你是說工錢都給我用？」

「不是都給你用，是給你買腳踏車。」

「好耶！」

「先說好，錢不夠就什麼也別想。」

「是！」布旦難掩喜氣，立刻加快手腳，搬移爸爸挖起的生薑塊。像是鸞鷲鳥緊挨著犁地的老牛，亦步亦趨。他彷彿看見腳踏車正從太平洋上的積雲層上向他招手。看在魯本眼裡，也彷彿見到多年前為腳踏車拼命的自己，莞爾。

## 八

魯本揮動著鋤頭，一提一落的沿著生薑畦一路挖去。時而疼痛的腰背，令他挖掘的動作，不自然的忽高忽低。思緒仍算著整個收益如何分配，卻在每回的痛楚中，拉回現實。整個薑園，吱喳著同行男工女工的交談聲，間雜著歌謠。熱鬧的像個園遊會，把汗水的疲累全沖淡了。

「喂！好嗎？你們？」尼恩半生熟的卑南語，打斷了所有人的交談。路口隨即出現尼恩和他的大小老婆。

「喂！尼恩，你怎麼那麼晚來？」一個女人首先發難。

「昨天晚上太用力喔，小心身體不好勒。」另一個女人加入戰局。

「對啦！喝一點保力達比較強啦！像我一樣喔！」一個男工也不甘寂寞的加入。

「你放屁！我怎麼不知道你比較強！」一個女人，顯然是那男工的老婆，不以為然的回



了嘴去。惹得所有人忍不住大笑。說的也是，一個差點結不了婚的男人，怎麼能去指導兩個老婆的人，什麼方法比較強呢？大夥你一言我一語的，也不顧紅著臉傻笑的兩姊妹老婆。

「休息一下啦！我帶冰水勒！」尼恩不以為意，高聲請大夥喝冰水。

魯本打過招呼，又繼續挖掘，他希望在中午太陽頂頭前多挖些，早點休息，下午也好早點回程。

布旦起身擦汗想休息，卻發現尼恩的兩個老婆，正彎著腰翻看生薑塊，兩個人的臀部併在一塊。讓他突然間清楚了一件事：比較小的內褲是小老婆的。

他幾乎是用跑的向希麥兄弟走去，想告訴他們這個偉大發現。揚起的灰塵卻引來魯本的斥喝：「幹什麼冒冒失失的？」嚇得布旦差點滾下山去。

## 九

短暫休息後，太陽逐漸炎熱，間雜著歌唱聲，男工們加快了挖掘的速度，女人們吱喳交談中，也堆起了一堆堆的生薑塊。尼恩與他的老婆們，在中午用過餐後便先離開。

直到下午三點時分，三分大的生薑田，已經挖了一大片，足夠所有人揹負的份量。魯本看了看，估算了一下，決定停止挖掘。

「我看今天就挖到這裡啦，再挖下去晚上沒力氣唱歌啦！」魯本說的輕鬆，但腰背的疼痛，卻讓他心裡怎麼也輕鬆不起來。

幾個男工各自拿出大型肥料袋，裝滿了生薑後，仔細的用大縫針，將袋口封了起來，並在自己的背篋底下也裝上了一層，然後將一大袋的生薑放到背篋上，調整過後一一揹起。近七十公斤的重量，顯然並沒有給這些男人太大的困擾。女人們先後調整背帶後，安置頭頂，揹起背篋準備回家。

伊黨注意到布旦與希麥兩兄弟檔，結結實實的包起了一整袋，似乎遠超出了平時的負擔，她好奇極了。

「咦？布旦，你們今天會不會揹太多？路很遠喔！」

「不會啦！」

「不對不對，你們四個有問題喔，怎麼揹那麼多？」

伊黨不放心，這路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平常揹負量走來可能就吃不消，加重揹負恐怕有問題。

「你們搞什麼鬼？都過來，把生薑拿下一點。」伊黨命令著。

希麥兄弟及布旦的弟弟聽話的立即卸下一大半，還告狀是布旦要他們裝多點。但布旦死也不肯卸下，表情還有些曖昧。

「噢？布旦你發什麼神經？」伊黛有興趣了，放下背簍，決定問個明白。

「我……」布旦有些吞吐。

「說啊！」

「阿瑪說工錢要給我買腳踏車。」

「什麼？買腳踏車？怪不得，我還以為太陽明天從山上出來呢！」聽到布旦想買腳踏車，忽然想起台東鎮上那台想了很久的裁縫機。

「好吧！路上自己要用力的呀，路很遠喔。」

伊黛嘴裡嘟囔著，心裡有些高興這孩子肯努力。催他們出發的當頭，自己也很快的把剛才幾個小孩卸下的生薑，裝到自己的背簍去，像是把縫紉機也塞進了背簍般的充滿希望，調整背帶長短後，也跟著出發了，但原先說好一起走的其他女工卻早走遠了。

## 十

四點多的中央山脈東麓山區，陽光還在猶豫休息，或繼續與逐漸垂掛的雲霧爭搶山頭那一片綠翠的森林清幽，時而雲霧，忽而陽光的交替；只見山頭這區一下子鋪洩一地的陽光，樹林那頭又一下子陽光燦麗。讓原本燥熱的下午時分，逐漸涼了起來。蜿蜒的後山山路，就

這樣百步蛇般地倚躺在山腰上，美麗極了。

一群人，各自揹負著生薑與希望，沿山路一步步走下山，距離時而拉開又偶而貼近，在整片的綠色山坡上，看起來就像是移動在褐色絲線上的小蟲蟲，那樣的安靜與認份，那樣的堅持與努力。

魯本喘著氣，強忍著背痛，揹著近七十公斤的生薑，步履略顯蹣跚，古山緊跟在後，除了喘氣沒有任何的交談。走在前頭的幾個較年輕的男工，早消失在前面的轉曲。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古山看出魯本的窘境，關懷的說。

「還不要吧，照預定的休息點，在到達碎石區前那幾塊石頭後再休息吧！」魯本喘著氣，吃力的回了古山的話。心想無論如何也要撐過這段，進入碎石區前，再好好休息一會兒。但是背痛的困擾，讓他連連大喘中，還大汗淋漓。

「老了嗎？」一股英雄垂暮的感傷，不確定的形成，並佔據他心裡的一角。

「想當年，一百公斤算什麼？」

「應該是我的背痛的關係吧？」不服輸的念頭才起，背痛更殘酷的證明年邁的事實。

好不容易到達休息區，一群男工早已經到達，聊天並抽著菸。女工也在魯本和古山後陸續抵達。伊黛和四個小孩自成一個梯隊，最後到達，雖然揹負的重些，走了一段路，汗水濕透了衣服，但是看不出疲態，表情上還有些愉快感覺，讓魯本感到好奇，暫時忘了腰背的酸



疼，正想開口問明白，耳邊響起一個男工的聲音：

「尼恩真的有那麼強嗎？」看來早上他老婆給他的刺激實在太大了。

「啐！你好像不服氣的樣子喔，還在想那個問題。」

「不是，你們看，他已經瘦的那樣，連走路都怪怪的，怎麼可能很強。」

「耶！他強不強只有他老婆知道，你有問她們嗎？」

「我問她們幹什麼？」

「問看看啦，看她們會不會覺得你比尼恩強啊。」

「對了！你老婆沒有說你很強喔。」

看來，這些精力用不完的部落男人，關心的永遠是晚上「教訓」老婆的事，至於整袋的生薑，和碎石區必然的艱苦，似乎永遠是天邊的事。

魯本想起前年活捉一隻山羊時，尼恩不知那裡得來的消息，精準的在他宰殺放血的時候來家裡，硬要魯本割愛，賣他一碗羊血。魯本自然知道原委，什麼也沒問，摻了些蔥花及藥草，倒了酒調和給尼恩，沒收他錢。但第二天他的兩個妻子上山，經過魯本家門口時，紅著臉送了些水果，態度異常的和善，而尼恩從此更是經常注意魯本的行蹤，尤其是農閒打獵的日子。

天底下有兩件事瞞不過人：身體強不強？口袋有沒錢？但，那回事強不強果真那麼重

要？人家兩個老婆，生了一窩小孩，不愁明天飯菜，不愁小孩將來走什麼路子，還經手部落所有人的農作，他是老闆，我們不過都是伙計，到底誰強？

盤旋山邊的一隻鷹，即將收翼回巢，暮蟬也響起了第一道鳴聲。魯本思忖著，眼光遊移至伊黛與兩個兒子，心事卻更濃了。

「背痛的怎麼樣？可以嗎？」伊黛走過來問著。

「那個辣椒膏真的有用嗎？」

「怎麼？很痛嗎？」

「貼了兩天，好像沒有比較舒服。」

「那怎麼辦？晚上給醫生看看吧！」伊黛有些心急，提不起原先想談縫紉機的念頭。

魯本沒接腔，一提到看醫生，他感覺立刻矮了一截。

好幾年前莫名其妙生了一場大病，伊黛硬是拖他到山下醫院，光是排隊就等的他失去耐性，吵著要回家。好不容易輪到他，醫生又當他是小孩子，問一堆問題，口氣上也聽不出有半點尊重，他嚥不下這口氣，卻又害怕在醫院發脾氣。沒想到醫生又強迫他住院觀察幾天。除了成天面對白牆灰天花板，一天還抽三次的血。

「山地人住什麼院！」出院後，狠狠唸了妻子伊黛好多年。

這回伊黛又提議看醫生，讓他所有的心事都停了下來。

「出發了！太陽要下山啦！」魯本喳呼著，沒回應伊黛看病的提議。所有人也沒停止嘻笑，揹起了生薑出發。

十一

碎石區與前山，隔著水系與小斷崖，六個彎曲的之字形上下山，恰巧要經過碎石區最嚴重的崩塌坡兩次。整個碎石區的小徑，幾乎寬不過四個腳掌並列。任何自坡頂滾下的東西，除了直落溪底，中途沒有任何可以絆留的空間與物件，甚至連根夠勁的草叢也沒，驚險程度可見一斑。公家單位認為沒有開闢產業道路的價值，也沒人願意投資，但對魯本家而言，這卻是生計的一大部份，年年都要利用，每次都要整修，十數年如一日。

大夥不再交談，成單列保持三步距離的一個挨著一個下，誰也超不得誰，走得快的男人在前，背痛的魯本在女工後面接著走。

伊黛領著四個小孩，自成一條梯隊的殿後，紮實沈重的背簍，緊貼著她的背脊。她注意到魯本蹣跚吃力的身影，正要轉入之字形的彎曲，心裡有點著急。

「他可不可以走完？」她一方面擔心，一方面又想著如何勸他就醫。

「這固執又愛面子的男人！」又忍不住的心裡抱怨。

雲霧已經一陣又一陣的向下籠罩，使得天色稍微暗了些。伊黛收拾起心思，專心留意四個小孩，尤其是超負荷的布旦。

「小心喔！每一步要踩好喔！」

「眼睛要看路，不要想別的事！」

「很快就要休息了喔！」

「要勇敢喔！男生要勇敢喔！」

「身體不要擺動，手要扶著背簍兩邊。」

「不要趕，慢慢走！」

伊黛的聲音像是趕牛犁田的農夫手上的鞭子，一句一鞭，冷不防就抽了過來，讓幾個小子，不得不專心走路。

才轉過兩個彎曲，布旦已經意識到這趟路的艱苦。他來過很多回，但從沒像現在一樣超負荷。最初時的興奮與期待，就在第一次休息後冷卻了下來。進入碎石區後，頭額上的背帶，毫不客氣的傳達背上沈重的生薑，讓他直不起背脊。汗水沿著額頭在眼眶打了個圈，順著鼻尖掉落在交換前進的左右腳背上。腦門昏漲的讓他有點幽惚，只在伊黛不時的提醒中清醒些。

「有沒有比較輕鬆的賺錢方式？」



「我會一直這樣下去嗎？」

「阿瑪為什麼不把這地賣了？」

布旦不敢想卻胡亂想了一堆，兩條腿在連續的下坡路，開始感到酸軟。一個不留神，左腳滑了一下，讓他差點摔了一跤，嚇得他尖叫了一聲，一顆石頭自左腳底下滑出往山谷滾去，引來在底下的幾個男人立刻呼應：

「小心石頭！」魯本的聲音。

「小心走路，別踩落石頭！」更底下先行的幾個男工的聲音。

「小心……石頭……」山谷的回音。

「喀……」石頭掉落溪床的聲音。

「怎麼樣？小心啊！」伊黛遠遠的提醒著。

這情形嚇得幾個小孩，差點沒哭出來，布旦更是一身冷汗，一團尿幾乎噴出，但也讓他完全清醒，不敢多想事，在雲霧逐漸籠罩的小徑上專心一意的走著。

伊黛的提醒聲，一句一句的抽打著這幾個小孩，碎石區六個之字形彎曲的小徑，卻像是無止無境的向前延伸。

魯本幾近癱瘓的越過斷崖，抵達前山的休息區，渾身快被支解了似的難受。早到，且休息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所有人，都感到訝異與關心，停止了交談看著魯本。

「要不要緊啊？」

「不要緊！你們先走！晚上七點到家裡吧！」魯本放下背簍顯得吃力，說話也氣若游絲。

「也好！你們大家先走，我陪他一起等其他小孩！」古山附和著。

一群人又開始吱喳著上路。

這條路在前山的這段比較平緩，距離雖然不見得比後山及碎石區短，但總算是一天結束前的最後一段。出了前山到集中區，磅過秤後就結束一天，尼恩會在晚上到魯本家發放工錢，順便請大家喝酒，總是件愉快的事，所以走起來就特別輕鬆。

喝過古山遞過來的水，魯本覺得舒服了些，轉身抽起上次包地瓜，塞在石縫中的報紙，有一搭沒一搭的搨著取涼。

「年紀大了，你不要考慮把這塊地賣啦？」古山開口。

魯本沒立即回答，心裡也清楚，即便今天沒弄傷腰背，他恐怕也很難輕鬆的走這山路，總是近六旬的人了。

「把地賣了，怎麼營生？」魯本停頓了一會兒，「前山的地種不出後山的收成，而且這麼多年了，怎麼捨得。」

「捨不得，還是考慮考慮啦，每一年要修這條路、走這條路，這路坍塌的一年又比一年

嚴重，能不能躲過今年的颱風，恐怕還是問題！」古山替魯本憂心。

魯本清楚這事，但是少一塊地就少一份收入，就算是換了前山的地，也輕鬆不到那裡去。這後山與碎石區的山路小徑，雖然驚險與辛苦，但多少年來倒也建立了相當感情，如何割捨得去？魯本陷入沈思，拿報紙的手無意識的擱著。

伊黨和其他小孩總算到了，布旦最先出現，尾隨著的是希麥兄弟及老四。三個小孩迫不及待的放下背簍休息，臉上的疲倦及渾身濕透的衣服，說明這段路的辛苦。

古山幫伊黨卸下背簍後，卻見到布旦呆立在原地。

原來布旦強忍著酸疼，一路走下來，身體已經僵硬的彎不下腰來，到達這休息區的時候，人一鬆懈，神智恍惚的忘了酸疼，也忘了要做什麼。伊黨心疼的幫他取下背簍，摸摸他的頭，要他喝水休息。魯本沒起身，只把報紙丟給布旦搨涼。

「休息久一點，最後一段路了。」

魯本無意義的安慰話，說的自己也覺得怪怪的。不太懂得說鼓勵話，也許是卑南族男人的養成教育裡，從來就缺乏著的習慣吧！

「把這塊地賣了，在前山找塊地重新來過。」魯本認真的這樣想著。

「但是這麼一來，這條『薑路』不就要荒廢了嗎？」

「管他，漢人用了千百年的『絲路』不也荒廢不用了？」

魯本顯然沒忘情『薑路』與『絲路』的比擬。或許那是因為這都是營生的根本吧，也許是他對大陸漢人，唯一比較真切的對比吧！他其實也無法理解為什麼要這麼比擬。

「伊黨，我們要先慢慢走喔。」魯本休息夠了，想與古山先離開。

「我看我也先走好了，回家還要煮飯準備東西。」伊黨回答說。

「布旦，你等一下帶著弟弟一起走喔。」伊黨交代布旦。

「好！」

布旦回過了神，卻想起去年差點摔下溪谷，及剛剛滑了一下的驚險，有點鬆了口氣的感覺。手拿著報紙搨涼，不確定該不該答應，但疲憊的感覺，卻讓他只想多休息點，便胡亂答應了伊黨。

隨手攤開手上的報紙，全是財經新聞，他看了看其中一段：

「……股市交易熱絡，盤中一度站上一萬一千點，終場大漲二百三十五點，成交量一千五百億，投資人眉開眼笑……」他看不懂，覺得無趣，又翻開背面看到一段：

「……拜科技產業之賜，富比士財富排行，有四位年齡平均三十六歲的新貴，首度進入億萬富翁排行，其產業市值分別為二十五億、二十二億、……」

他還是不懂，尤其是「億」是幾個零？要種幾年的生薑？要揀多少斤的生薑？

「這麼有錢的人，可以買幾台的腳踏車？」他有些困惑的自語。



國二的他，如何瞭解數學課本裡，有關金錢的應用題中，被除數、被減數的數字是怎麼來的？又如何瞭解，在這個遠離現在社會的山區部落裡，拼命種薑、措薑一年的收益，在股票市場中，卻只要一兩個漲停板，就可能賺進口袋裡？他不懂，他的父親也不懂，今晚準備喝酒、閒聊、唱歌的快樂男人工女工也不會懂。

一隻準備歸巢的鳥，橫飛過頭頂，一坨屎恰好落在報紙上那一段的句點結尾。他索性將報紙塞進石縫，搖醒了累得靠在背簍，昏睡的弟弟及希麥兄弟，開始擔心，等一下能不能在天黑前回家。……

那天，他們晚上七點多，才搖搖晃晃回到家裡，因為疲累而哭紅了眼眶。

第二、三兩天，只有布旦一個人跟著大人去。

那年，伊黛如願的買了縫紉機做衣服。布旦歡欣的騎著新的腳踏車上學。

第二年，魯本又照樣約工修路與挖生薑出售。……

七月份，「薑路」碎石區的路段，因颱風崩塌了一大塊，六個之字形的彎曲，變成一面峭壁……。

二〇〇〇年八月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一名。

二〇〇〇年八月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二〇〇〇年十月發表於《山海文化》雙月刊第二十五期、二十六期合訂本。

二〇〇八年日譯版《薑路》，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文學選4：山上海下》。日本草風館出版。

另，本篇分別譯有蒙古文、英文。

## 母親的小米田



這荒蕪了二十幾年的土地，終於又開始有了生機。在小米漸漸長高及腰，由綠油轉成褐黃時，我第一次有了小米田的體驗，田園記趣也有了與童年記憶的連結。

### 【後記】

〈薑路〉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獎的作品，僥倖獲得山海文化雜誌社、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華汽車辦理的「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首獎。頗令我有些不適應。

那年的四月初，母親來電話說她跟姑媽又開墾了一塊地，準備種生薑，語氣興奮與健康；隨即感慨的說，部落裡的年輕人，幾乎找不到工作，連打雜的零工都很難找，不少人跟著她們要工作做。母親與姑媽都是七十歲的老人了，這幾年為著打發時間，就在部落附近的荒地東開一塊，西墾一片，連帶影響部落其他人一起效仿。於是小米多了，生薑也多了，黃樹薯也多了，逐漸淡忘去了的部落生機又盎然了。

而同時，當時正是今年我國股市的高峰，在獲利落袋與流淚感慨的當時，我無法不感嘆：（即便台灣錢淹目眉，原住民的謀生方式，在失業與生活的掙扎間，仍停留在過去二、三十年前的模式。）所以，我寫了〈薑路〉，想為同胞們在窮困中，仍極力維護尊嚴與生活喜悅喝采。想祝福所有台灣原住民部落裡，每天為生活奮鬥，卻始終保有一份生活喜樂的同胞，都能健康、平安。

寫於台南師院



關於小米田的體驗與記憶，一直到這兩年母親短暫擁有了一大片小米田，填補了她六、七十餘年的遺憾後，我才真正開始有了真實的經驗，而悸動直透心扉。在這之前，所有回答別人有關小米田的種種，除了是我轉述原住民文學記述的小米田記憶，更多時候只是我的描摹、想像，而那樣的想像常叫我感到心虛、空洞與罪惡感。

母親的小米田坐落在部落面海的東邊斜坡下方。早年部落灌溉水利系統還算完整的時候，這裡曾是一大片分屬幾個地主的水稻田。記憶中，每回插過秧、放完水的幾週後，沒上學的日子裡，我們幾個小鬼最愛在這裡捉青蛙、玩蝌蚪，來回奔跑、滑跤在連遍又成梯狀的水稻田狹窄的田埂。

沒有樹木的遮蔭下，風吹拂起一波波綠色波浪的稻田裡，常常就這樣消磨我們童年生活的大半天時間。稻米成熟與收割期間，這裡就成了獵場。沒能力參與農事的我們，無時無刻不想盡辦法捕捉成群的麻雀作烤肉串，偶而捕捉到前來覓食的較大型雀鳥，大夥的驚呼聲往往是停格這寧靜稻田中工作的咒令。收割完後，這裡又變成我們的球場，梯田似的棒球場，加上收割完後還留下的整齊稻梗，無可避免的留下傷痕，作為否定我們撒謊沒有放野的，無法抹去的證據。

民國六十幾年幾場颱風，接連引發土石流，硬生生沖去整個部落及這片水稻田的三分之一，也摧毀整個灌溉系統。水稻田從此變成旱地，農作物幾經換種，從玉米到甘蔗到釋迦；地主數度易手，從部落族人到仲介到陌生人而終於變成荒地。直到去年，不知什麼緣故，聽說遠在台北的不知名地主，同意部落族人有限度栽種利用。

於是老人們紛紛選擇靠近道路的地方，各自開墾一塊塊，栽種小米、花生、姜豆、玉米等農作，也植栽追憶、感傷與緬懷。部落已經沉悶多年的生活步調，似乎有了不同的轉變，連陽光灑過一塊塊田園時，也毫不保留那樣的雀躍。

母親並沒有立刻跟隨著開墾，等到大家已經沒有多餘的精神拓展之後，才僱請一台怪手，把剩餘的荒地整理過，然後與姑媽一起種植小米。兩個加起來超過一百五十歲的老人，擁有了三分之二大足球場的小米田，比其他人的總和還要多。我們家從未擁有過農作地，這也是母親第一次栽種比院子大的小米田。

這荒蕪了二十幾年的土地，終於又開始有了生機。在小米漸漸長高及腰，由綠油轉成褐黃時，我第一次有了小米田的體驗，田園記趣也有了與童年記憶的連結。於是，當年田埂邊，稻田中，清澈涼意的灌溉水裡的青蛙，便不安分的躍越出我的記憶匣；於是，一串串灑了薄鹽的麻雀肉串，燒烤的香味撲鼻而來；於是，滑壘耍帥在收割完的稻梗上的疼痛，便掩掩隱隱又按耐不住的浮上心頭。從水稻田繁茂綠意的懷緬，到雜草漫漶的遺忘，到小米田重



新的期待，這樣的記憶顯得奇妙又叫人感慨，有些戲謔，有些無奈。

不同於水稻田的翠綠、整齊、乾淨、清朗、細緻，我始終覺得小米田黃蠟、雜沓、蓬穢、紛囷、粗糙，但是田園野趣卻更勝水稻田一籌。

在台東，小米的生長週期一年兩收，分別是五月與十一月兩個收穫季。五月因為三、四月梅雨季的水氣滋潤，所以收穫量遠多於經過颱風、乾旱、焚風肆虐的第二季。

首先翻鬆土表，以清理出來的石塊鋪出田埂當走道，並圍出一塊塊的農作範圍。灑上小米種後，一兩週的時間，田園土表便開始陸續長出分不清是雜草還是小米苗的綠禾，稀稀疏疏、密密雜雜的胡亂生長。

同時間播灑的小米種粒，稠密、稀疏的錯落冒出，却看不出誰計較誰的養分多，看不出誰歧視了誰，各自順著心意在石礫中找縫隙鑽出生長，那份野性與自在、堅韌與生機，截然不同於一撮撮的稻苗乖順排列在漾漾水田的束縛。再經過幾回的除草、疏苗，當小米長到膝蓋高，便放任它自由生長直到開始結穗，工作才重新忙碌，小米田也跟著熱鬧起來。

## 二

清晨，習慣在高低參差的玉米稈叢飛進飛出覓蟲的雀鳥，意外發現小米開始結穗的秘密後，便吱喳競相走告。一會兒飛上東邊日照充足而長得較高的小米稈上，大聲急促鳴響宣告；一會兒又鑽進南邊均勻生長的小米叢檢視結穗的情形，然後從西邊鑽出，飛上樹叢饒舌滿園的興奮。而幾天前不知打那兒來的野兔，也受影響的偏離開牠每天穿過小米田到隔壁樹薯田的小徑，幸運地躲過我設置的捕兔鐵夾。

幾隻白頭翁也來湊熱鬧，却不巧站上了我等待捕捉東海岸曙光的相機腳架上。喀嚓的遙控快門聲，驚起了一群群的雀鳥，骨牌似的輪番飛起、群集，又繼續吱喳。此時，我已不自覺的成了這小米田景緻的一部份。當太陽終於站上上海平面時，除了金黃的陽光直探探的梭撫小米粒粒的穗實，鳥稀了，聲寂了，田靜了，而風還未甦醒。

過了早餐時間，太陽開始變得炙熱前的小米田，母親與姑媽以及幾個阿姨嬌嬌接著登場。

她們先在小米田每一個區塊四周豎起樁子，然後連結紅的、白的、黃的尼龍繩。縱橫間相互連結成大目的繩網，並拉出幾條牽引線到工寮，以及小米田四周幾棵可以乘涼的樹蔭下。這樣子只坐在樹蔭下、工寮旁扯動其中一條牽引線，整個尼龍繩網便會在小米田上方搖晃起來；每個縱橫的尼龍繩上，有時也會綁上可以發出聲響的小器物，或另外結些梳開的短繩，那麼繩網搖動時將更加醒目，來驚嚇、驅趕鳥雀。往後的幾天，她們還會網紮假人，或陸續搬來每次選舉後，她們收集來的選舉人旗幟，分別插在小米田各處。



這些原來因為顏色、立場不同，彼此視為寇仇相互對立的候選人，此時也安靜的接受派遣，實踐他們矢志為原住民服務的誑言或承諾。不過我懷疑，除了尼龍繩網拉扯的當下，或者從太平洋吹拂而來的風，一陣一陣吹動時，牽動的叮噹聲，對鳥雀有點作用之外，這些寫了名字、號碼，顏色鮮明的旗幟恐怕只是個佈景，就像大環境根本就當他們是佈景。想起了成群的麻雀，想起了烤肉串，也想起了灑上薄鹽燒烤的香味。而小米田叮叮噹噹，細細的、羞怯的開始有了音樂聲，我知道，是風來了。

風從太平洋海面來，每天日出之後太陽持續照射陸地，逐漸增溫而高於海水，使得空氣因為對流形成風，約在九點十點開始向陸地一陣陣吹送。海風就這麼的撫過東海岸消波塊、鵝卵石與沙灘，夾雜水氣穿過台東市區，沿著西向的上升緩坡，也灑過台東平原大片的田疇，抵達小米田，然後不停留的繼續吹進部落。在拍撫過部落各屋簷前曬掛的玉米、酸菜後，急急的順著山坡向上攀升，將水氣往上堆積在山頭成雲霧。

### 三

東面夠高的小米葉稍，最先得知風來的消息。三兩搖晃了小米稈，卻碰撞了身旁其他較矮的小米株尖束的葉子，遭來娑娑的抗議聲。較高的小米分別解釋著，風卻頑皮的又推了一

下又一下，引來較矮小米株的更多不悅，索性聯合反抗，前後推擠，逼得較高小米株的葉稍仰起後掠，連帶牽動小米穗也不自覺的左右搖晃。整個小米田，頓時前後左右、不規則的悉娑娑搖晃起來。一開始就綁縛在尼龍繩上的小鈴鐺，小瓶罐，也不甘寂寞的叮叮作響，為梳開的短尼龍繩的飄逸妙舞伴奏，也為紛爭的小米株們配樂。

遠處有些鴿群，在低垂的建築線、雲朵間出現、隱沒，有意無意隨風上下移動，聚集又分開。整個上午的小米田，除了風間陣陣的吹送，尼龍繩的叮叮聲，媽媽們彼此的招呼聲與閒聊笑鬧聲，以及小米溫和的躁動，還算顯得平靜與安份。

約在下午三點過後，麻雀們一波一波的飛來，放肆地鑽進鑽出。風一強，叮噹搖動起尼龍繩上的小鈴鐺，撲啦啦的驚飛起一整群，向東向西、左右亂舞；風一弱，麻雀群又重新集結飛入小米田裡聒絮，引起媽媽們的注意，扯動牽引線而受驚嚇、飛起、亂竄。

愈到下午，山頭堆積的雲霧愈多愈厚，而逐漸向下向平原處伸展鋪開。冷涼的空氣偶而形成氣流向部落回送，與西吹的溫暖海風交纏旋捲，不規律的在小米田推移。雖然只是偶而的小氣旋，卻指揮起小米稈葉的摩梭沙沙聲、競選旗幟的刺刺風切聲、瓶罐的叮噹碰撞聲、媽媽們的斥喝驅趕聲、笑鬧歌聲、鳥雀吱喳聲，時左時右、忽遠忽近的流動，增添了小米田的熱鬧、紛亂。

## 四

小米田每天上演著相同的戲碼，隨著小米穗日益成熟，熱鬧的程度愈增，到收割前一天達到高潮。母親不時扯動手中的牽引線，叮叮咚咚的驚嚇起她負責看管的這一區小米田的麻雀。幾週以來的田園工作，使她原本黝黑的膚色更加的黑亮。她表情認真、專注又愉快地說起今年這兩季的小米。而散坐在其他幾個牽引線頭的媽媽們，商討關於還工、換工瑣事的交談聲、歌唱聲，勸酒聲，時而闐然，時而低喃不間斷的雜進我耳廓裡，淡淡的酒氣不時隨著聲音飄來，讓我感受到醺醉感覺的幸福。

夕陽即將隱入山稜線，從山上回吹向海面的風，已經越來越明顯。要不了多久，風停、鳥歇，小米田將又歸於平靜。突然間，我想起了李奧帕德在《沙郡年記》裡的〈玉米田的風〉，也不顧母親是否同意，自願自的，我認真的唸起了一段我稍早的心情給母親聽：

Nandaw zawa ni nani yi valanaw mu,  
na valy, gamuwan za smaṅal za mam, demawar zi smasnay,  
masan gana hayiamm yi zawazawa, muvivi zandaw aṅez za smaṅalan.  
Na gemazu na valy mu, maṛayas murun za bagalidek zanda aṅez.

Muna gemazu zi, naruna muwaraib na zawuzawuam mu,  
bamly sahaṣ bagarum gana valy, muguwa mehilahi gana zawa,  
buwalang smenay ganaruna hayiam zandaw niwaragan.  
Nangu aṅez mu, nu azawila nandaw snayian na hayian mu,  
yiru nangu gininezan na snay mu,  
gamaw nindaw biniwaragan banahu ganini na wari nu murhani da.

在台東，我母親的小米田裡，  
風始終雀躍，卻不匆忙，  
就像小米田裡永遠不會少的麻雀，隨興飛舞而啁啾。  
那樣的風總是帶來一些適意與涼爽。  
正因為如此，一群輪工換工的老人家  
喜歡差遣著風，搖動著小米稈，  
伴奏他們隨興的歌謠為麻雀的飛舞配樂。  
也許，當雀兒啁啾漸稀時，  
我所聽到最後的歐海洋歌聲，



## 距離



距離，就像在東海岸撿拾貝螺的童年時光，那個始終丈量不清，又遙不可及的太平洋那端。

那是今年小米季節的謝幕禮。

母親停了停動作，好奇問我唸什麼，我回答是關於小米田的心情，母親哈哈大笑沒多說什麼。是笑我母語不熟稔的怪腔調？還是我寫詩刻意添加的語彙，讓她覺得似懂非懂的好笑？我不知道。但母親平靜的接著說，明天收割後，這塊田的地主，將不再同意她們繼續耕種。母親語氣上沒有太多的不捨與埋怨，也許是因為她習慣性的知足與感恩，卻讓我感到愕然而久久不語。

地主害怕田地由他人耕種，而最後收不回來的的心情我可以體會，但是寧願讓良田荒廢成蕪的小人之心，我卻怎麼也無法釋懷。

我知道，明年的小米季，母親一定會覓地另闢田疇，就像年年來的風，就像永不會缺席的麻雀，就像小米田裡野性、自在、堅韌的小米禾芽總會找到生機，母親是不會停歇的。

只是，這一季小米田的謝幕禮將響起，明年，我會在那兒歌詠小米田的風？

二〇〇四年獲「二〇〇四台灣原住民民族散文獎」第二名。

二〇〇五年三月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十九期。

二〇〇八年日譯版《母の粟畑》，松本幸子譯，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文學選6：晴乞い祭り》。日本草風館出版。

想起Jack昨天半開玩笑地說今天要來公司看她，小倩一下子心裡吊桶似的七上八下。「他真的會來嗎？」她放慢整裡櫃檯的手，嘀咕著，眼睛本能的向四下看了看，顧客中沒發覺他的影子。

小倩到這家百貨公司的化妝品專櫃工作，有半年的時間了。除了上班外，剩餘的時間就兼職某傳銷公司的顧問，平時應直銷商的要求，提供化妝與保養的必備常識、知識，正是這種因緣而認識了Jack。

他是顧客的哥哥。標準的陽光男孩，喜歡戶外活動，健談、開朗，臉上常堆滿笑容；黝黑健碩的外表，性感兼感性，像是故鄉水璉的阿美族男孩，很有親和力，截然不同於在公司進出的男孩。

昨天遇見他，說今天要到公司偷看她，害的她一大早醒來梳妝，想讓自己更亮麗些，也不理會小妹罵她神經病，甚至有一句沒一句的挖諷：

「唷：戀愛了……」

「唉呀：我的心上人……」

「誰來愛我唷？……喔！是你？」

小倩在思忖中，有股淡淡的甜蜜泛自心頭。

「他真的會來嗎？」

「也許他沒經過櫃檯，直接進電梯上運動休閒部去了！」小倩胡亂猜想。

「嗨！大美人！妳在等人嗎？」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

「是他！」小倩驚喜，腦海立即浮現Jack的陽光笑臉。

回過頭，果然不錯，古銅色的英俊臉孔，正微笑著注視她呢。

「嚇我一跳！什麼時候來的？買東西嗎？嗯……請坐！」小倩興奮的有些結巴不知所云。

「坐？坐哪裡？什麼時候百貨公司化妝專櫃前擺了座椅？」Jack存心捉狹。

「啊！」小倩驚覺失態，兩朵紅霞飄上臉頰，阿里山櫻花似的紅燦燦，美麗極了。

「買東西嗎？」她稍稍回過神，眼裡還裝滿著來不及褪去的柔情。

「是呀！上星期折斷了幾支箭，一直唸著要來看看，剛好今天想來看妳，順道買了幾支。」他撥弄了手裡幾支碳纖弓箭，眼睛仍停留在小倩溫柔的臉上。

「妳好漂亮！」

「謝謝！」小倩不自覺的輕快起來了。

看看鏡裡反射的自己，恰當的身材比例與白皙皮膚，顰笑間絲毫不掩飾青春女孩的亮彩，動人曲線明白宣誓生命的活力。

「我真的很美！」她自信的這麼想著，交談中更加感覺愉快。



逃



「錢怎麼會是唯一可以談的東西？原住民就應該被不禮貌的討論嗎？」阿強心裡吶喊著，卻不猶豫的，一下子鑽進他的SAAB 9-3，敞開篷子，讓引擎吼了幾聲，逃離這個無禮的飯局。

她其實一直是個美麗自信的阿美族姑娘。

「喂，番仔！」隔兩個專櫃的距離，一個男孩朝著Jack叫喊了起來。

「靠，誰是番仔？我有那麼沒水準嗎？」Jack一臉笑容回了話去。

「他是我大學的同學，老喜歡叫我番仔，我的黑可是曬黑的，不是生來就髒髒沒水準的那種喔。」Jack笑著臉，努力的解釋著。

小倩沒立刻接話，臉上仍掛著笑臉，禮貌的聽他說話，但心裡頭卻悄悄的張裂了一道溝痕，且逐漸加深加寬，橫亙在小倩與Jack之間。那個距離，就像在東海岸撿拾貝螺的童年時光，那個始終丈量不清，又遙不可及的太平洋那端。而公司的冷氣從沒有這麼冷過。

二〇〇一年八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喂！阿強嗎？我是大偉啦，週末有空嗎？」

「週末……不一定耶，約了客戶，時間還沒定下來，有事？打球啊？」

「打球？愛說笑！週末是老婆孩子的時間，我只能陪他們，其餘免談啦！」

「那……還有更好的事啊？」

「當然啦！記得我跟你提過公司的蔡小姐嗎？我約了她這個週六晚上吃飯，介紹妳認識，你的時間調得來吧！？」

「應該可以，幾點碰頭？嫂子同意你出來呀？」

「你的大事她當然同意啦，還交代一堆注意事項呢。六點鐘，老匠茶藝館，成吧？」

「成！再連絡啊！」掛上手機，阿強有種說不上來的空虛感覺。

大偉是他大學同學，畢業十年來始終保持著穩定的生活態度。結了婚，生了一對漂亮女兒；守著一份五、六萬的工作，假日總是全家各地遊蕩，從不浪費時間在不必要的應酬上。看看自己，蹉跎多年，職務漸漸穩定，荷包也豐盈了，但青春也浪擲在客戶的邀約上。夜深人靜，午夜夢迴時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大偉夫婦關懷的噓寒問暖，及父母對三十出頭未娶的殷殷盼望，每每搔爬著阿強內心刻意掩飾的落寞。

想起老家尖石鄉已經嫁作人婦的青梅竹馬，他心裡一陣痛。當年他執意放棄老家薰衣草的農作，選擇大學的財金系，並在畢業後投入證券業。卻換來女朋友的質疑他眼裡只有金錢，辜負了父母的期望，也漠視了部落族人希望他留在家鄉承續傳統的託付。因此，她刻意選在他大學畢業那天，與部落的青年結婚。

「她現在好嗎？」阿強腦海浮掠她的影子，引起心裡一陣唏噓。

他決定赴約，希望真能幸運的認識個好女孩，一個像他心裡始終淡忘不了的那個倩影。

週末的傍晚時分，府城沉浸在滿天的霞雲。風挾著一點屬於八月黃昏的懶洋，暖暖的吹拂，半催促的趕著下班回家的人潮。

阿強準時到達茶藝館，帶著一點好奇，好奇今天的女主角，會是個什麼樣的女孩。

「嘿……阿強，這裡！」大偉見到了他。

「嗨……大偉！」阿強揚起手，帥帥的回了個招呼。隨著服務生的引導，走近大偉的座位，相鄰座位上已經坐著兩個女孩。

「介紹一下，這位是阿強，X大投信業務經理。」

「這位是公司的蔡小姐以及她的朋友吳小姐。」

大偉很規矩的介紹著，阿強也禮貌地各遞上自己的名片給兩位小姐。

「謝謝！」蔡小姐雙手接過名片，非常有教養的看了看，微笑並謹慎的收進皮包裡。看在阿強眼裡，心裡開始有了一點喜歡。

還沒坐定，耳廓已經響起了吳小姐的聲音：



「業務經理耶，你真優秀，年紀輕輕就當經理，薪水很高喔，一個月多少錢呀？你是不是很有錢啊？你幫我介紹幾支股票好不好？」

阿強還沒坐定，連串的問題，讓他感到胃酸急驟分泌，一陣噁心直衝喉頭，想立刻逃離，但還是禮貌性的朝她點點頭，正猶豫要不要落座，手機卻滴……滴……的響起。

「對不起！我接個電話。」阿強順勢轉身出門。

「喂……您好！」

「明華啊！你死到都位去啊！」

「對不起，我是阿強，你打錯電話啦！」

「啊！攔唔對喔？哇……失禮！失禮！」

阿強收起電話，正想走回座位，座位上卻傳來吳小姐的聲音：

「哇，他好帥喔！好像有原住民的血統喔！」

「應該不是啦，他那麼白，國語又那麼標準，應該不是吧！」蔡小姐停了停，又接著說：「妳不知道啊？原住民最沒水準了，黑黑髒髒的，講話都會什麼的啦、的啦的。我搞不懂，講國語有那麼難嗎？」說話的蔡小姐表情上極力保持她的「教養」與矜持，嬌滴滴的，輕輕聲的。

「就是啊！經理耶！證券業的經理耶！怎麼可能是原住民？」吳小姐揚起的聲音，驚動

了鄰座幾位客人，向他們望來。

兩位小姐的對話，一個字也沒漏掉的搥進阿強心裡，噁心的感覺愈加強烈，臉上雖然堆起了笑容，但一個念頭閃過，趨近座位時，急忙說：

「真是抱歉！台中來的客戶，要求協助解決一筆四千萬的基金，我必須立刻趕回去。蔡小姐，真的很抱歉，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說完也不等回話，便向大偉使了個眼色，急急逃離出門。留下一臉錯愕的蔡小姐、吳小姐，以及體諒卻非常尷尬的大偉。

茶藝館外的天空，橙紅中逐漸沾上黑影的晚霞正霓染了整個西半邊。

「你說這個城市太無禮，我卻覺得你亂有水準。」阿強不自主的想起高中畢業那年，與尖石鄉青梅竹馬的泰雅女孩，同遊台北時她說的話，心裡一陣泫然。

「錢怎麼會是唯一可以談的東西？原住民就應該被不禮貌的討論嗎？」阿強心裡吶喊著，卻不猶豫的，一下子鑽進他的SAAB 9-3，敞開篷子，讓引擎吼了幾聲，逃離這個無禮的飯局。

「喂，大偉先生！」吳小姐還沒忘記她的問題：「你那朋友一個月多少錢哪？」

這時，一陣噁心及胃酸，也開始在大偉體內大量分泌，急速翻轉。

「二十萬左右吧！他是新竹尖石鄉的泰雅族人。」大偉應著，面對眼前外表還算體面的女人的不屑，他的聲音聽起來還算掩飾得很好。他開始後悔進門時，顧忌禮貌地把手機關

薑路

巴代  
短篇小說集

## 回家



他失神地拎起背包，草綠色背包上「保家衛國，愛鄉愛家」的漆白字樣在濃霧中隱約可見。

「其他人呢？怎麼會這樣？國家……德政……？」

掉，望著大門，他快按耐不住想逃的衝動。

二〇〇一年九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回家的路上，在換乘了第二班接駁的客運車後，都馬思硬逼著自己小睡了一會兒。為的是客運車終站處，他還得走上兩小時的山路。回家的興奮讓他從頭到尾都不感到疲倦，但他還是閉上眼睛休息。

「喂，駕駛先生，我那邊停啦！」

都馬思睜開眼，正瞧見一個中年人，提著幾包東西搖晃著走向司機座位叫嚷著。濃重的山地國語腔調，與粗壯的肩胛，讓都馬思感到親切與舒服。

他伸手摸了摸行李袋突起的部份，帶回來的兩瓶高粱依然安好。

父親一定會很高興的。他心裡這麼想。

他腦海裡浮起一年前休假回來時，父親初嚐金門高粱的驚訝表情與不停讚美的愉悅，不由得臉上揚起了笑容。

上個月，父親託了算是鄰居的拉瓦來信說，家裡一切都好。玉米田附近有個山豬家庭，父親準備在小山豬能獨立覓食以後，捕殺老山豬，並且烘乾後腿部份，等著為他退伍接風。信上並說，今年玉米田收穫不多，除了山豬，還有些獼猴來取食。所以，媽媽也在附近栽種了些鵝菜，山萵蒿，填補平時菜餚，也等他回家解解饞。想起這些，都馬思嚙了嚙口水，他很久沒吃山豬肉、野菜了。當兵兩年，他倒像被關進動物園的野猴，成天吃餵食的食物，糞便不再有野菜的香氣。

車停了停，又繼續開動……

都馬思在偶而憋不住興奮睜開眼的幾回中，注意到了沿線馬路比一年前寬了許多，新鋪的瀝青，新漆的分向線與邊線，在蜿蜒的山路上顯眼的讓人感到安心。

部隊長官說的沒錯，政府的確很照顧原住民，連這麼偏遠的地方都鋪上這麼新的柏油路。

都馬思心裡有個從來沒有過的奇妙感覺，覺得兩年貢獻給國家是正確的。他為他一度因為是獨子服兵役，無法照顧父母親，而厭惡軍旅的行為感到歉意；也為同是獨子，卻只當不到一個月便辦理退役的平地人同志離開兵役時，自己歇斯底里的抗議種族歧視的舉動而不好意思；甚至開始覺得當時營長送他進禁閉室關二十九天，是正確的處罰。畢竟國家是如此照顧他們的族人啊。他深信回到自己的部落，族人一定以他能在軍中盡忠服役為榮。

她會不會以我為榮呢？

他想起相隔二十分鐘路程的鄰家女孩拉瓦。那個從小用功讀書，成績一直很好的美麗姑娘，心跳卻突然莫名加快，臉不自覺的紅了起來。沒注意車子停了下來，一直到司機回過頭很禮貌的注視著他一段時間，他才發覺。

他是這個非假日班車的最後乘客。下了車，跟一路沒搭話的司機先生揮了手。他才發現，柏油新鋪的馬路似乎還繼續的往前往上延伸。幾輛轎車從客運車邊駛過，他有點疑惑，

是不是下錯地方了。但高聳的幾棵杉木以及並挨的幾間木屋，仍是熟悉的那幾戶人家。站牌前那間小店，依舊是那缺了門牙的老闆，呱呱的聲調也沒變多少。若真有一點不同，應該是隨時突然出現的車輛和遠前方兩三棟漂亮的有些不搭調的水泥建築物，以及木屋過去一些些，國小分校的破舊門牆，漆刷了看起來好像是父母親衣服上的圖樣，但仔細看又不完全像的裝飾。

呵呵……看來政府真的很照顧我們同胞，很多人變得有錢了，明天帶父親母親下來看一看。

他愉快的想著。

不對，會不會爸媽也被照顧得很好？他腦海閃進了美麗的圖像。

兩年服兵役，沒照顧父母的愧疚感稍稍淡了些，整個人興奮起來了。沒注意到經過的轎車內投來的眼光裡，梭巡動物園似的好奇與生冷面孔。他揩起了印有「保國衛民，愛鄉愛家」軍用大背包，越過馬路，遁入幾棵杉木的夾縫中的小徑，他真想就這麼直接飛到家裡院子。

過了中午的山區小徑，樹林內漫瀾著原掛在天上，下沈變成霧的雲。濕冷的空氣中，枯枝落葉的腐朽氣與動物皮毛的混雜味，讓都馬思心情更加的愉快。

他記起父親說孩提時期，最喜歡跟祖父在這樣的霧裡活動，因為經常撞見迷路的動物。

而母親也最愛在大霧裡採摘野菜，說是味道最脆甘。

沿著稜線而上，不消一個半小時便抵達七、八戶人家的小部落入口。他想像著爸媽今晚準備的豐盛食物，因為一個月前信上是這麼說的。他想像拉瓦會在家裡等他，信是她代寫的，她知道他要回來。想到這，他心跳又變快，他幾乎感覺到心臟撞擊著咽喉。

濃霧裡，他快步準確的往家裡走。霧薄處，出現個人影。

「爸！我回來了！」他興奮的叫著。

「咦？你不是拉瓦的父親嗎？我爸媽呢？」

「十天前你爸媽被警察帶走了？」

「什麼？為什麼？」

「一個月前國家公園正式成立，你爸爸獵了山豬，你媽媽採了野菜，所以都抓走了，知道你回來，我等著告訴你這些，先到我家吃飯吧。」

轟！

都馬思腦裡一片空白，像是包圍著的濃霧一樣白。

他模糊的記起，剛才幾隻猴子在他家屋頂上，掀翻厚樹皮瓦，路徑上也長了不短的雜草，整個部落只有拉瓦他爸爸一個人。

他失神地拎起背包，草綠色背包上「保家衛國，愛鄉愛家」的漆白字樣在濃霧中隱約可



# 阿彌陀佛



連野生動物的生存權都能注意到，讓先覺法師對年輕和尚的慈悲心，感到欣慰。不由得多看了幾眼釋慈和尚那張白淨年輕的臉。

見。

「其他人呢？怎麼會這樣？國家……德政……？」

都馬思的背包底拖在泥巴路上，刮出了一條斷斷續續的痕跡。他機械的、木偶似的跟著拉瓦的父親失神的走著。經過剛才路過的樹皮屋頂房，幾隻獼猴只抬起頭來看看，其中一隻猴，掀起一片瓦向後甩去，連頭都沒抬一下。

二〇〇一年八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先覺法師最後終於，還是決定接見釋慈和尚，一個最近在塵俗媒體紅得發紫的年輕和尚。

兩年前，一個講經會裡，一位年輕和尚在先覺法師講經會上中途打了岔，問及眾生無等級，普羅大眾無高下，慈悲心亦應無分，但何以慈悲心下怨懟仍不已？紛亂卻不見消息？

先覺法師抬起眼皮，見著一雙清澈的年輕眼神裡，含滿著憂慮與疑惑。他決計不計較這年輕和尚打破他三十年講經，從不許有人打斷的慣例。

「善哉！世間法，世間求，盡心而為、量力而行，年輕的師父。」他鼓勵著說。

最近兩年來，先覺法師陸續聽到有關這年輕人的事，尤其對關懷生命與保育的相關議題。他雖感到興趣，但對於出家人過度曝光在媒體的厭惡，讓先覺回絕了這個月以來釋慈和尚第三次的求見。

「阿彌陀佛！」釋慈和尚在小沙彌引進經堂後，向先覺法師合掌行禮。

先覺留意了這年輕的和尚，發覺他眼裡多了自信與滿足，隨即堆起笑意頷首。

「師父，多年不見，一切順心？」釋慈和尚開了頭，語氣有些興奮。

「我佛慈悲，一切順拂，釋慈師父可安好？」

「我佛見憐，這兩年安順，並用心普渡眾生，見我佛慈悲。」釋慈和尚想起這段時間為關懷生命所做的付出，雖覺得居功的不謙，但還是說了。

「善哉！」先覺法師應著，覺得眼下的年輕師父果然有所長進。

「兩年前聽師父說法後，小僧隨即關懷流浪犬的勸善工作。佛佑這流浪犬眾生，終於有了新的家園，有不少善心的菩薩志願投入這工作，與佛結緣。」釋慈不急緩，恭敬的向先覺法師報告。

「善哉！」先覺想起台北流浪犬之家，近千餘隻的收容犬，點點頭，衷心的合掌讚美釋慈和尚普渡眾生的菩薩心腸。

「去年初，小僧到南投一帶說法，以眾生輪迴的道理，說服了一群移墾的居民，放棄整片山坡地的檳榔、茶樹種植，讓原棲息在這裡的野生動物眾生重新繁殖，也避免山坡地土石流的發生。那些居民感動的在那山坡地興建了一間大佛寺，並希望小僧定時講經弘法以渡蒼生。」釋慈和尚繼續說。

「善哉！」先覺法師應著，並想起了去年初一則新聞。報導一群人集資到南投地區，開墾山坡地近十年。在賺了不少財富後，蓋了間佛寺，並放棄繼續耕種，轉而專心管理大佛寺。今年底，聽說已經陸續發現野生動物出沒該地。

連野生動物的生存權都能注意到，讓先覺法師對年輕和尚的慈悲心，感到欣慰。不由得多看了幾眼釋慈和尚那張白淨年輕的臉。給人慈悲的感覺正不時地從他犀利、善於表達的唇邊溢出，那樣的自然動容。



假以時日，他會是個很好的弘法師父！

先覺法師欣慰無比的想著，眼睛因笑容的堆擠，而眯成了一條線。

「最近這幾個月，為了物種繁衍與山林保育，小僧努力的說服普羅大眾，在反對設立國家公園的同時，應該堅決反對當地居民從事野蠻殘暴的狩獵行徑，甚至不容許假文化之名，從事違反自然保育的生活方式。」釋慈和尚臉上泛起出家人難得的嗔怒，令先覺法師覺得驚訝與不安。

「預定的國家公園內，居然世代居住著七、八戶人家，非常可能危害數量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所以小僧便強烈建議政府輔導他們轉業謀生，以免野外眾生遭捕害，以顯我佛慈悲。」釋慈補充說。

「阿彌陀佛！」先覺語氣突然沈了下來，結著眉，想起七天前，有幾戶人家曾經到寺裡吃齋飯。男人粗壯結實的身軀，與呆滯絕望的眼神非常不搭調。一行人沈默不語，飯後便離去。而前些時候的報紙報導：×××國家公園內發現一小型部落，殘留有七、八戶長草蔓生的樹皮瓦屋，及廢耕的小型田產。根據現場狀況判斷，這部落荒廢已有數個月，而居民不知所終。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先覺法師雙手合掌，喃喃唸佛號，一句又一句，而心情愈加沉重到谷底，忘了釋慈和尚

在旁嗚嗚不斷闡述這兩年的善行。

二〇〇一年三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相思樹上的白漆線



烏瑪夫的父母，經常是搶著雨來的空檔，種植高麗菜與輸送。長久以來，他們就習慣以相思樹上白漆線，作為溪水暴漲的記號，並依此決定烏瑪夫上學，或家人到部落採辦雜貨與否。



烏瑪夫撇過頭向左，抬起左臂，以上臂內側搗住鼻孔，然後手臂向左橫拉的同時，頭向右轉動。頭與手臂，像兩個相鉗的齒輪一樣，往兩個反方向轉去。一直流不止的鼻涕，讓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複一次這個動作。他的眼光總是有意無意的，頻頻投向溪邊桃子園旁，那三棵環抱粗的相思樹上，以白漆劃的橫線。

雨已經下了三天，河床的溪水，水位越來越高，越來越混濁，雨卻越下越大。今天早上，他頂著雨水走了一個多小時到學校，濕了衣服不說，還滑了三次跤，衣服、書包、鞋子，尤其褲子糊上一大片的泥濘，讓他在班上被所有人嘲笑。

「三次耶，竟然滑了三次跤。」想起今天早上的狼狽樣，他感到窩囊極了。

烏瑪夫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從家裡到部落裡的國小分校上課，每天要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路程。雖然去年底鄉公所為這個部落，開了條產業道路，方便農作物的輸送，但由於經費分配不當，相關承辦人員吃上了官司，這產業道路自然也就沒鋪上水泥，還為了縮短長度，開成一條平均坡度超過三十度，無法雙向通行的泥巴路。平常不下雨的日子還好，一下了雨，就會變得又濕又滑的泥濘路。

他的父母沒能力購買像爬山虎或機車的搬運工具，為了高冷蔬菜的栽植，又不得已要留在遠離部落的溪邊上游山坡地上的家，所以每天只能由烏瑪夫自行走路到學校。不過他們允諾，這季的高麗菜賣了以後，加上去年與前年的積蓄，就可以買一部爬山虎。也就是說，每

天可以送烏瑪夫上學，高麗菜也可以直接送到部落的集中地，省下請人搬運的工錢。

但是烏瑪夫對這件事的期待，在早上摔了幾跤之後，已經冷淡多了，明天不去上課，才是他現在最期待的事。

他又朝那三棵相思樹的白線望了去，握著菜刀機械性動作的手也停了下來。從剛才放學後，他就坐在門前，剃著高麗菜，準備調理飼料，餵食上個月母親買進的十幾隻鴨子，只有在擤鼻涕的空檔才挺起腰。

「水位越來越高了。」在烏瑪夫的失神中，耳邊響起了父親低沈雄渾的聲音。

烏瑪夫回頭，看見父母親，銅像似的，兩對眼睛炯炯的望著溪床，背篋帶子緊緊貼著頭頂，雨水傾盆的從頭頂、臉頰、領頸、背篋流下。

而相思樹上的白漆線在灰濛的雨瀑下，還隱約可見，而滾濁的溪水夾著大量的泥沙，已經快平了相思樹上的白線。

他的父親與母親同時從頭頂吃力的卸下大背篋，背篋裡滿滿的塞著一顆又一顆剛採下的高麗菜。從今天早上烏瑪夫上學前開始，他的父母不顧大雨，已經一次次的來回摘採搬運，到烏瑪夫下午放學回來，門前空地早堆起了一座高麗菜小山。

烏瑪夫的家，是在部落旁無名溪的上游，遠離溪邊約一百公尺的山坡上。父母親在河床沖積的坡面種植高麗菜，因為土壤、水氣含量與溫度適宜，所以種出來的高麗菜口感極佳。



遠在十幾公里外的小鎮菜市場，常以他們的高麗菜作為第一優先收購。只是這塊高麗菜種植地，是溪邊上游沖積而成的石礫斜坡地，連續幾天大雨就有被沖刷崩塌的危險。

溪水下游有座聯外的木搭便橋，是他們家對外進出的產業道路在溪床上的唯一通道。常常因為溪水暴漲，而無法通行。偏偏地形雨不分冬夏，完全不同於傳統的雨季區分。所以，烏瑪夫的父母，經常是搶著雨來的空檔，種植高麗菜與輸送。長久以來，他們就習慣以相思樹上白漆線，作為溪水暴漲的記號，並依此決定烏瑪夫上學，或家人到部落採辦雜貨與否。

相思樹距離溪邊約三十公尺，三棵樹等距而生，白漆線離地有兩個人高。從烏瑪夫家的院子前緣，往下看樹幹上劃的白線，並向前延伸到對岸邊，白線看起來，恰好離溪水面高度約一尺。只要溪水高過白線記號向對岸山壁的延伸線，下游的木橋就會被沖垮，他們就得困在這裡半個月以上。每年總要被沖垮個好幾回，烏瑪夫一家人也總會在大雨過後整修木橋，而且年年如此。

「雨再下下去，我們恐怕只能收成這些了。」烏瑪夫的父親喃喃著，心裡卻擔心整個坡地的高麗菜。卸清背簍裡的高麗菜後，又消失在雨瀑中，他們盡可能的想搶些時間多採。

烏瑪夫繼續剝著高麗菜，心裡卻暗自高興，照這雨勢下去，天完全黑以前，水位就會越過相思樹的白線，木橋就會被沖垮，然後他又可以很多天不用上學了。想到這裡，他忍不住吹起口哨來了。

大雨嘩沙沙的聲音，掩蓋了他的口哨聲，同時也掩蓋住遠處一陣陣轟隆喀啦的滾動聲，烏瑪夫並未察覺，但注意力卻被溪水面的變化給吸引住了，突然有種莫名的恐懼襲上心頭，停止了動作，怔忡的呆望著。

只見混濁的溪水面上，斷斷續續的發現樹枝、綠葉、雜草浮沈，偶而也夾雜些樹幹、石塊。不一會兒，出現了高麗菜與泥沙激烈的攪動景況，一顆顆一群群。

從烏瑪夫的位置望去，溪水面雖然逐漸向上漲起，卻始終漲不到白線的高度，但溪水這岸的水線，卻逼向相思樹而沖刷擴大，看起來就像溪水正一寸一寸的往相思樹底下接近，最後越過樹頭，把相思樹夾在溪水道中央後，停止擴張。然後換成對岸的水線逐漸往上升到達白線。這一來一往之間也不過幾分鐘的事。

當烏瑪夫的父母空著手，全身濕透而衣服多處撕裂了出現在他面前時，溪水已經夾著大量土石，凶猛的切割他們房子前的坡堤。而相思樹掙扎著挺立在溪中，看起來，那白漆線正載浮載沈的在溪水波濤裡。

三天過後，雨停了。

烏瑪夫家的高麗菜園，一如過去被沖刷殆盡，原先十幾公尺寬的河道，被刮刷似的寬成數倍。桃子園與河堤變成了水道的一部份。

又三天，溪水雖然最後還是偏回了原來的水道，溪水依然凶猛。整個河床已經高起了數



公尺，劃著白線的相思樹，一大半埋在溪床裡，只剩下上層細枝極的樹葉冠。便橋與鄉公所才開闢的產業道路早不見了蹤影。

父子倆，站在原先搭著木橋的溪岸，看著黃濤滾滾的溪水，各自想著心事不語。

「這裡會蓋大橋嗎？」烏瑪夫想起十幾公里外的鎮上，那座又寬又長卻與小溪不成比例的鋼筋水泥橋，打破沉默問著他父親。

「不會！這裡只有我們家兩張山地原住民的選舉票。」烏瑪夫的爸爸頭也不回的肯定回答。

「會不會蓋大堤防？」烏瑪夫想起上次遠足時，鎮上那條臭水溝兩旁的大堤防，堤防外有著很寬的防汛道路，道路上車來車往，不死心的問。

「不會！這裡沒有溫泉，也沒有寶石。」烏瑪夫的爸爸口氣肯定，卻又不由自主的陷入沈思。

「爸！那我們還要不要劃白線？」烏瑪夫想起被土石流掩蓋的白漆線，突然有股想上學的莫名衝動。

「要，就在那幾棵相思樹的枝上。」烏瑪夫的爸爸，想也不想的回答，口氣依然堅定。

「走吧，我們一起抬些木頭，等水退去，再來搭木橋，種高麗菜。」烏瑪夫爸爸的口氣

裡，聽不出發生過什麼事。倒是混濁的洪水夾著石塊木頭，湮湮的在整個山谷中響個不停。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老曹



老曹推進手術房的當時，她從醫院出納櫃檯領走一包，裝有三十七張仟元大鈔的信封袋。連同屏東三個部落，經她介紹看婦產科而切除子宮的，老曹恰好是第二十七個。



幾個女人又嘖嘖喳喳的開始她們的 tea time，端茶的端茶，沖咖啡的沖咖啡，連瘦不啦機，一副骨本流失光了的小妹，也擺起咖啡研磨機，說是提高生活品味。

自從換了個老總，整個辦公室換了氣氛。洋玩意兒的 tea time 讓辦公室一群屈退的阿姐阿哥們，突然找回青春似的有了生機。下午三點半一到，一定圍在一起，你家的狗、我家的貓的閒扯。要不，就是誰退休了如何如何，第二春如何如何開拓，退休金又怎麼怎麼，好像人一退休，生活就變得美麗無限。

「生活嘛！不就是多賺點錢嗎？還品味什麼？這些女人！」

老曹屈在辦公桌雜亂的文案後面，手指滴滴答答的敲著計算機，嘴巴咕咕噥噥。沒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財產可以算，沒人知道他嘴裡咕噥什麼玩意兒？所有人也懶得理他的陰陽怪氣。

「人總要積極規畫人生嘛，每天在這混吃等死有什麼出息？」

老曹最瞧不起這些婆碎，所以一等到可以領月退休俸，他就提出退休報告。

「憑我的聰明，如果在外面都混不下去，我勸各位留在這裡混吃等死吧！」在一次會議上，他就這麼公然教訓起這些在他眼裡沒出息的老傢伙。

老曹也確實聰明，隨便拿份資料，就能立刻上場作簡報。上班時間大家假裝忙碌的杵在辦公室充當擺飾品，他老兄一定躲到他另闢的辦公室，公然做起了他的股票買賣，誰要多說

兩句，他就咬著誰不放。時間久了，辦公室也就當沒這個人似的。老曹也樂的過他自己的生  
活，作他的雄偉大夢，從不理會辦公室的話題。

「退休前重殘可以多領六十萬。」

一個面皮緊緻，外表與實際的年齡有相當落差的大姊，丟了這句話，讓老曹像是被老媽子擰了耳廓，不得不聽下去。

「有個人退休前把子宮拿掉，然後報殘，領了六十萬。」

又一記雷響，轟進老曹耳朵裡。

「哼！什麼玩意兒，為了六十萬出賣自己的身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耶！」

老曹沒抬起頭，朝著一群哈拉交談的女人，丟了一句話。硬是把一群女人剛才的愉快給丟進垃圾桶。

「人家是長了肌瘤不得不割，你懂什麼？」一個阿姐沒好氣的頂了回去。

「我看吶，她一定是存心設計好的。六十萬吶，我拿去玩股票，別一年我就收回一百萬啦，妳們怎麼知道她不是故意的？」老曹提高聲調的說，頭也不看她們一群，眼睛盯著剛才翻開的曲線圖，堅定的說。

「你有沒有人性，這種事能開玩笑嗎？」發話的阿姊氣的直噴煙。

「還好他不是女人，要不然，他會為了六十萬去割子宮，別理他。」

另一個大姊看不過去，也來助陣。一個 tea time 快變成了戰場。

老曹抬起頭看了看，這回他沒再說話，那位大姊的話，在他心裡起了些怪怪的變化。

老曹退休前兩個月，住進了那位表面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了許多的同事大姊所介紹的私人醫院，割除他一歲時身上割剩的另一套生殖系統的子宮部分。據說，進手術室前，他躲進浴室偷偷哭。因為，他終於可以在四十五歲時，成為完全的男人，而套牢多時的股票，眼看就有機會攤平翻身。

「二十七！我看你多聰明。」介紹老曹的那位辦公室大姊走出醫院，冷冷的說。

老曹推進手術房的當時，她從醫院出納櫃檯領走一包，裝有三十七張仟元大鈔的信封袋。連同屏東三個部落，經她介紹看婦產科而切除子宮的，老曹恰好是第二十七個。

相同的是，她領了第二十七次的介紹費，而且從第二十六個以後，每增加一個，她就多領一萬。不同的是，其他二十六個部落婦女，是因為看婦產科，醫師有意無意的醫療過當而切除，除了健保支付，她們沒領到一毛錢。而老曹是為著六十萬元的保險傳言而切除。弔詭的是，老曹兩套生殖系統的事，如何為人得知？老曹有無領到保險金？而那個女掮客如何一次又一次得手？無人得知。因為老曹手術後感染，在重回醫院後一週便去世。至於那些蒙在鼓裡的原住民婦女的醫療權益，誰去關心？恐怕跟老曹的秘密一樣，永遠有人好奇，並等待

從中獲取利益的機會。

二〇〇二年七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吳公恩師



還有一點，我太佩服我們老師了。他超愛做家庭訪問的。而且很敢跟部落的大人吵架喔。他每次做家庭訪問都會到處指導呢，從種樹豆、地瓜、蓋房子、織布、雕刻、放陷阱他都要指導，真是厲害。

你真的很煩勒，一直問，一直問問題，你不要再問了好不好？再幾題就好了喔？好！就幾題喔。你問吧！

誰是我記憶最深刻的老師喔？你的問題好好笑，問我這幹嘛？喂！只准你問我，不許我問你喔？

好好好……，別唸啦，會煩死的啦！

我記憶最深的老師，應該是吳公恩師吧！小學五年級的班導。吳公，不是蜈蚣啦，就像蔣公，那個公啦！他要我們這樣叫他啦，從第一天他就要求我們這樣叫他。他說，像他這樣有抱負、有理想，肯到我們這個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教我們這些不開化的小野人，教育部應該頒獎狀，部落應該替他塑像的，所以，以後要叫他吳公恩師。

對這有什麼感覺喔？沒差呀，叫吳公跟蜈蚣都一樣呀，因為我們私底下都叫他蜈蚣恩恩啦。

不過他真的很特別。他說他畢業成績很優秀，然後第一志願的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呢。他跟其他每天喝酒，上課不知道上什麼的老師，真的很不一樣。

蜈蚣恩恩真的很認真，每天下課放學都會逼我們留下來讀書呢，而且敢跟我們的爸爸媽媽吵架喔。他常說什麼，現在不讓我們每天多一點時間留在學校讀書，以後更沒時間讀書了。我很喜歡留下來，這樣就不必一回家就要剝野菜、餵鴨、生火燒洗澡水、洗米上鍋。可

是，爸媽到田裡做工很晚才能回來，等他們回來做完這些事、洗完澡、吃晚餐都拖到晚上九點，累死人了。

還有喔！他常用自己的時間教我們作功課，假日也是一樣。他常抱怨城鄉差距太大，又抱怨之前老師的教法，無法銜接他的新教法。城鄉差距是什麼？又差多少？跟我們這些人有什麼關係？城市的小孩不必上學嗎？他們的營養午餐是不是都吃麥當勞啊？不就是個課程嗎？怎麼還有新教法、舊教法？有什麼差別呢？老師看起來雖然不是那麼快樂，但是認真的很奇怪。我就不清楚，教得這麼不快樂幹麻還要教？

他很喜欢送我們禮物喔，有的時候一個學期送的禮物，比我爸媽兩三年給的還多。他最喜歡送我們遊戲光碟，說什麼電玩有益我們的反應，以及智力的培養。還說，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一定要有善用現代資訊的素養與能力。可是，我們都聽不懂，問老師，他卻要我們到圖書館查資料。我們家又沒電腦，給的光碟片，本來想當飛鏢玩的，結果都給姊姊貼在牆上當鏡子用去了。

村子的活動中心是有些書。一天下午，我跟同學認真的去翻，發覺有：《荒漠甘泉》、《蘇俄在中國》、《總統蔣公嘉言錄》、《總統經國先生》、《台灣民間故事》、《二二八事件始末》，比較新的書有《李登輝前傳》、《五百年執政告白》、《總統開門》，就是找不到老師說的電腦書籍，那些書也好像跟現代資訊扯不上關係。



不過我比較希望他送我鉛筆跟畫本。我的鉛筆很多是跟同學搶檢老師辦公室丟掉不用的，然後找爸爸用竹管套起來繼續用，每個暑假前撿了不少，都夠我下學期使用，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有新的鉛筆，就算只有一枝也好。

還有一點，我太佩服我們老師了。他超愛做家庭訪問的。而且很敢跟部落的大人吵架喔。他每次做家庭訪問都會到處指導呢，從種樹豆、地瓜、蓋房子、織布、雕刻、放陷阱他都要指導，真是厲害。我記得有一個週末的晚上，老師到我們鄰居阿杜家做家庭訪問，看見我爸爸在雕刻練習，他就跑進來說要指導我爸爸。為了要雕刻一隻山豬還是百步蛇，兩人大吵了一頓，老師堅持說刻百步蛇才能代表原住民，爸爸反駁說百步蛇與我們無關，老師大罵爸爸忘本，氣得爸爸抽出長刀追了出去，他那支長刀可是砍過無數山豬的獵刀呢。爸爸一入門還氣呼呼的說他放過的野屎比老師吃過的飯還多，懂什麼到這裡指導。

我爸說的也對。百步蛇是魯凱族、排灣族的東西，跟我們布農族有什麼關係？他什麼都不懂，還到處指導，最好笑的是，老師竟然要我媽媽把樹豆的花剪下來，賣到花店，這樣的話，樹豆的豆子跟花就可以創造各自的利潤。老師竟然不知道樹豆的豆莢長在樹上，開花後才能長成。剪了花，連豆莢也沒了，我一個國小生都知道的事，他竟然不知道。其實還有很多有關他的事啦，算一算，他真的是我記憶最深的導師啦。走啦！不在啦！我們畢業，他就走啦！

對呀！如果他真的是志願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他怎麼會在我們畢業就走人？

唉呀！不管啦，我去打球了！

喂！還要問問題喔？志願？要不要當老師？

呵呵……客人先生，你不是在說笑吧？我不能從國中畢業還是問題了。

想當老師？當老師有什麼好？我小學的那些老師，天天喝酒，自以為了不起，眼光高高地看不起部落的人，像蜈蚣嗯那樣子讀了那麼多書，也什麼都不懂，到現在還被我們這裡的人臭罵。當老師好嗎？我爸爸常說餓死事小，沒了尊嚴，到處被人指指點點才是件羞恥的事呢。還不如去唸士官學校，像我的表哥那樣，帥帥的又懂禮貌，休假回家幫家裡農作，多好啊！

好啦！你們別問了，我要打球了，再見！

對了，如果有機會，請告訴我們蜈蚣嗯一件事。隔壁阿杜的爸爸，真的很認真工作喔，那學期他繳不起營養午餐費，是因為老闆硬把他家的玉米價錢殺的很低，然後遲了二十幾天才給錢喔。那天家庭訪問時，他爸爸喝的是摻了水的藥用酒精，不是光喝酒不繳營養午餐啦，那是老師誤會了。而且喔，我聽說他爸爸根本就是想自殺的，不過大人不准我們亂說。我可沒說什麼喔。

# 番仔



「啊騙啫耶，番仔無喝酒，哩是講給鬼相信喔？哩那樣丟不對啦，還講什麼平常，哩剛搬來當然要鬧熱鬧熱，甲恁爸裝啫耶？」

再見！對了！我可沒說什麼喔！

二〇〇二年七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幹伊娘咧，死番！」

阿水冷眼盯著已經只剩不到一杯的米酒瓶出神，冷不防嘴裡迸出這麼一句。

「又攔是啥代誌，咧碎碎唸？」

阿水的老婆被他這麼沒頭沒腦的咕噥嚇了一跳，自從上上個禮拜六，公寓對門搬來一戶原住民家庭後，阿水就經常這麼沒來由的喃喃咕咕。讓阿水老婆的工作心思不時的受影響。

「幹！」

阿水又用力的臭了一句，像是在酒槽裡浸過三天三夜的眼睛，仍瞪望著幾近空著的酒瓶。酒瓶旁只剩幾顆花生的碟子邊，散亂著花生皮屑，不時幾片幾片的隨他的呼氣零星散落地面。

「哩講這有啥道理，一個番仔那耶塞住在咱這？」

阿水橫手抹過嘴角邊的白沫，瘦削的臉上，明顯的呈現長期酗酒，所造成營養不良的蠟黃。

「哎，哩咧講啥米哮話，伊住這有犯法喔？」她老婆沒好氣的頂了回去。

「番仔，丟應該住在山頂，甲猴仔住作伙，住在這會破壞咱這的水準啦。」

阿水聲音有點擴大，說話的同時，屈起右腿擱在椅子上，寬大的四角平口內褲，來不及遮掩掉出短褲管見人的兩顆「輪胎」。

「騙哮仔，阮那看未出哩多有水準。」

阿水的老婆眼睛落在阿水有點乾癟的子孫袋，不以為然的回了嘴。

「伊在這耶學校教書，按怎講也是老師，耶比哩咯沒水準喔？那恁啊好耶工作，哩甘有得比？吃軟飯會啦！」

想到工作，阿水的老婆火氣全來了，放下手上的電焊麥克風加工品，給自己倒了水喝。

「哎？哩是咧嫌啥喲？我講過幾百遍，阮耶未找到適合我的工作啦！」阿水吼了起來，瘦單的身子，叫起來卻不成比例的響亮。

「哩是咧歹啥米聲噪？阮甘講了不對，這厝不是我作這有的沒的，大家早就攏餓死啦。」阿水的老婆回得更大聲。

嫁了十五年，阿水從沒真正在一個工作待過十天以上。不是興趣不和，就是工作不適應，要不就是看不起老闆。他情願每天坐在家裡喝酒大小聲，待不下就出去鬼混一整天，彷彿要別人八抬大轎請他工作，他才願屈就似的。十五年來都靠他老婆自己打零工，做家庭加工養活家庭，阿水的老婆才覺得自己更應該大小聲呢。

「好啊啦！恁兩個冤未煩喔！」

坐在電視機前打電玩，聲音開得震天嘎響的國中兒子，也終於耐不住的吼了起來，摔下選台器後，走回自己的房間。

牆上掛鐘，近午夜の時分針指著十一點四十七分。

阿水沒吭聲，把最後一口酒深深的往咽喉倒，深怕漏掉一滴酒，還順勢上下抖了兩下，再伸個舌頭在杯沿舔了一下，眼睛流露無限的不捨。阿水的老婆又回到麥克風加工品堆裡，屋子突然安靜下來。這是阿水家，每次或說每天晚上爭吵的標準結束程序，鄰居幾戶每晚不得不期待與接受的結束方式。

「幹！我丟不相信哩耶塞假裝多久。」

阿水慢慢的放下酒瓶，嘴裡還碎唸著，像是等著看世仇冤家的洋相，那般的得意，不理會他老婆，逕自回房去。

阿水跟他對門的原住民鄰居，倒不是結了什麼未報的深仇大恨，事實上，這原住民家庭剛搬來的上上個禮拜，阿水還滿懷期待的。

這個社區屬於老舊的公寓社區，居民多半是退休的公教人員。阿水的老婆前年逮到個機會，用十來年的積蓄，買下這間原居戶已移民加拿大多年的老舊房子。這原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阿水長年沒工作，每天遊魂似的找伴聊天的習慣，面對這裡的居民說話怪聲怪調、咬文嚼字、少菸少酒、早睡早起，晚上過了九點半，整棟公寓便像孤城般的死寂，對阿水來說簡直是件殘忍的事。這兩年來，他乾脆每天待在家裡喝悶酒，要不，就老遠的跑到以前租房附近鬼混。這原住民家庭搬來對門作鄰居，他天真的以為，是久旱逢甘霖的美事，總算老子

天可憐他送來個酒伴。

原住民家庭搬來的第二天，週日的上午十一點。阿水帶著六分醉，抱著剛從街角雜貨舖買來的兩瓶米酒，及一包滷味，興匆匆的按了對門鄰居的電鈴。等開門的時間，他的心情真是開朗異常，腦袋連帶的也清醒了許多，扯了扯衣服，抹了抹臉頰，準備給新鄰居好印象。

「哩好！歡迎你們啦，偶帶了兩瓶酒，是米酒喔！以後要常來找哩喝的啦。」

門才開，不等新鄰居開口，阿水就迫不及待的夾雜國台語表達歡迎。

「你好！你好！請問你是？」新鄰居黝黑的臉孔，疑惑中還盡量堆起笑意。

「哎唷，幹恁娘咧，阮丟是哩對面的鄰居，阿水啦，阿水就是偶啦。」

阿水動作誇張的大，說話時還前後擺動，問候新鄰居母親的口頭禪，聽不出不友善，倒像是多年老朋友熟識的不得了。

「這樣喔，啊！不好意思啦，我們剛到，還在整理啦。」

新鄰居一臉的歉意讓阿水心情更舒服。

「要不要喝兩杯啊，阮知道哩一定很能喝。」

阿水幾乎是眯起眼睛的說，兩嘴角向上張裂到極至。搖一搖手中的酒瓶，也不等回話就要進鄰居的門。

「不行啦，東西堆的滿地，還要整理啦。」新鄰居禮貌的推辭。



「按尼喔，無，來我那裡。」

阿水探頭看了看，新鄰居屋子內的客廳，塞滿了剛搬來的家具，也確實沒空間，回了身就要拉著新鄰居到他家喝酒。

「不行啦，先要整理，以後再說啦！」新鄰居輕易的掙脫阿水拉著的手。

「幹！麥攔假阿喔，我知道恁番仔愛喝酒，我這丟有酒，攔假？攔假丟不像了！」

阿水不死心，口不擇言的操閩南語催促著，也不管對方聽得懂不懂，聲音卻不自覺的大了起來。

「哎，阿水先生，謝謝您的好意，但是現在我們抽不出空來。」

新鄰居明顯不高興，回過頭進了屋子，留下阿水瞪著眼氣憤。

「幹！死番，餓鬼假細字，恁爸是看恁有起呢！」

阿水進了自己屋子，還沒關起門就兀自碎唸，也不管新鄰居的老婆正望外瞧。

第三天下午五點多，阿水從外頭鬼混回來，一身酒氣地在門口等到了剛下班回來的新鄰居。

「喂，哩來啦，我甲哩講啦，哩現在有閒無？到我那邊喝酒啦。」

阿水自以為俏皮的眨了右眼，右手順勢比了比往嘴裡送酒喝的動作，幾分醉態中身體還

靠向鐵門磨蹭。

「謝謝你，阿水先生，我平常不喝酒的。」新鄰居欠了欠身體禮貌的說。

「啊騙哮耶，番仔無喝酒，哩是講給鬼相信喔？哩那樣丟不對啦，還講什麼平常，哩剛搬來當然要鬧熱鬧熱，甲恁爸裝哮耶？」

阿水趕蒼蠅般的揮了揮手，酒紅的眼睛像撞見怪物似的睜大著說。

「你怎麼那麼說？」新鄰居面有愠色，但仍極力的保持禮貌。

「無要按怎說？恁番仔不就是愛喝酒不工作，哩麻無免假了，我這裡就有酒，喝不夠，我攔去買，我是看耶起哩才請哩喝咧。」阿水越說越過癮，口水含著濃稠的酒氣四處亂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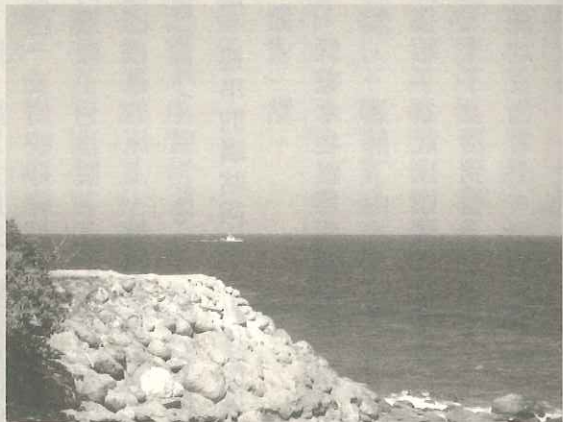
新鄰居沒再接話，欠過身，寒著臉色走進屋子，留下阿水難以理解的表情。

「操恁娘咧，死番仔，給臉不要臉！就別讓我抓到你喝酒。幹！」

阿水在摔門進屋前，幾乎是夾雜吼著不知哪裡學來的國台罵。

當晚，阿水家晚間十一、二點以前，除了例行的，阿水與她老婆的爭吵聲，加上阿水老婆加工不時發出的噪音，和他兒子旁若無人，單調的電視遊戲機聲音，以及阿水家隔壁、隔巷、樓上樓下鄰居，只敢隔牆抱怨、咒罵聲之外，也出現了阿水有意無意的「死番仔」三個字。而且從此以後，幾乎是阿水每晚，在老婆小孩不回應他的無理取鬧時的話題，音量毫不避諱。

## 小玲的CD隨身聽



看來，原住民要變成她今天發洩的對象了，誰要她媽這回又拿原住民來說教她。

這一天，阿水的老婆放下最後一組麥克風加工品時，已經是凌晨二點半。關上廚房的門「碰」的一聲，向三個巷道外炸開。她突然想起對門的新鄰居，（每天就這麼上下班、上下學的正常生活。傍晚，全家五口常會在社區散步活動，見了面也總是客氣的打招呼問好。特別是晚上八點半以後，他們全家的笑聲會隱約的傳進門內）讓阿水的老婆感到羨慕與好奇。

「原住民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叫人番仔？」

阿水的老婆伸出的手，停留在電源開關上思忖著。突然，阿水驚天動地的吼著：

「幹恁娘咧，死番！」

嚇跑了幾個巷道外搶垃圾桶食物的流浪狗，也中斷了阿水老婆的心思。

「到底誰比誰番啊？」

阿水的老婆朝著床上四又八開仰躺著，酣聲大作的阿水吼了回去。

接連兩聲的吼叫聲驚醒了附近幾戶人家，卻沒吵醒阿水，連酣聲也只是打斷了一下下。

二〇〇二年四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碰！」

小玲用力摔上了門，因為太用力，整個房間的牆與壁板桌椅，瞬間跟著顫抖起來。

「什麼嘛！自己一天到晚打牌、逛街、買衣服，這麼點錢也不願給。」

小玲氣嘟嘟的連鞋子也沒脫，就把自己丟上床。離子燙、染成層次棕色的頭髮，整個鋪瀉在淡粉紅色皺巴凌亂的床上，她瞪著眼睛，瞪向天花板嘟囔著。

她才開口要買兼具VCD、MP3、CD播放功能的名牌隨身聽，還沒來得及說(只)需要七千五，就被她媽一連串的嘀咕回去，說什麼屏東一堆原住民小孩子，連營養午餐都繳不起，要她知足點，節省一點。

「不給就算了，幹嘛拿我跟那些懶惰的山地人比啊！」

她一邊忿忿的說，一邊解下內衣。已經用了三天，墊在乳房下的乳膠墊，也隨手丟向床角邊的簍子裡。然後順手拿起床頭薰衣草花香精，往簍子方向噴了去，起身都省了，噴霧一下子在空氣中消逝，來不及落到簍子上。

從簍子溢出的滿地衣物看來，這些堆積，沒半個月，怕也有十天了吧。薰衣草花香精，是上次到新竹山區遊玩時，一對原住民花農夫婦送的，這房間還真虧了這花香精。

屏東繳不起午餐費的原住民，她當然知道，她尤其清楚那些學童，幾乎都有著她的日本偶像濱崎步那樣的雙眼皮、長睫毛、誇張漂亮的眼睛。

「都餓死活該！」

她一把嫉妒的火簡直燒直了眼。眨了眨寒假偷偷割的雙眼皮及植上的睫毛，她半吼著咒罵。

「靠加分入學有什麼了不起？」她又補上一句，火氣越來越大。

看來，原住民要變成她今天發洩的對象了，誰要她媽這回又拿原住民來說教她。

上次期中考，班上兩個原住民學生成績平均分數，分別多了她十七分及二十三分，硬把她全部科目在及格線以下的事實給突顯出來。當時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她媽常拿這件事情揶揄她，說什麼連番仔都考不過，還讀什麼書，搞不好那天當個公關公主，連客人都搶不過人家。

「他媽的，死番仔！」

她已經氣得忘記剛才所為何來。這回，倒楣的原住民真的成了箭靶。

「學校可以給他們補助，為什麼不可以給我們補助？」她想起她的CD隨身聽。

顯然，她的一股氣沒有因為罵了死番仔而稍稍消蝕過。連帶的，想起她那兩個幾乎是半工半讀的原住民同學，由學校每學期兩千塊的獎助學金，說是鼓勵他們繼續留在學校讀書的那件事，便感覺非常不服氣。補助她多好，她再偷偷的湊點媽媽皮夾裡的幾千塊，就可以買到名牌的CD隨身聽，她就可以每天聽濱崎步的CD，多炫的事。

「都是這些懶惰的笨山人害的，看我怎麼修理他們。」

她做成了結論：是原住民害學校沒能力補助她買不成CD；都是他們加分讓她期中考全數不及格；如果那天考不上大學，也一定都是他們造成的。

心念一起，她迅速的爬起，也不管緊繃的褲腰頭，已經迸裂到她昨天才買的寶藍色丁字褲在小腹上小得可憐的布；垂得比耳朵還長的耳墜子，叮叮的碰撞。她立刻打開電腦，找了個原住民意見交流版，喀啦喀啦的痛罵起來了。

「懶山人，笨原住民，死番仔，哼……」她手裡鍵字的同時，嘴裡還不停的碎唸著，她感到痛快極了，不記得有多久沒這麼舒服過。

「非把你們搞得雞飛狗跳不可，哼……」她冷笑的做了個結束。

連串的哼笑，讓她緊繃的褲頭幾乎爆裂，她隨手解開拉鍊，揉了揉小腹，才想起已經兩個月沒來的憂慮。

「不會這麼倒楣吧！」

她快速的眨了眨花了近兩萬元整修的眼睛，想起兩個半月前汽車旅館裡，那個陌生的冤大頭，實在不願兩者間有什麼直接的關連。但，才一下下，她突然興奮起來。

「有了，老媽不給錢，我自然有我的辦法。哼，死番仔、笨山人，懶原住民，多學學我吧，我就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哼！」

她又冷哼了一聲，可能懷孕兩個月的憂慮全拋開了，她的名牌CD隨身聽，看來，就要到手了。

唉！看來，原住民真的很笨，而且很懶，解決「問題」的能力，遠比不上一個尋常高中二年級的女生。

二〇〇二年四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阿水家的小媳婦



阿嬤……阿嬤……

比較大的小孩，害怕的叫著阿春，昨天傍晚的事，  
有幾個小孩看見，但卻不知道阿春會變得這樣。

阿春跨過門檻時，有點踉蹌。右大腿腫痛的讓她跌進梳妝台座椅的幾步路，走來十分吃力。對著梳妝鏡，發覺頭髮少了許多油亮與黑澤，凸起的顴骨下，左臉頰削凹了，右臉頰卻紅腫了一大塊，這使她整個臉看起來扭曲變形，曬乾的臉上，就只這一塊腫脹看起來還有些油亮紅潤。

阿春心裡一陣酸楚，她不記得有多久沒這樣坐在梳妝鏡前，也沒印象鏡中的姑娘會這樣的憔悴。

嗚……，不是這樣的，本來不是這樣的……。

她忍不住的輕聲哭泣，淚水滑過腫燙的臉頰，濕涼的舒服感覺，使她捨不得揮袖拭去。哭泣時的換氣，卻牽動著胸口的悶痛，淚水撲喇喇的又流了一整臉。

她原是個標緻的姑娘，起碼在嫁進阿水家以前，甚至嫁進來的最初幾天，她算是標緻的，這附近的居民都這麼說。尤其她白皙透紅的皮膚，讓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婦女稱讚，直說她像個日本姑娘。但是，才一個半月，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膚隨處可見黑乾脫皮，像是套上品質粗劣的棕色膠套，令人嫌惡。

嗚……

她又哭了一會兒，呼出的每一口溫燒熱氣，在鏡面結成薄薄的霧氣。腫脹的頭皮及後頸的僵直疼痛，令她整個身體在哭泣的同時，極不自然的前後搖動，而疼痛也似乎開始連結，

從胸口、腰背、四肢到五臟六腑。

她停止了哭泣，抬頭時瞥見梳妝台一角的梳子。又看看結霧的已經有些模糊的鏡子裡隨手綁上固定的髮髻，有股想梳頭的衝動。她伸手拉開右手邊的抽屜取出梳子，一個綁了紅綾的竹製十八齒的梳子，梳起頭髮。那是她父親親手製作，在她出嫁那天送給她的紀念。

阿春娘家的爸爸是老榮民，骨架小、體弱，性格又嫌懦弱。最初被拉扶離家時，母親隨手扔給他作紀念的東西，就是陪嫁箱裡一個十五齒竹製的梳子。每一齒代表一歲，十五歲結婚就做一個十五齒梳子陪嫁壓箱。到了台灣的二十幾年後，娶了阿春的娘。

阿春的娘是個健壯、勤奮、嗓門大的本省籍中年婦女，他們是差不多在民國四、五十年間移居台東太平附近的漳州人。在阿春滿十八歲時便作主，把她許配給住在靠近大巴六九部落外圍，一個本省家庭阿水家的小兒子。她父親十分捨不得，在阿春出閣前夕，做了個梳子給阿春作紀念，這可是一個半月以前的事了。

想起娘家的爹娘，阿春又一陣啜泣。兩手臂、及頸子上幾處的淤青、腫痛，讓她梳頭的動作，變得越來越緩慢、生硬而終於忍不住疼痛的停止下來。房間窗口，早斜送進了些夕陽軟疲的暉光，灑在她披散的頭髮及腫脹的臉頰上。

阿春猛想起婆婆叔伯們很快就要下田回家，心裡打了個冷顫。勉強站了起來，忍著痛走到廚房，不顧彎不下腰的痛楚，搬柴生火、淘米煮飯。



阿春的娘家，雖然疼她，但也沒疼到不讓她接近廚房。她其實是喜歡跟著她娘家的娘一起下廚的，傳傳油、遞遞盤子順便閒聊拉雜，或偶而當廚作菜。但是與婆家這裡的情形相比，就完全是兩個世界。

阿春蓋上鍋蓋，眼睛被煙燻的睜不開，直掉淚。她拖著身子走出廚房，朝著院子裡即將打起來的小孩叫了幾聲，催促著洗澡。才擠出了點聲，腹腔便感到疼痛，她手臂使勁的壓著腹部，彎下身子呻吟。

那群小孩還是打了起來，沒人理會阿春的叫喚。

嗚……為什麼這樣對我？

想起這段時間兄嫂婆婆的態度，阿春又哭了，伸出瘦癯的手臂，勉強撐起身體站了起來，走出廚房往曬衣場走去。

打架的兩個小孩，仍努力的纏在一起。

阿春看了看，沒力氣，也沒心情去理會。小孩的扭打與相互揮拳，卻像是往她身上打去，阿春覺得全身疼痛，索性縮起頸子眯著眼，拖著身子想辦法讓步子快些。

曬衣場上滿滿的掛了三排的衣服。

往常阿春都是在下田後，爐子裡煮飯的天黑前收拾，今天自己沒下田，收的早，她才注意到三大排的衣服原來是那麼嚇人。節儉的家庭，公公作主堅決不買洗衣機。全家大小小

二十餘口的衣服，竟然每天都是自己一個人洗。她攤開雙手，自憐的酸了兩個眼眶，視線落在自己丈夫的褲子上，便忍不住的放聲大哭。

你這殺千刀的，沒良心的東西……

哭泣中她咒罵著，同時扯動了全身的腫痛，她受不住的蹲了下來，捲成一團。斷斷續續的大哭。

阿春的丈夫阿山二十出頭，有著農稼子弟用不完的精力。新婚夜，初嚐人間事後，每天晚上便纏著阿春，也不管阿春每天衣服洗到快半夜，工作有多累。起初阿春不忍拒絕，最後變成了苦差事，只在月事前後休息了四天。一個禮拜前因下體發炎發燒後，阿山才稍稍收斂了些。但幾天前強行圓房，卻被阿春淒厲的喊痛聲及惡臭嚇跑。阿春並不在意這些，但是，嫁進來以後丈夫每天與她交談不到十句，彷彿兩個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外人；阿春受到委屈，他也不會替她說話；阿春身體不舒服，燒燙的厲害，叫她自己去看病就算了，還奚落她，這可讓她怎麼也舒坦不起來。

嫁給你有什麼用？嗚……

阿春想起昨天丈夫聯合兄嫂輪流揍她，只因為嫌衣服洗的不夠乾淨，她再也控制不住的縮成一團大哭。

哭聲引起院子口樟樹下那隻黑色土狗嗚……的應和。所有小孩也被驚嚇的無法假裝沒聽

見哭聲，都停止了動作，走向曬衣場去想探個究竟。卻見到阿春掙扎的爬了起來，哭著臉，表情可怕的轉身向院子，搖搖晃晃的走去。

阿嬌……阿嬌……

比較大的小孩，害怕的叫著阿春，昨天傍晚的事，有幾個小孩看見，但卻不知道阿春會變得這樣。

阿春低著頭，吃力的走出院子，無意識的走向每天洗衣服的溪邊小徑。

傍晚這段做飯的時間，她沒遇見每天晚上一起洗衣服的原住民部落婦女。嫁進阿水家以後，阿春最開心的事，只有在晚上洗衣服的時間，與幾個部落婦女一起洗衣服、聊天，吃她們帶來的點心。

想起公公阿水，想起那幾個部落姊妹淘，阿春又忍不住的哭了。整個婆家就屬公公對她最好了。可是，她一個小媳婦，又如何跟公公訴苦？

走了一段路，阿春只覺得腳酸，原先的腫痛好像沒那麼強烈。耳邊卻響起鏘鏘……的背鈴聲，她知道部落巡查的少年，已經快接近了，她索性靠向一顆石頭背面坐了下來。下體的紅腫惡臭，卻立刻清楚的從裙襠向上散開來。她沒來由的臉上一陣紅熱。這種事找誰說去？她婆婆沒反應，自己的丈夫沒主意，誰替她出主意？想到這兒，阿春心裡酸苦的直掉淚。待鈴噹聲遠離，她擤了擤鼻，站起了身繼續往前走。腦子裡不知怎的浮起了娘家爹娘的影子。

「爸……媽……媽……媽……」阿春越走越遠，哭聲也越來越大。

「阿春仔，妳那耶來這？」一個陌生的女子操著台語，聲音在她前方響起。

「妳是誰？妳怎麼認識我？」阿春嚇了一跳，責怪自己這麼不留神，撞見其他人，隨即慌忙遮著臉，抬起眼皮端詳面前的女子。

這女子還算清秀，但眉宇間似乎有股怨氣，阿春說不上來。

「阮是阿嬌啦，妳可能不認識啦。」那女子泛起笑臉，看著阿春的眼神有幾分熟絡，沒回答怎麼認識阿春。

「阿嬌？」阿春想不起來在那裡聽過這名字，但是那女子的笑臉讓她感到舒服，像是認識很久了一樣的親切。她放下遮著臉的手背，露出歪曲腫脹的臉，一層憤怒卻悄悄抹上那個自稱阿嬌的女子臉上，阿春沒注意到這些。

「妳怎麼在這裡？」阿春好奇的反問。

「麥問這多啦，去阮那邊抹藥休息啦！」那女子心疼的邀阿春先療傷休息，阿春感動的又哭了起來，連這名叫阿嬌的女子也忍不住的陪哭了一段。

阿春越走身體越不感到疼痛，心情越走越感到輕鬆。

「糟糕，我的飯還在爐上。」阿春想起了晚飯，停了下來。

「等你回頭，尹早丟回家，無一定飯攏甲了啊啦。」阿嬌撫了撫她的肩。



助選



要選……就要選……  
就要選，能為民喉舌的人……

「我的衣服也沒有收呢！」

「妳喔，攏麥想這啦，先去抹藥啦！」阿嬌微笑對她說。

「我們去很久嗎？我的爸媽那邊誰幫我通知呢？」阿春走了一段，不放心的又停了一下，想起爸媽也許突然想來看看她，而她剛好不在婆家怎麼辦？

「喔！妳喔……攏替人想啦！妳咧？」阿嬌牽起阿春的手，眼角泛著淚光，在天色還沒完全暗下來的餘光中，綠螢、哀憐。

噹……噹……噹……從部落方向響起了清脆的鐘聲，一下下又一下下。

阿春想起那幾個部落姊妹，心裡感到舒服極了，回頭望去，卻怎麼也望不到她熟悉的溪邊洗衣場……

日落後約一個小時，阿水家的媳婦阿春，被發現吊掛在部落北邊野墳區的龍眼樹上，面向部落的方向。

第二天部落居民議論紛紛，因為一年前，阿水家當時的小媳婦阿嬌，也是在這裡上吊自殺。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寫於岡山。

「進德兄，無論如何您就鼓勵兩句吧！」一個助理挨過身子催著要我，為他的候選人說些肉麻、雞皮疙瘩的話。表情倒像是找人替他孫子說些期勉鼓勵什麼的。

「是嘛！進德兄弟，以您在原住民新聞界的地位，一定能給我最有力的建議，您放心，您說得到的，我一定虛心接受，否則將來怎麼對得起鄉親呢？」一隻左臉頰下長顆痣，還長出一撮毛的大恐龍，伸長舌頭舔吮在臉上，涎流著液體的那種腥黏、稠噁，讓我有點喘不過氣來。

「是的，林候選人……。」

在脫口說出上次新聞報導裡，東部某部落那件產業道路工程砂石弊案前，我趕忙站了起來，匆忙的搜尋組合可以用的場面話。但一接觸那候選人的眼神，又打亂了我一貫在慌亂中組合一段講演的邏輯能力。

「要選……就要選……。」

我停了停，眼光沒離開那候選人臉上，而他也立刻湊上一張以脂肪填充過的大臉，張著嘴、專注期待的表情。

「就要選……。」感覺有個東西塞在喉頭，硬生生的堵住我一口氣。

我嚥了嚥口水，努力不去聯想，上個月發生在屏東，兩個原住民砂石運輸集團的鬥爭中，一個集團以讓出百分之四十的利潤給平地人集團為合作條件，硬生生吃掉另一個原住民

主持的砂石運輸集團，導致一群原住民失業，而負責人酒裡摻著農藥自殺的慘事。

「就要選，能為民喉舌的人……。」

也許站了太久，我不自覺的欠下身體，移動腳步，像是說了謊的小孩，心虛的在說出話來的同時，眼睛也移向角落裡，一隻正低著頭努力啃食剛才丟下的羊骨頭的癩痢狗。

「好啊！我就是能為民喉舌的人。」

候選人插了話，拍……拍……的率先給他自己鼓起掌來，逼得我的眼神又回到他臉上。他看起來真的很老實。

厚實的耳廓及鑲在眼袋中的小眼睛；配上五短粗壯的身材，裝戴在夜市隨處買得到的襯衫西褲裡的不稱頭；聆聽時微張著嘴，還不忘點頭，嗯嗯的應和。要不是他項頸上粗大的純金項鍊，以及偶而不小心閃露的精幹眼神，很難讓人聯想他是屏東、台東地區，原住民社會最大的砂石運輸集團老大。過去十幾年，憑他靈活的社交身段與敢啣敢吃的手段，在激烈的生意競爭裡，竟也掙出一片天，即便是平地人同業，也要讓他三分。

「而且……要選……。」我似乎很難一口氣把話說完。

新聞媒體待了十幾年，專業素養不能說淺薄；昧著良心說話早也是習以為常。但是，這樣的即席助選，卻讓我怎麼樣也順不了口。尤其是對一個在生意競爭上，經常以坑殺原住民同胞對手的這個人。我開始懷疑應允朋友來參加這餐會的明智性。

門外，一個助理走進店裡，身子挨向那候選人刻意壓低嗓門，聲音卻細細的流進我的耳



# 主委



「哼，等我當原民會主委，一定會好好解決這個問題。」阿喜自言自語，順勢打開電視。連多一秒鐘的時間去思索電話斷訊原因的念頭也沒。

廓裡：「北村那十幾戶，可能投給另一個人，據說，已經開到一千元了。」

「什麼？有這種事？」候選人原來的得意，立刻抹上一層豬肝醬。原先還努力隱藏的精幹眼神，探照燈似的射向門外，讓我立刻驚醒而回過神。

「你看，我們需不需要加碼？」助理想建議點什麼。

「就要選最好的人！」我趕緊大聲的喊叫，想打斷他們繼續的交談，眼睛立刻在裝起笑臉的同時，投向那候選人與他的助理。

「對，就像我這樣的候選人，才能為我們原住民爭取最大的權益啦！」那候選人，又開始鼓掌為自己叫好。

像翻一頁筆記一樣，一瞬間，他腫脹的臉上又重新貼上原先老實的笑臉，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被塞滿檳榔渣的大嘴笑著推擠下，只剩下一條縫。

「兩千！」起身向大家敬酒的順勢中，他低聲且不著痕跡的向助理說，表情甚至還維持廣告似的誇張笑臉。而這一幕，卻恰好落在我眼裡。

才十一月，我卻感到西伯利亞荒野雪境的寒涼，在剎那間襲上心頭，彷彿在那白皚的冰原上，我別無選擇的將飲下摻了農藥的水酒，那樣的絕望。

才平過氣，阿喜就想點根菸抽抽。

都三十了，到昨天才真正領略事後菸，那種征服過後的滿足感，這還得感謝阿達不顧他絕不抽菸的信條，硬要他嚐嚐。

雖然重回校園當學生，但鞏固從沒安份過，除了補修學分，夢想自己有一天成為原住民最高行政長官的原民會主委，他滿腦子還是解決雄性荷爾蒙躁動的生理需求。

翻過身子下床，剛洗過卻已經揉皺的床單底下老舊彈簧床反射的彈了一下，驚動躺在身旁閉著眼，還兀自陶醉在剛才激情的阿珠，翻動眼皮柔媚的看著他。左腿順勢右移，涼被滑動了些，剛好露出密雜的小腹底下。

阿喜回過頭，眼睛從阿珠眼媚中往下落在剛才前戲時，賣力舔吮的地方。他不自覺的挑動眉尖，一種透頂的舒服感覺，又從小腹往上竄，他想重新回到床上，但又更想抽根菸。他伸了伸舌頭舔嘴角，才注意到強烈的費洛蒙氣味，在鼻間、唇間，滿嘴都是。

「操，小淫娃！」他輕哼著高潮時的口頭禪。

外頭到處淹水，雨又下個不停，平常煩他的狐群狗黨都不來了。阿喜憋不住孤單，找來久久來一次的阿珠，並事先說好不准拿他抽不到五十次的痛處開玩笑。

「阿達這招還真有用！」阿喜又回頭看了阿珠一眼，想起阿達傳授的必殺絕技，愈發得意起自己的靈巧舌功。

光著身子走出房門到客廳，點起菸，電話響起。

「阿喜，颱風，你那邊有沒有怎麼樣？」

媽媽的聲音，讓他腦袋清醒了一下，一股火稍稍平息了一點點。

「還好，你們怎麼樣？」阿喜回答得有點漫不經心。

「不太好，村幹事剛才有廣播，……。」電話線似乎斷了，耳機嗡嗡個不停。

「哼，等我當原民會主委，一定會好好解決這個問題。」阿喜自言自語，順勢打開電視。連多一秒鐘的時間去思索電話斷訊原因的念頭也沒。

電視畫面中隨處淹水、豪大雨、土石流、雲雨帶、低氣壓、西南氣流……氣象主播的聲音一陣流洩。看著看著，阿喜停格了動作，雙眼緊緊的盯著同族的美麗女主播的一雙唇，一股費洛蒙氣味便濃濃的再起，腦子裡塞滿了剛才阿珠不自覺開合扭曲的雙腿，迎合又抽搐的身子景象，阿喜喉頭開始燥熱，整個舌尖黏濕，一股熱流往下奔竄……。

「等我當了主委……。」

他喃喃自語，讓人分不清楚是等他當上主委，要徹底解決土石流問題，還是等他當上主委要把氣象主播找進房間……。

二〇〇四年九月寫於台南。



薑路

巴代  
短篇小說集

# 好為人師



談愛情就得談到心理深處，談情愛就得談到生理深處，懂嗎？這樣才能教人家怎麼談戀愛，懂嗎？不懂亂說，就是好為人師，懂嗎？

「原住民要謙虛一點啦，不能仗著讀過兩本書就隨意指這說那的，懂嗎？」

阿達指著一個後生小輩的鼻子，還算客氣的教導。原因是這後生小輩自以為是的在一個知名的原住民網站意見交流版上，不自量力的貼文章教人這個、說人那個。

這後生小輩著實也沒讀過多少文章，人家問他蘇轍哪個朝代的人，他語氣鏗鏘、表情自信，堅決回答說蘇轍是二十世紀初的文人，與蔣渭水同一年代，還大喇喇的指責問問題的人要多讀書，發言問問題要先想過才問，常弄得人家啼笑皆非。這回他把一個才子單純對一個女子的欣賞，看成是一種無聊的登徒子對女人扼抑不住的渴望，非要教他如何搞到手，也不打聽對方是出了名的調情聖手。

「別以為你情書寫得好就表示文章寫得好。」

阿達不打算停下來。他說的是很早以前，這後生小輩寫過幾封情書給網路大眾情人，得到了兩個保險套回贈的笑話。

「你看看你寫的。」

阿達指著螢幕，硬是指責這位後生小輩的筆觸腐舊，文不對題，都是掉書袋、爛文章。

「就算不嚴格要求文章格式，起承轉合的精神還是要講求的嘛。」

「首先別人的文章要仔細閱讀，看清楚題意，思考其中的意涵再來發言。」後生小輩不發一語，阿達似乎也沒停下來的意思。

「年輕人最要不得的是好為人師，以為自己多了不起，非得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別人身上，要人接受，你這就是好為人師，懂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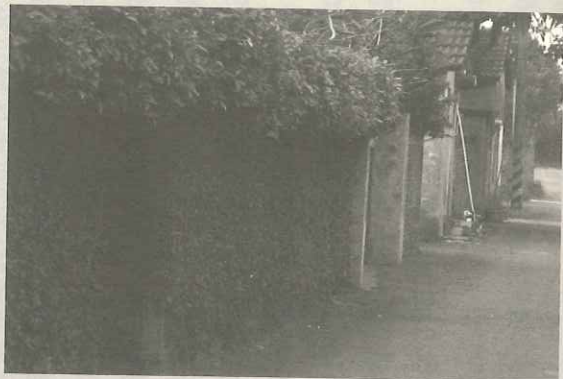
「談愛情就得談到心理深處，談情愛就得談到生理深處，懂嗎？這樣才能教人家怎麼談戀愛，懂嗎？不懂亂說，就是好為人師，懂嗎？」阿達越說越得意，以至於到後來離開那後生小輩的視線，好像還聽得見阿達喃喃咕咕的碎唸……

好像是說：好為人師啊……好為人師啊你們這些王八蛋……

二〇〇四年九月寫於台南。



## 阿幹家的糞坑



這阿幹平時拉屎屙尿臭氣四溢，他去當招募委員，哪裡分得出誰的糞坑管理得好！不防，我們幾戶人家明天一起檢查他的糞坑，也讓地主知道，誰是扒糞專家！

為了阿幹要到地主家，擔任公共廁所清潔工的招考顧問，台原村近日顯得熱鬧滾滾，原因是當年阿幹同夥的一群小伙子，對這件事有一點意見。這些同志覺得阿幹要當這麼個招考顧問，是件不合理的事。所以近日頻頻召開會議，商討如何因應這事，連帶的也讓村裡幾戶人家也陷入這樣的困擾。

台原村十幾二十戶人家，只有九戶有正式門牌，去年地主為了爭家產找聲援，特別又給了一個門牌。這自然引起台原村的一陣議論。這地主忒也厲害，很早以前就呼朋引伴的偷偷進入台原村的範圍，然後編組「扒糞隊」，趁村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攪動其中一戶人家的糞坑，臭遍全村，引起村民的抗議爭論，然後全村就會陷入口水的紛爭中，無暇他顧，這地主便乘勢蠶食鯨吞原來台原村的土地，只留下貧瘠的幾塊土丘，給十幾二十戶的住民落戶，而且只給九個門牌，並宣稱擁有所有土地，是這裡土地的唯一合法代表、共同的地主。

很多年以後，這個陰謀終於被台原村的幾個有志之士洞悉，決定也組織一個反制組織。反制這地主分化、臭化的伎倆，企圖亡羊補牢，減少損失。當年阿幹也被他們吸引，加入了這個取名「圖存服務隊」的組織，專責扒地主的糞坑，及整理台原村各戶茅坑周邊溢出的糞料。

最初幾年，確實成績卓著，這地主的糞坑被扒得臭氣四溢，引起民怨，一度激起台原村居民光復失土，上慰祖先的希望。但是，聰明的地主很快的把自己的廁所，改成抽水馬桶的新式茅坑，傳統的糞坑改成化粪池，並且招募「圖存服務隊」中間，幾個腦袋轉得過來的隊員，擔任台原村的管理幹部。什麼「土堆管理委員」、「雞毛再造委員」、「蒜皮清算顧問」、「公共廁所服務隊招募委員」，名堂之多，弄得台原村的幾戶人家，誰也不讓誰的爭搶巴結，連「圖存服務隊」的成員也紛紛投靠轉行。

一場場的爭奪戰，總有堅持氣節、骨氣的志士仁人；總會有技不如人的不甘心怨氣。顯然「圖存服務隊」正面臨這樣的窘境。

「這傢伙也能當顧問？八成他私底下給地主什麼好處。」一個挺著分不清是上腹或是小腹的中年漢子，右手食指在鼻梁下人中的髭毛上，掠了一下，喃喃的自語。

「我想也是，這職務應該由大哥您擔任才對！」冷不防的，一個小弟插了話進來。

「你想想，論輩份，論資歷，論工作能力，哪一樣他能比得上你呢？」這插話的小弟，顯然存心澆油，接連說話。

「啐！服務隊的風骨豈是區區個招募委員可以作賤的？」這中年漢子義正辭嚴的回駁了這小弟的話，表情卻掩不住被恭維的愉悅。嘴裡又喃喃咕咕：

「話又說回來了，阿幹去擔任這樣的招募委員合適嗎？他家的糞坑又好不到哪裡去？這地主也太沒眼光，我去，三分力就可以做得比他十分力來得好。扒糞，我可是專家呢！」

這話給了小弟靈感，在「圖存服務隊」的會議上就提出這麼個意見：



「這阿幹平時拉屎屙尿臭氣四溢，他去當招募委員，哪裡分得出誰的糞坑管理得好！不防，我們幾戶人家明天一起檢查他的糞坑，也讓地主知道，誰是扒糞專家！」

「好！」贊成聲一致而響亮，或者有反對聲，但被眾人激情給淹蓋了。

第二天，阿幹家的糞坑聚集了一群人，每個人手上都拿了奇奇怪怪的工具。

「看！這是阿幹昨天吃飛鼠肉排出來的屎，幹！臭死了！」一個拿著杓子的傢伙，搖起了一堆烏黑的糞塊說。

「這才臭了，這是他前天吃地主家裡的米，所排出來的，噁心死了！哇！」一個傢伙邊作嘔邊說。

「那有什麼希罕？看看這個。」一個人以竹竿翻起糞坑表面的糞便，挑起一個絲條狀滴著糞汁的東西，才撈起來，便立刻爬滿蛆蟲。

「這是阿幹當年到地主家攪糞坑回來，慶功宴後排的便，看來還營養喔！」攪糞的傢伙興致勃勃的展示著。十公尺外的圍觀群眾，卻接連嘔吐。

「再找找看，一定還有其他東西，我就不信他能舒服的作這個公共廁所清潔工的招募委員，幹他娘的，搶我的機會。」不曉得誰發的言，但糞坑邊的一群攪糞人，你一句我一句，個個賣力攪動著，報仇似的，非得把當年扒地主糞便的功夫全部使上不可。

臭味從阿幹家的糞坑散開，濃濃的醜染糞坑邊興致盎然卻早聞不到臭味的攪糞人，漫瀾

整個台原村，向外散開，撲向正走向地主家的阿幹。

「我也該建新的化糞池了。」阿幹掩著鼻，無奈的搖搖頭，正想敲地主的門，卻隱約聽見地主從客廳傳出的聲音：

「哼！攪糞坑？就這麼點出息？再給你們四百年，還是攪糞人，哼！」

二〇〇二年六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原知青



他媽的，這還算原住民嗎？不喝酒，一天到晚談什麼原漢合作、共同開創大局，都忘了幾百年來漢人是如何騙取土地。



「媽的，高雄市的原住民就業輔導，會比原住民自治區劃分來的重要嗎？」

馬曜努力撐開眼，想清醒一下，對於台上人事局長演說高雄市政府正努力協助該市原住民就業輔導，同時也接受就業諮詢時，馬曜像是突然被騷擾而驚動了一下，心裡嘀咕著。

他想舉手提意見，但怎麼也提不起手來，連身體也該死的擺明罷工，軟塌塌的塞在演講廳裡的沙發座椅，頭疼昏漲的想嘔吐。

「除了台上演講人喃喃咕咕說個不停讓人討厭外，這空調與座位還真是舒服。」馬曜倒同意這種感覺，因而決定暫時不吭聲，待會兒休息夠了，再好好的發言。

雖然因為重修學分，又降轉系所，使得他醫學院讀了七年，現在還只是醫科的二年級生，但是他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如人。他常認為做一個原住民的知識分子，個人的成就算不了什麼，能堅持理想才是最重要的事；能展現純粹原住民族群精神才是第一等的事；特別是原住民知識青年，更應該有這等體認。

為了體現他的理想，從大一下學期開始，便跟隨著幾個知名的原運人士左右，除了做美宣海報，這兩年，他也開始不斷的提出他的論點，令他的那些原運前輩感到欣慰與期待，昨夜他一夜的表現就是證明。

「就叫我『原知青』好了。」當七個學生圍著一團，幾包滷味、花生加上幾打啤酒，一個人抱著吉他，大家或輪唱、或合唱，討論最近吵得熱門的話題時，整個發言過程就屬他佔

的時間最多，最後他做了這個要求，大有日出東方，一統江湖的姿態。

他想到這兒，一絲笑意便伸自嘴角，勉強調整了一下同一個姿勢太久，而幾乎躺平睡著的姿勢。他掙扎著，努力不讓眼皮闔上，空氣的吸呼中還有濃濃的啤酒花味。

「原住民知識青年，應該能喝、能唱還能不耽誤正事！」昨夜喝完第一打啤酒，結束一段演說後，他就對一個同是花東來的學弟這麼說。今晨進入演說廳時他又重複了一次。顯然對於徹夜歡唱飲酒沒睡，今天還能準時出席會議的能耐感到痛快與得意。

「他媽的，這還算原住民嗎？不喝酒，一天到晚談什麼原漢合作、共同開創大局，都忘了幾百年來漢人是如何騙取土地。」

……啪……

「根本就是數典忘祖！」他大吼一聲，一拍扶手站了起來。

頓時，台上講演者，停止了其實也只有個人的演說，疑惑的看著他；而整個演講廳座位上，橫陳來自各地的大專原住民學生，一個個驚醒著慌張坐起；坐在他兩旁，昨夜一起奮鬥的夥伴也不明就理的醒來，忘了理會嘴角涎流到胸前的濕答。整個大廳裡，他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剛才參差起落的酣聲，全都靜了下來，連麥克風偶而的回溯聲，也天殺的不出現。

「媽的！」他心裡咒罵著，還沒弄清楚，剛才自己怎麼會突然站了起來。

「我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劃分原住民自治區，所有漢人承認過去幾百年，對原住民的壓榨是錯誤的。」

他的確反應過人，慌亂的瞬間還能迅速組合一段說辭。說完立刻坐了下來，兩旁的同夥點點頭表示贊同，惺忪與充滿酒意的眼神還流露無限的欽佩。

台下嗡嗡的竊竊私語聲開始連結，探詢聲四處響起。

除了一兩個人清楚的知道，剛才台上說的是目前高雄市幾個求才的機構，希望徵得原住民朋友加入，他們願意提供比一般人多些的優渥條件。

「媽的，死百浪，就會欺負原住民！」他似乎比剛才清醒些，但不確定什麼而咒罵著。

昨夜凌晨兩點，在這家汽車旅館的停車間，一夥人飲酒高論歡唱。在趕走前來規勸的某學院隨隊輔導老師後，一對不識趣的投宿旅客，竟然來抗議，並在抗議無結果後辦理退宿，更可惡的是，臨走前搖下車窗對他們咒罵著：幹恁娘，死番仔！

「我們錯在哪裡？談論原住民前途錯了嗎？盡現祖先的山林本質錯了嗎？媽的，死白浪，就會欺負原住民！」

想起昨夜的情形，他又衝動的想舉手發言，但這回兒，論打的啤酒酒精，開始自他橫斜的身體上升，並從嘴角凝結，然後泌泌滲流……。

「原住民的知識青年，有責任影響族人，積極改善自己的競爭能力，以適應在現代社會

的競爭……。」嗡嗡的演說聲音一直繚繞，他分不清是台上，或是前年在故鄉的求才說明會中誰的演說。他頭疼漲裂的厲害，自己也分不清是睜開眼睛或正闔上著眼。

「目前原住民失業的問題，在於整體原住民競爭能力的不足，而這必須由政府、社會及原住民個人本身共同努力來解決。原住民知識青年，尤其肩負著這個責任……。」演講者的聲音夾雜著聽眾席的酣聲，在整個演講廳嗡嗡響著。

「不，不是這樣……。」他想反駁。

「沒有自治區才是根本原因……嘔……。」他想說的更多，但強烈的噁心火山似的自口中噴發，一陣腥騷酒臭立刻傳開，一地的黃泡泡啤酒、碎爛的滷味夾雜著胃酸。整個大專青年「原是會議」近一百餘的學生代表，只有一兩個……或者三四個坐在遠方位置的，清楚又厭惡的聞到。

二〇〇二年三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小冬的便當



只是，連同村同學也說小冬的母親送便當來，那電話裡的小冬母親是怎麼回事？而小冬人呢？呆望著教室後方牆壁幾道裂縫旁，張貼佈置的幾張誇張想像的繪畫圖，我開始擔心了。

丟下手上的最後一截粉筆，黑板上已經寫滿了反覆寫了、擦了再寫的數字，而粉筆槽也排上了這節課所使用過的四截粉筆尾。這已經是我這個星期以來第三次反覆教授關於數字四捨五入的基本概念。但從底下二十二個小鬼還勉強睜開眼睛，卻只清醒沒兩分的狀況看來，我得開始認真尋找另一個可以用來上數學的時間。這學期開始以來憂慮的第二件事情，終於變成事實。

在外縣市當了幾年流浪教師，這學年總算如願從桃園調回屏東附近的這個小學，接下五年級的班級導師。對於每天可以看見身材小巧，皮膚怎麼都蔭不白，眼睛不肯稍微小一點的同胞們，心裡常盈滿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覺；尤其社區裡每戶人家的巧思裝點與雕刻作品，彷彿躍自靈魂底處的舞作，那樣的隨興與渾然天成，最讓我每每駐足不忍離去，對於回鄉服務的初衷，總算真正有了實踐的開始。

但才過完一個學期後，便發覺這個算是半個山地小學的學校，學童的課業水平比起服務過的嘉義、台南都會小學，有相差近一個年級的水平。尤其班上的原住民學童，對數字概念幾乎是模糊的。你絕難相信國語、社會可以考個八十幾分的五年級學童，數學四則運算中會出現2乘3等於5的答案，而講解幾回後，答案竟然還會是5。關於這點，我倒不感到特別驚訝，因為之前在桃園復興鄉，我的班上也是這樣的狀況，我私下就這麼認為，這是普遍存在於原住民學童的問題：對數字觀念鬆散與缺乏邏輯性。

是不是這樣？我現在可提不起勁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黏濕燥熱的不舒服感覺，從上節課結束前就一直身上亂竄，汗水更是貼著背脊直往下滲流。

今年天氣反常的厲害，才五月中，火傘卻像往年八月似的毒辣熾烈。熱啊！站在講台往教室外瞧去，目視範圍的農作物，幾叢還勉強算是綠意的莖葉，正翻背低垂地在整個半枯黃的農作田中殘喘；教室屋瓦上方連遍又清晰著蒸發水氣，教室裡也強烈感覺熱氣正穿透屋頂猛力向下輻射，四座吊扇聲嘶力竭的搖晃轉動，卻驅不走一絲的燥熱，熱昏了教室包括我的所有人。這讓我心裡稍稍舒服了些，阿Q的認定，不是我的數學課程，讓班上同學想睡，而是該死的天氣。

「蔡老師，電話！」從窗外，主任招呼了一聲。看了看腕錶，指針在十一點三十分，這電話來的還真是時候，今天就饒過這些小鬼吧。

走出教室門，小冬也同往常一樣離開教室。一個月前她向我報備她媽媽每天中午都會送便當來，所以不再接受我多為她準備的便當。我也特別允許她跟著抬便當的值日公差一起離開課堂。

「替我跟你媽媽問個好啊！小冬！」跟小冬揮過手，走回辦公室接電話。不知道是因為教室外迎面來的一小陣風，還是因為電話來得適時，讓我神情輕鬆起來了。



我班上二十二個小朋友，閩、客、外省間雜，十一個原住民小朋友雖然是少數，但是清一色排灣族及原住民學童特有的高能量活動力，反而使得這個班整個教室佈置與活動形式變得很原住民、很排灣族。但不論族群背景如何，相對艱苦的經濟狀況卻是這裡普遍的現象，能維持小康的家庭更不到一半。所以每學期校務會議裡，校長一定會再三提醒，需特別輔導班上學雜費與營養午餐收繳的情形，尤其是營養午餐費。為此，上學期結束前，我還特地作家庭訪問，了解實際的情形。這也是這學期一開始我所憂慮的第一件事，還好只有小冬繳不起，但這問題，因為我習慣性每天帶兩個便當而解決了。

不過，自從小冬的媽媽開始為她帶中餐便當的這個月以來，我的困擾便來了。每天早上出門前，我總要為便當帶多帶少的請求，讓我家老婆大人唸上半年。說什麼以前我最愛吃她為我準備的便當，既營養又衛生，兩個不嫌多，怎麼現在開始嫌東嫌西，是不是外頭有了什麼？然後以下就會接著什麼，年紀輕輕嫁給我，既沒穿好也沒住的好，沒嫌我原住民的身分，還為我生了兩個女兒，雖然說不上個個美麗聰明，但是，健康、乖巧、快樂、貼心，學校成績也沒讓我們操心，我要真的外面有了什麼，那簡直就太對不起她了……。

我的天吶，不就是個便當嘛，有那麼嚴重嗎？我不過是因為上次新聞報導裡說，一個醫生才半年就甩掉三十幾公斤的贅肉，靠的只是少吃多動就瘦下來啦。我老婆的便當既可口又營養，便當菜色尤其少不了每天變換不同口味的肉塊、魚片，青的綠的黃的蔬菜配料，精挑的白米，慢煮的米飯，我不相信有多少人捨得剩下一嘴一口。我都已經八十二公斤，超過標準體重十幾公斤。這學期開始我決定少吃些多動些，我總不好也跟著到鎮上，參加那群麥當勞寶寶的減重班吧，那多難為情啊。

不過這段時間我便學聰明了，便當一樣帶兩個，我吃半個便當份量！其餘原先留給小冬的，都分給其他小朋友加菜，皆大歡喜。

「是的，我是蔡老師……什麼……好的……回頭見。」

電話是小冬的媽媽打來的，掛了電話後，我突然腦海裡陷入一陣空白，久久不能思考。

她說，她過完今年農曆年，便在朋友的介紹下，在台中找了份餐廳幫廚的工作，因為SARS影響，所以薪水一直無法按時領取，加上小冬的外婆身體近來不穩定，醫藥費用去了大半，所以，很抱歉耽誤了學費與營養午餐費的繳交，同時，非常謝謝這個學期我替小冬代墊了這些費用，所以她想中午時間來學校還這些錢。

問題是，我代墊學雜費、營養午餐費是怎麼回事？小冬的媽媽不是每天送便當來嗎？這一個月來，小冬拒絕了我的便當，而她的午餐呢？這些是怎麼回事？我想不透，約了小冬的母親十五分鐘後見面。恢復思考後，我立刻回教室，想弄清楚小冬去了哪裡。

「小冬人呢？誰知道她去哪裡？」顧不得汗水流進眼眶，很快來回掃視了整個教室。除



了小冬的座位是空的，其餘小朋友正拿著不鏽鋼餐盤排隊盛飯菜；而輪到分享我的便當的幾個小朋友，正在協調怎麼分食，聲音因為興奮而顯得大，引得附近幾個小朋友頻頻向他們張望，沒人理會我的問話。我開始分不清是豆大的汗水，是因為心急還是因為正午更熱，而自全身體四處奔流而出。

「美珊，小冬到哪裡去了？」我詢問她座位旁的同村同學。

「報告老師，她媽媽送便當，她去吃飯啊！」

美珊瞪著原本就不小、兩顆銅鈴似的眼睛，一付你怎麼不知道這件事的表情。

「在哪裡吃？」

「嗯……不知道。」

美珊仍然張著眼睛，但這回加上我因為詫異，而瞪大如牛鈴的眼睛。

在哪裡吃？竟然沒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班長注意管一下，等鐘聲響了才准開動！老師出去一下，別等我吃飯，口水別流到別人的碗裡面喔！」

不想讓我的神情影響全班小朋友，立刻換上如往常輕鬆的口吻交代他們遵守吃飯時間。

只是，連同村同學也說小冬的母親送便當來，那電話裡的小冬母親是怎麼回事？而小冬人呢？呆望著教室後方牆壁幾道裂縫旁，張貼佈置的幾張誇張想像的繪畫圖，我開始擔心了。

小冬在課堂上向來專注少語，獨來獨往。嬌小的骨架與細削的臉頰，加上大多數排灣女孩所擁有的清澈眸子，和寬厚的鼻頭，給人的感覺總是隱約中透發著尊貴。除了數學，其餘科目還能維持在八、九十分的水平，最愛畫畫，教室裡主要的畫作都是她的，想像力與天份總讓我驚艷。

我努力的回想，想找出一些可以幫助我弄清楚這怎麼回事的原因或線索。

她所居住的村落，正夾在平地聚落與一大型排灣族部落間的山邊，沒有公車抵達，還好距離學校不遠，學童走路上学，還都能趕得上時間。是怎樣的歷史因緣，會發展成這樣的情況，頗耐人尋味。相鄰的大型排灣族明星部落，聲稱此地為其傳統領域之一部份，而相鄰的平地人聚落的村民也附和這說法，偏偏本村的村民，冷眼看這件事，既不否認也不證實，言語間卻有意無意表露一點反感。

我似乎比較能理解村民的感受，因為從相鄰的這個排灣族明星部落，隨處可以見到以大型藝術創作，作為公共設施形象裝飾，社區熱鬧繽紛，來比較這部落，就會立刻感覺，這裡比較像是被遺忘的某個城鎮角落的幾戶人家，而顯得一點點落後、落寞感覺，卻也保留更多的原始素樸而清淡平凡。

部落鄰近一個知名的登山步道。鄉公所為了配合全境的觀光資源，做了整體規劃與建



設，所以在登山入口，設置了一個大型停車場，供遊覽車及一般車輛停放。停車場以植草磚砌成停車格，靠山壁方向釘牢了一連遍的石版牆，石版牆上刻鑿著排灣民俗故事、口傳歷史的浮雕，頗具特色。

村子入口就在往登山口路上，一處不太顯眼的產業道路上，入村子道路數處翻起的柏油，路肩長了青苔的水泥駁坎，也處處崩塌，道路兩側夾種著一大群的相思樹。村子裡沒有醒目的藝術創作與廣告招牌，最多在每戶人家院子裡，見到一些未完成的雕刻作品及一些像是習作的雕刻、圖繪。院子空間還爭相競長著些蔬菜水果，繽紛又極富生命力。

這一個偏遠分支的小聚落，不是獨立的行政單位，事實上，隔著山稜線延伸，行政隸屬於相鄰知名的排灣族明星部落的一個鄰。裡外只有十六戶人家。其中三戶人家的男主人，留在部落靠農作營生，美珊家是其中之一。兩戶男主人已過世，其餘十一戶的男主人則是在外賺錢營生，隔代或單親教養的情形算是普遍。

停車場至登山口前後，有幾塊規模不大的旱芋田，分由三四戶人家所有，除了芋頭也雜種些野菜蔬果。每塊田靠近產業道路旁，搭設一座工寮，作為休息、儲放工具的地方；每個工寮後面，設置了烤芋頭的窯子，極具特色。鄉公所積極整理登山口後，這幾戶居民也陸續整理出可以擺設販售農作產品的空間，賺點蠅頭小利，補貼家用。

有一次做家庭訪問的印象中，小冬<sup>Wawa</sup>（註：祖母）的田，就在登山口過後，產業道路最裡面的一塊；而她家，是在旱田背面小土丘後方，由半個石版屋與鐵皮混搭成的單獨矮房舍。簡陋歸簡陋，水電倒是方便無虞。院子周圍沒有橫躺、豎立的雕刻作品，卻畫滿一小塊一小塊的畫，各式各樣。

「這個是小冬畫的啦！」

一位<sup>Wawa</sup>突然站在我身旁，右手拿著一個小刀似的杵，正努力的想搗爛左手握著的一個茶杯大的小銅鉢裡的檳榔，表情上有掩不住的驕傲，而小冬臉上卻混和著羞赧與自信，半低著頭站在<sup>Wawa</sup>的身後。的確，這女孩很有天份，排灣族高度的藝術天份沒少了遺傳給她。

當天沒見著她父母親，根據<sup>Wawa</sup>的說法，小冬的父親是相鄰部落的貴族階層，幾年前死於一場工程意外。因為最初高攀貴族而受爭議的婚姻不愉快感受，所以，小冬的母親在處理完喪事後，母女便搬回與<sup>Wawa</sup>同住。<sup>Wawa</sup>仍然耕作與零售農作物，母親則盡量在鎮上找些幫傭工作及零工來維持家計。窮歸窮，靠自己能力營生，多少也維護了些小冬家族的尊嚴。

我努力的拉回思緒，並走完校園各角落，卻遍尋小冬不著，這讓我更擔心了。她會去哪兒呢？她的母親是怎麼回事？

這個學期初，因為沒繳營養午餐費，午餐時間，小冬總是離開教室到校園閒盪，這情形連續兩天，被我察覺有異，所以要求她接受我的另一個便當，也順便解決我想減肥的重大



障礙。最初她接受也努力吃完對她來說算是太大的便當，但任誰也看得出來，她吃得一點也不快樂。從一開始，她就分送便當給同學，總是低頭吃飯，全程不語，心事重重。對於一個國小五年級的學生來說，這似乎是過於沉重的負擔，而我卻不知如何幫助她。幸好只一個月，她便主動來報告說她母親從那天起將天天送飯來，所以中午時間會跟媽媽一起吃飯。那天後，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她變得開朗又自在，只不過，才一個月，她看起來比過去更瘦削，原來就黝黑的皮膚，更加黝黑與無光彩，而常常在笑聲後又若有所思的靜默習慣依舊沒變。

難道每天中午她就是這樣躲著？可是會躲到哪裡去呢？

意願上，我還真希望她只是單純躲著，別發生了什麼事才好。

我幾乎一眼就確認辦公室外等候的少婦是小冬的媽媽，那眼神與臉部表情神韻幾乎跟小冬一個樣，所不同的是她隱約散發出的成熟與尊貴氣息。當我把所有的事情概略說明後，出乎意料的，她並沒有嚎啕大哭與驚慌失措，只連連道謝又道歉。不過，臉上瞬間泛起又一閃而過的寒霜與雙腿不自主的幾下輕微顫抖，仍然洩漏她的心急與不知所措。

「還有地方沒找嗎？」

她眼睛投向校園，語氣強自鎮定，沒等我回話，便自顧自的往校園右側操場邊的一排木

棉樹走去，腳步有點急亂。

「我都找過了，可以肯定的是，小冬不在校園，不過我陪你再找找看。」我還真希望是我漏找了哪個角落。

「那她會到哪裡去了？」

大太陽底下，她突然停下腳步，蒼白臉色下，語氣焦慮卻掩不住威儀，迫得我低頭迴避她的眼神。而早溼透了我襯衫的汗水，此時卻不給面子的流進眼眶，鹹辣的讓我淚水直流。對於出身三地門貴族世家的我來說，這情形有點尷尬，但我突然了解小冬神韻裡的倔強與孤傲，也理解她接受我的便當，那種受屈辱、勉為其難的不快樂感覺。

「會不會是在……」我突然想起學校旁那座乏人照料，幾近廢棄的社區公園。

這裡的居民，每天青山綠水，白雲艷日，不稀罕也不作興到這樣的人造小公園來歌頌誰的德政，加上社區經費短缺，難以維護，所以社區公園早就荒草蔓蔓。下午以後，常會有一些附近的遊民、醉漢走動，入夜以後，更有許多不良少年騎車聚集。警察除了加強巡邏，似乎也拿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為避免發生意外，所以學校方面三令五申的禁止學生到這裡來。

「也許……在那裡也說不定……。」

我轉頭望向社區公園方向，小冬的媽媽卻已經動身前往。



五月中旬無風的烈陽下，從剛才到現在，天氣依然不尋常的溽熱與悶濕。

小冬的媽媽疾行在前，我緊跟在後，還沒來得及找些話來安慰她，便在一兩個轉彎後進入小公園。果然發現小冬正單獨坐在公園涼亭裡，瘦小的背影直穿過幾叢雜草的縫隙映入我的眼瞳，小冬的媽媽示意我別出聲，領著我接近涼亭，卻見她強忍啜泣而雙肩微微顫抖。

就在我們欺近小冬身後最後一道雜草籬，學校下課用餐的鐘聲響起，只見小冬拍了拍手，高興的喊著：

「吃飯時間到了！」

「我最喜歡媽媽為我準備的便當了，我才不吃學校的營養午餐呢！」接著，小冬雙手在石桌上撫了撫，邊說邊動作。

「這是我喜歡吃的薄鹽鹹魚。」

因為右邊的柱子與眼前雜草遮掩，我看不清楚小冬右邊的情景。

「這個燒肉，我吃一半，剩下的給Kenny吃，非常謝謝媽媽這麼用心準備。」小冬的聲音充滿了感激與知足。

小冬的媽媽身子卻顫了一下，不由得向前靠近了些，站在小冬汗水溼透了的背後，我也悄悄的跟了上去。

「這些蔬菜我一定會吃完，這樣我的頭髮才會又長又黑。」

小冬聲音透著歡喜，又說又動作，完全沒察覺站在她背後的媽媽，以及因為驚訝過度無法言語的我。

「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媽媽對不起你！」終於，小冬的媽媽忍不住由後環抱小冬，壓低聲音啜泣，淚水狂流。

「媽媽！」

小冬卻受驚嚇的吃力轉過頭，確定來人後，鬆了身子偎在她媽媽懷裡，只輕輕叫了聲媽媽……

天氣像是突然轉涼，無雲遮擋的太陽也顯得軟疲，而汗水顆顆凝結似的，打心底冷寒。

原來小冬每天中午是一張圖畫紙，飯菜由她一筆一筆的畫進去，而這一個月以來，她就這樣的「吃」媽媽「送來」的「午餐」。

我也忍不住，湊上前撫撫小冬的頭，三人的淚水在啜泣聲中滴答的紛落，濕糊了小冬的「便當」。

二〇〇三年七月寫於台南。

二〇〇八年五月刊載於《人間福報》。

## 山地眷村



趙湘麟腦海裡時而浮起那幾位他該叫大嫂的中年原住民婦女的認份、認命；浮起這幾年，陸續跟隨這些新娘而搬遷進入眷村的原住民家庭，那種低調與隱晦的態度；浮起最近這兩三年，搬進賃居的幾戶原住民，艱辛卻不失尊嚴的生活模式。



## 一、村幹事

傍晚吃過飯後，致遠新村自治會幹事趙湘麟，習慣性的走到村子口活動中心前榕樹下，在晚間七點電視新聞開始播報前，與幾個長年間扯淡的老夥伴閒扯，他今天特別想聽聽其他人對年底自治會會長改選的意見。

自治會的改選問題，不比其他民意代表選舉的議題複雜，眷村也很難有統獨的爭議。但代表眷村第二代的現任會長上週放話，要有效解決村子內過多原住民的現象，卻引起不少的議論，不論眷村第一代或第二代，都有些不同的聲音。

自治會長自有他的理由。

村子長久以來，習慣作為特定政黨政治運作的籌碼，選舉傾向、政治立場選定都有傳統上的考量。但是，為數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戶遷入，卻逐漸稀釋了自治會在民意代表選舉的運作力量。挫折感、無力感加上生活習性的不盡然相同，使得自治會長決心在改選時提出，作為政見的主軸。

自治會幹事趙湘麟是眷村第一代居住戶，並不特別堅持什麼立場，但不少當年老戰友娶了原住民婦女，第二代甚至有的已經結婚生子。都是老朋友了，就算不提革命情感，也得唸著平時這一頓、那一餐的情誼，贊成或反對？多說與少說？都讓他頭痛傷神。

這個眷村，位於高雄縣岡山鎮，早期為岡山地區空軍軍士官的眷舍。眷村周圍環繞著空軍官校、一支處、空軍技術學院第一、二校區（前空軍通校與機校）等空軍軍校與單位。眷村行政權隸屬於主要住戶以閩人為主的協和里，管理維護權責則由空軍機械學校負責。

眷村西面隔個兩公尺寬的巷弄，與一個較小、擁擠的丙級眷村曉風新村相鄰。南面是附近村落農家一大片的農地，一年三熟的稻作，間歇栽種著麻六甲綠肥與菱角，水稻田旁的幾塊農地，季節性的栽種白甘蔗、美濃瓜；另外還有一大塊網栽蔬菜園與蘭花栽培區。

東面隔著通校路與協和里、岡山鎮相鄰，不同的房舍景觀與居民習性、省籍，致使遠新村猶如一個被公路分隔了的邊陲聚落。

北面隔著空軍機校運動場，及幾間小工廠與阿公店溪相望。眷村內，各眷戶隨手在院子栽種芒果、龍眼、楊桃等果樹，加上門口栽植的花草，多少也點綴這眷村花草扶疏、綠意盎然。從空中鳥瞰，致遠新村恰似排列在深淺濃淡不一的綠色絨布中，一塊緊鄰河邊，有著綠色斑斑的積木。

眷舍早期建築物為泥牆低矮瓦片房，後來村民逐漸改為磚牆結構。眷戶再將前院加建，每單戶平均就可以由早期的十五坪，變成二十坪左右。每十戶聯成一棟，每棟棋盤式的排列。各棟間的道路還算寬敞，南北縱向可雙向會車，東西橫向也可容一輛中型轎車通行。全村加上兩棟無正式門牌的早期違建，總共十八棟近兩百戶數，算是中大型的乙級眷村，供低



階軍官、士官配舍居住。

只是建村以來，眷戶各憑本事，圖自己住的舒服，併戶擴建的、運用權勢特權違規超限改建的、或根本不顧規定，自行興建二樓洋房的都有。也因此使得這個幾乎可以容納兩百戶的眷村，從未真正超過一百五十戶。眷舍從地坪近四十坪的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到還保留最初泥牆低屋瓦的十五坪眷舍不等，使眷戶所擁有的居住空間，也出現極大的落差。

眷戶也從現職、退職的將軍校長，上校老飛官，大學教官，國中、高中老師，低階軍士官，退伍的老榮民，到賃租戶，作家，吸毒的軍官，三進三出監獄的，長期失業的醉漢，都有。比較具知名度與代表性的有十一棟的尹鐸、尹清楓父子（陳總統說不惜動搖國本，也要查個水落石出的海軍弊案受害者。）；十三棟侯德健（〈龍的傳人〉作者）；十四棟托懿芳（早期歌手藝人）。說龍蛇雜處難聽，倒是個社會的完全縮小版。

建村近五十年，新村自成一體管理系統。成立自治會，並定期選出自治會長及幹事。對內處理新村事物，對外統一口徑、團結力量爭取眷戶利益。過去，自治會確實展現了應有的實力，使得各路政治勢力從不敢輕忽這塊版圖。自治會長更是眷村裡喊冰結凍的最重要樁腳。但是前年的立法委員選舉，與去年縣市長民代的選舉，卻讓新村自治會嚐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感，而根據自治會長的說法：是因為村子裡住進了太多的原住民。

趙湘麟自然清楚這事。那次，自治會長及幹事等眷村幹部，陪著正為賄選案官司困擾的

當時現任蕭姓立法委員，依據眷舍名冊挨家挨戶拜票，並信誓旦旦要為候選人衝高票。沒想到從開始的熱鬧，會以蕭委員的苦笑結束，窘得自治會長直想找地洞鑽。

原來，延宕數十年的眷村改建傳聞，在這幾年有了新的突破。北高雄地區眷村，將在勵志村的基地改建集中興建一千多戶眷舍。而原先北高雄的各眷村，則廢村交由原產權單位處理。所以一大半有辦法的人早就陸續在外購置房舍，然後將眷舍租給外人。由於租金便宜，吸引了不少低收入戶搬進，不願租出去的，則放任眷舍空盪。因此形成十戶一棟的建築物，往往不到五戶，這些住戶中有些還不是具戶籍的租賃戶。因此自治會在那次的立法委員選舉拜票住戶中，真正可以投票的只有五十七戶，而這其中還包括不同支持對象的眷戶。所以晚上七點左右的拜票，過去需要一、二小時才能結束，這回只用不到三十五分鐘就草草結束。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一行人浩浩蕩蕩的按了二棟十號的眷戶門鈴，然後自治會長同候選人機哩哇啦講了一堆有關國家安定與選舉人如何又如何之後，這應門的眷戶居然豪邁的大聲說：

「哈哈……好，很好，你們說的對極了。我認同你們，百分之百的支持你，所以我精神加盟，但是我恐怕無法幫上忙，我投的是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的票。沒關係，我精神加盟，百分之百的支持！」大夥一聽，才注意到燈光下，眷戶那黝黑皮膚與深邃的輪廓。

「媽的，平地原住民住在這裡幹什麼？」自治會長沉不住氣的說，隨即又警覺自己的失



態，立刻補充說：

「這……沒關係，總有朋友可以影響的，你多幫幫忙，拜託！拜託！」連「您」都懶得用，瞧那份失望的……。

送走蕭立委後，自治會長終於忍不住在辦公室拍著桌子叫嚷著：

「什麼玩意兒？這樣搞下去，這裡都變成山地眷村了！」顯然，這會長把眷戶鐵票流失的氣，記到賃居的原住民戶頭上了。趙湘麟當下心裡笑了笑，當了七任的村幹事，都六十一歲了，卻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山地眷村」這樣的新鮮名詞。

這個眷村的原住民戶，是自民國五十幾年起，四棟老士官娶了花蓮秀林的姑娘開始。然後十六棟也有人娶了仁愛鄉的姑娘，爾後十棟、一棟、四棟、十二棟、七棟、村口附加一棟又陸續娶進來自不同地方的原住民姑娘，加上後來搬進的十一棟張士官長家人，及晚近才嫁給退伍老士官的七棟親妹妹，總共十個原住民姑娘嫁入。另外，二棟十號因為職務配合而遷入；加上隨後因租賃而遷入的一棟兩戶，二棟一戶、七棟一戶、十三棟一戶。現在，整個眷村原住民戶數實際是六戶。外加早已入外省籍的原住民婦女，大人小孩加起來算算不過是三十三個人。說對眷村生活型態有影響，勉強說的過去，但真要山地化這個眷村，卻是螢爝當月，萬萬不可能的事。

早先嫁進眷村的新娘，捱過民國六、七十年極端歧視的年代，習慣了沒有聲音的生活。

先生在世的時候多半如此，過世之後更是如此，對於村子事物他們一向冷漠不參與。後幾年跟著他們搬進來的故鄉親戚，與新進搬入的賃居戶，因為無戶籍，心虛加上自卑，根本不出現在眷村公共事務的討論場合。甚至下班時間偶而出現在眷村巷弄時遇見人，也是目光飄遠的迴避。叫人意外的是，有資格與能力參與、並主導眷村事務的二棟十號眷戶，也因為外務過多，而幾乎不參與任何村子活動。這點，還特別引起自治會幹部及眷村耆宿的關切，究竟是原住民的本性，還是二棟十號眷戶的個人特質？

居住在這裡的原住民戶，包括幾個族群：四棟與附加一棟的泰雅族，一棟、十棟的布農族，十六棟的阿美族，二棟的卑南族與魯凱、排灣族，七棟的兩戶排灣族。各戶間，同族相熟的偶有來往，其餘除了點頭打招呼之外，少有進屋聯誼的情況。這眷村就從未見過辦理，譬如豐年祭等的原住民聯誼活動，這一點最令各眷戶好奇與不解。

眷村第一批原住民新娘的第二代多已成年，如十棟與十一棟的男孩已近三十歲，分別畢業於空軍官校與陸軍官校，並於今年初結婚娶妻。其餘也已分別進入職場。外省籍的歸屬，幾乎完全掩蓋了他們半個原住民的身分。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後來遷入的原住民戶孩童。這些住戶的小孩年齡參差落差頗大。一群小孩在一起，形成特例鮮明的棕褐色集團，格外引起村民的注意。目前讀高中的有二棟王家，四棟曹家兩位；讀國中的有二棟林家，一棟陳家，十三棟陳家總共三位；其餘的唸小學



與幼稚園總共十八位。除了二棟林家與四棟曹家各自擁有朋友群外，其他總是玩在一塊。傍晚籃球場上靠東面的籃框下，幾乎就是他們的天下。另一部份，以二棟王家唸高中的女孩為主，常喜歡騎著腳踏車，在眷村巷道與村後稻田間穿梭，好不自在。

傍晚時分的晚餐前後，打零工的原住民戶家長還沒回到家，這兩個集團的快活適意，往往吸引其他非原住民眷戶的小孩跟隨參與。這樣的互動，也幾乎打破大人的矜持與成見。有眷戶因為小孩的接觸，而更友善這些原住民戶，有些則覺得礙眼，尤其五棟胡家媽媽最常表示意見。但是，也只有在這些棕褐色集團四處流竄，以及來訪的親友拔掉機車消音管呼嘯而過時，這個眷村才有些生機氣息，還真有山地眷村的感覺。村幹事趙湘麟就常因為這些原住民小孩，而觸發心思，回憶幾十年前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成天在籃球場上鬼混，而現在早成家立業又遠居台北的小鬼們，那些永遠有用不完的精神、總是吵雜不停四處流竄的小麻煩們。

幾抹殘陽，血絲般無力的在華白西天縮退變淡。早批覓食的幾隻夜鷺，斜飛過屋瓦線與墨黑雲塊間，遠遠望去，隱約中正與第一批升空夜航訓練的空軍官校學生教練機，交會變換隊形。單調的飛機引擎聲週而復始，硬是對照這老舊眷村變動不大的每日生活步調。

趙湘麟腦海裡時而浮起自治會長口稱的新名詞；浮起那幾位他該叫大嫂的中年原住民婦女的認份、認命；浮起這幾年，陸續跟隨這些新娘而搬遷進入眷村的原住民家庭，那種低調與隱晦的態度；浮起最近這兩三年，搬進賃居的幾戶原住民，艱辛卻不失尊嚴的生活模式。是什麼前生註定的姻緣，讓這些原住民新娘嫁給父執輩年齡的老士官、榮民，而又心甘情愿？而她們真的甘心嗎？是什麼樣的時代環境，迫使原鄉的原住民，願意忍受別人異樣眼光，跟隨新娘搬遷進入眷村，而低調生活？又是什麼樣的誘人原因，吸引原住民戶願意離鄉背井，重新適應一個截然不同生活型態的社會？而，趕走了這些原住民，自治會從此便完全掌控所有眷戶的選票嗎？有意義嗎？這麼多年了，在這個眷村裡，不是原住民的一定比原住民強嗎？趙湘麟經過也是原住民戶的二棟十號七十餘坪的眷舍，望著修剪整齊的整片綠意圍牆，搖搖頭，暗笑自己從沒弄清楚過這些個問題。

## 二、青梅竹馬

得知小英真的要結婚的消息，烏馬斯的腦海「轟」的一聲，似乎空白了近一世紀長之久。他下意识移動槍口到他的下額，他的舉動嚇壞了報知消息的哥哥，搶過獵槍後卻更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槍管內真有了膛沒退下的子彈，幸好自製的獵槍槍身長，要斜躺著才能頂住身材不高的烏馬斯下額，烏馬斯伸直了右臂手指也無法碰觸扳機。

「糊塗！太糊塗了！」他哥哥叫罵著。



烏馬斯卻突然發瘋似的狂叫逃往山區。

那年是民國七十五年的九月，是他剛自軍中退伍的第一個秋天。從聽說小英可能嫁人的傳言開始，而又得不到小英親口保證時，烏馬斯就再也沒幫母親整理粟田，也沒再獵得任何獵物，每天就這麼上山下山的魂不守舍，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躲著逃避。

「她說要作我的老婆啊！啊……」烏馬斯不擇徑的狂跑，經過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後方瀑布群時，想過去與小英偷偷戲水的快樂時光，忍不住狂吼著躍入瀑布水潭。

當五天後，烏馬斯被發現在大竹溪山的山腰摺曲時，青梅竹馬的小英，已經嫁到致遠新村一棟。從此，烏馬斯便四處找酒喝到爛醉，一週沒兩天清醒。沒酒喝的時間，他便躲入山上打獵。只是獵槍被他哥哥強制保管，旁人怕發生意外，也沒人願意把槍枝借給他，因此經常是有一頓沒一頓。九年間他便由一個還算眉清目秀的布農青年，變成皺紋滿佈、眼神渙散、神情滄桑的糟老頭。

民國八十四年，小英的先生過世。託了人告訴烏馬斯，如果不嫌棄，她願意照顧他的後半輩子。烏馬斯沒多考慮，湊了點車錢，就搬進致遠村一棟小英家。說起過往，烏馬斯略顯靦腆，藉著一點酒意囁嚅的說，語氣中還掩隱不住對父母的愧疚。

烏馬斯搬進小英家，為了繼續保有小英遺眷的薪俸，兩人並未登記成為正式夫妻。小英

待烏馬斯極好，似乎為了彌補九年相離的遺憾，並未要求烏馬斯外出找工作，反而盡心的為他調養身體。沒一年，烏馬斯又回復他壯年該有的體能，只是臉上的風霜還在每天的酒飲中駐留。烏馬斯也極思振作，他想彌補失去的九年，他要照顧他心愛的女人，所以積極的想找份工作。但是，連機車都不會騎的他，加上退伍後半放逐的生活近十年，想在都市找份固定的工作談何容易？所幸，先天的布農體格與一年來小英的調養，還難不倒他找些建築小工或貨車綁捆的重活，兩人倒也甘於這樣粗茶淡飯，一杯酒，一盤豆乾，半碟花生的自在適意。

兩人的鴛鴦相隨、如漆似膠，惹人羨慕與忌妒。閒言閒語便開始掛在眷村女人的嘴裡、耳裡、眼睛裡。

表面上，烏馬斯不在意，起碼在小英面前他是如此。但流言閒語卻如強酸般的落在他孤寂已久的心坎，留下的蝕痕，怎地也無法讓他完全的假裝。尤其幾杯下肚後的自言自語，常常不小心表露心情，且越來越不加掩飾。結果又引來好事者的乘機擴大，說什麼山地人就是如此，懶惰、骯髒、酗酒還靠女人養；只要烏馬斯一喝醉酒，立刻就有人等著看熱鬧的出現，並誇大的散佈他的醉態。對於這些窩囊氣，烏馬斯都盡量忍了下來，沒有什麼能比跟小英住在一起還重要的事。白天，他一樣由小英載著到工地，晚上酌著小酒後，由小英陪著在村子附近散步談心。近十年的相思，他有著太多的話要說；當年的委屈，他需要一訴再訴。他珍惜這樣的時光。



對烏馬斯來說，八十七年九月起似乎是夢魘的開始。一連七個月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幫私人水公司送水這等事也找不到。他與小英愛的結晶卻於農曆春節前誕生，失業與喜悅的扭曲，沖淡了以小英微薄薪俸過年的窘境。披著磨破外層的大衣，提了半打米酒，他度過了一個最快樂卻沒有特別記憶的春節。

小英回憶說，當晚烏馬斯實在太快樂了，他喝得酩酊大醉，以布農語大聲的說話，不停的說話，還難得的唱起了小英聽不太懂的歌；都凌晨兩點多了，他興致還特別高昂，周圍鄰居隔著巷弄對他們吼著；相鄰的兩戶也過來提醒，都無法阻止烏馬斯。小英不忍制止，她心疼烏馬斯壓抑太久了的委屈，她為他斟酒，淚水混著水酒。最後管區警員來關切時，烏馬斯已經喃喃醉語，毫無意識，醉語中還隱約可以辨識他對小英嫁人的埋怨與對眷村住戶的憤恨，聽在小英耳裡，酸楚卻佔滿整個心窩。

從那時候，烏馬斯喝醉的頻率越來越高，說話音量的分貝也越來越不節制。從剛開始醉倒在門口，到後來隨意醉倒在眷村巷弄，他像極了流浪漢。經常可以看見他打著赤膊，半醉的，口中念念有詞地在眷村遊蕩。要不，就是到村子外的甘蔗田捕田鼠，說要加菜。日子久了，眷村居民竊竊私語依舊，只是沒有人再對他的任何舉動感到意外與好奇。

「平地人最會欺負我們原住民啦。」三分醉的烏馬斯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拘謹靦腆，風霜與酒精燒燎在他臉上的痕跡清晰縱橫，註記著他的挫折與對生活的不曾適應。但看在小英眼裡，烏馬斯依然是那個令她臉熱心跳的青梅竹馬。她低聲的說要照顧他一輩子，而幸福的感覺，毫不保留的紅了小英的臉頰。

### 三、小新娘

卸下背簍後，伊黛只簡單洗了個手，解下工作用的藍底白斑圍裙，便直接進廚房淘米。臉上、髮髻間還留著幾層濕了又乾、乾了又流的汗漬。窈窕一陣後，轉出院子便見到住鄰居的表姊夫老姚進門。她依著平時的淘氣問了一聲：

「喂，山東來的老鄉姊夫你吃飽了沒？」同時臉上眯著眼睛，將鼻子、嘴角皺成一團。老姚也尖起聲音回敬：

「老鄉，你個老鄉，你是我的老鄉啦！」伊黛沒聽懂老姚的意思，但覺得他眼神比往常親切許多，似乎來報什麼喜訊，只見他跟父親、母親喃喃咕咕一陣子便回去，走之前還笑著看了伊黛一眼。

「一定有什麼好事，說不定又有大餅可以吃了。」伊黛心裡這麼想，幾個表姊結婚前都是像這樣的，她最喜歡吃人家結婚的大餅了。

洗過碗筷，給兩個弟弟洗過澡後，她的父親便把她叫到跟前，口氣從未有過的親切。



說她已經不小了，也該嫁人了，過些天要給她找個家裡有米有麵的「民國」（外省人）作丈夫。伊黨雙手垂立，大氣不敢吭，她懼怕她的父親。

果然是件喜事，她的喜事。伊黨卻毫無概念結婚跟牠有什麼關係，她也不敢有什麼意見。一個月內陸續見了一些人，處理了一些事之後，便辦起結婚喜宴。當天，她對白紗黑鞋子感到好奇與新鮮，卻被剛端上來喀啦放在桌上，還兀自顫動不已的蹄膀所吸引與震撼，而忘了婚禮當天其他的事。她年紀太小，無法連結她的婚姻與蹄膀間的關聯，那種被烹煮、熟透、定型在固定範圍，即使不情願，也只能原地扭動的同病相憐關係。

當晚，她的父親喝醉了酒發酒瘋，因為白天酒席上有人說他貪圖對方的聘金，而將女兒嫁給他還老的老頭子。她父親吼著吼著，便當著伊黨的面前，將收下的一萬塊聘金，丟進正燒著洗澡水的柴火爐裡。她的母親瞪大著眼睛一動也不敢動，伊黨卻因為父親的咆哮而止不住顫抖著，幾個幼小的弟妹更是連哭的勇氣也沒了。

那年是民國五十七年，她才十五歲又七個月，胸部還不及她父親的大。結婚前一個星期，她第一次結束並丟棄母親以四張馬糞紙為她製作的月經護墊。她變成張士官長太太，第一次離開家門，遠從台東嫁進東港大鵬新村。

張士官長年紀，比伊黨的父親還大七歲，又比伊黨大三十三歲。是個身材高大壯碩的山東漢子，與嬌小、黑、乾、發育不全的伊黨，形成有趣又強烈的對比。張士官長初期不以為意，後來還是熬不過幾個眷村婦女的長舌，說什麼「父女配，老少檔，生了孩子叫爺爺」。他覺得驚扭，每次上街，只准小新娘伊黨遠遠的跟在後面，卻讓不識路的伊黨，屢次跟丟走失。他也不找，最後總是由小新娘自己摸索回家。最令伊黨日後回憶起來忿忿不平的是，當她盡力學習如何做一個妻子的時候，張士官長卻因為許多原住民新娘逃婚的事，而處處防範她。出門除了車票，絕不給多餘的錢。有一回在高雄火車站兩人走散了，張士官長竟忘記有伊黨這個人，自顧自的回家。沒想到，從未自己搭車的伊黨，居然會自己從高雄坐車回家。張士官長才從此改變，不再防範伊黨逃跑。

張士官長並不知道伊黨是絕不可能逃回家的，不僅是因為她母親從小的教誨，更因為伊黨她那死要面子的父親，會一刀劈死她在村子口，連家門都不讓她進。

民國六十五年，張士官長退伍以後，便帶著三歲的男孩，配舍搬到岡山致遠新村十一棟。新居住地的噁言流語，比之東港時期不遑多讓，又碰巧遇上四棟與十六棟原住民新娘逃婚的事，眷戶女人們，連官夫人都嗜血的等候著伊黨也上演逃婚記，最好來個紅杏出牆，給男人痛快，給女人長舌消遣，大家快活。

伊黨個性好強，不理會這些口舌。但十棟與她同年齡層的阿妹，卻經常挑戰這些閒言閒語，流言愈凶，她愈加報復似的四處找快活。這可苦了伊黨，她與阿妹，嫁的老公都老得讓她們守活寡，年輕暢旺熾熱的生理需求，總在午夜夢迴中燃燒迴蕩。但除了全心投入工作，



謹言慎行外，也只能認命的背負同胞負面行為的流言指責，等待時間與事實證明她的堅貞。很快的調適新搬來的不適應後，伊黛便努力學習烹調、裁縫、做生意的技巧。然後與張士官長拜把兄弟周先生，先後爭取在空軍機校、一支處福利社開設餐飲部開店，還特別聘調故鄉幾位小妹幫忙，所以她成了別人口中的老闆娘。不但償清先前遷居的債務，並且盡力幫助家鄉幼小的弟妹完成學業；還攢了錢，在七十二年時買下協和里的透天別墅，搬離了新村。這是非非之地。

張士官長過世後，伊黛在今年初，為官拜陸戰隊上尉軍官的兒子討了房媳婦，眷村內不論熟與不熟悉，都主動參加喜宴，使原本只開三十五桌的訂席，又多追加五桌。

現在的伊黛，每逢週休便開著休旅車與朋友四處旅行露營，她可是最悠閒的原住民新娘呢。眷村內婦女永不停止的閒談中，還時常提起她的事，對她的傳奇過往，總是以讚嘆與驚奇收尾。

伊黛說：認命、認份是一回事，努力又是一回事。嫁給老頭子，是她改變不了的事，作一個原住民婦女，更是她這一世無力更改的事。但她有權改善現況，努力爭取她真正生活權利，她的生命責任，並不包括對那些長舌、流言負責。

伊黛的說法，似乎解釋著新村的原住民新娘，認命背後那種堅強不服輸的韌性；也似乎解釋著，為什麼她們幾乎放任自己的先生閒賦在家閒扯、打牌，而自己卻頂著日昇日落，努力賺取微薪補貼家用，毫無怨言。

如同在部落，她們的母親撐起半邊天一樣；在眷村，她們的努力，也撐起了自己的家庭與尊嚴，開拓自己的一片天。

#### 四、棕褐色的精靈

「自己紮的，好看吧？」二棟的高一女孩王小莉邊問，邊輕晃著頭頂上十幾條編紮的細小辮子。髮辮末端約兩公分，箍著以小顆琉璃珠、彈性細帶串製成的髮圈。髮辮的琉璃珠咯哩咯哩的發出清脆碰撞聲。在甜黑的皮膚下，牙齒顯得亮白、潔淨。

「不簡單喔，那麼厲害的山地人。」我半開玩笑的回答她，眼睛卻不自覺移開。她鬆緊合宜的T恤，搭配低腰牛仔褲，態度輕鬆自適；晶亮的眼睛與蒜頭寬鼻，有美國黑美少女的味道，更有著典型排灣、魯凱少女的內斂安詳。她說著她的故事，慢慢的、輕輕的，說著她們家的故事……

從屏東三地門搬出來，是在她國小三年級的事。當時他們搬到距離阿蓮不遠的五甲尾。因為讀國中需跨區到阿蓮就學，必須騎車經過一段人煙少，而車輛往來頻仍的公路，上學往返需要大人接送。但父親工作性質早出晚歸；母親則需要早早出門取材料回家加工，而材料



供應處與學校，恰好是相對頭的兩方，造成極大的不便與負擔，所以全家商議搬遷到離學校、市區不太遠，租金便宜的致遠村來。

一家六口窩在十八坪左右的破舊眷舍，並沒有造成太多的不適應，與他們以前在三地門以及五甲尾的情形相當。但是低矮連棟的建築形式，卻讓室內潮濕悶熱，相隔的薄牆，不時會傳進隔壁鄰居的聲音。這還好，比較討厭的是，晚上睡覺時間，老鼠會從一號的天花板到十號的天花板，一路爬來爬去的。她並不怕老鼠，卻擔心老舊、有著一大塊水漬痕跡的天花板，會挨不住老鼠磨牙，而磨穿破洞，然後老鼠屎、灰塵或老鼠直接掉進她睡著張開的嘴裡。每次想到，她總會不自覺的抬頭張望，然後噁心好一陣子。

王爸爸是霧台鄉的魯凱族人，娶了三地門排灣族的王媽媽，目前在岡山一家國內知名的紙尿布公司擔任作業員，薪資雖不是優渥，倒也還算是穩定，養育四個小孩上學讀書感到艱困與吃力，幸賴王媽媽做手工藝加工品補貼家用。而房租一個月三千的支出，還算使他們安心不少，雖然住的不是那麼舒服，又得經常上屋頂修補瓦片，或敲敲打打接補屋簷接縫間漏隙。但下班後，坐在門口馬路與一棟後簷搭的涼棚下，喝茶納涼，多少也彌補了一點沒有寬敞客廳的遺憾。

王媽媽不浪費她排灣族婦女的藝術天份與巧手，在生完老三之後，便專職在家做手工藝品。她固定接三地門幾家原住民手工藝品店的帽子、衣服半成品，然後依照各族群特色，縫製裝飾文彩。工作辛苦薪資微薄，但她還是一件又一件的縫製，因為這樣的時局，她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工作。

夫婦倆生活向來低調，除了與七棟的同鄉表姊妹偶而閒談，王爸爸的早出晚歸，與王媽媽抓緊時間，趕工、接送小孩的忙碌，幾乎見不到他們參與村子活動，也少與人交談。而他們似乎也習慣了。

如果不住在眷村住別的地方會比較好嗎？不會，王爸爸肯定的說。在原鄉，他們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工作。住到那裡他們都是外來的山地人，一樣得受特別的眼神注視；一樣被邊緣與不尊重，但他們並不在意。只要工作順遂，孩子上學方便，可遮風避雨，他們就很滿意了。至於能不能投票選誰，能不能是這眷村受歡迎的一群，他們無力置喙，也真的不在意。想著四個兒女，表情上有著無限的寄望，他們願意努力工作提供他們求學，只求孩子們將來比他們更強。

☆ 王小莉喜歡這裡，不管大小孩子都能玩在一起。同齡的不同齡的，男男女女，誰也不管誰黑誰白，誰高誰矮，誰窮誰有錢。只要大人不干涉，他們就能昏天黑地的玩耍、打球、騎腳踏車。

她喜歡騎腳踏車穿越每條巷弄，遊梭在後面農田產業道路上，追趕成群像捧起一把沙子潑出去一樣密集的麻雀；喜歡追趕來回徘徊、盤旋在兩塊田之間道路上空，略高於頭頂的蜻



蜓群；喜歡在燕子急速俯衝撲啄蜻蜒時大聲吼叫，讓燕子踉蹌的變換飛行路線，然後一群小孩哈哈大笑；喜歡讓瀾漫著大肥氣味的空氣，拂掠過耳際、鼻間那種想逃避又無法閃躲的狼狽；喜歡一夥人四處流竄，聽小弟弟、小妹妹呼喊著：等等我，的那種被需要的感覺；喜歡騎車經過時，所有人驚艷她黑人式的髮辮時的表情與讚嘆聲；喜歡日落天已暗未黑之際，各眷戶呼喊叫喚各自小孩回家的熱鬧，這些種種像極了在三地門童年記憶，那樣的親切。她才不管這裡大人怎麼想，也不在乎誰想怎麼對待他們這樣的租賃戶，那是大人的事。

她也喜歡上學。高中唸的雖然是職業學校，成績不算出色，討厭的鄰座男孩總愛開她玩笑說她是小番婆，總算也是高中學歷，比她的爸媽要高出些。政府補貼的學費扣繳學校學雜費後，還能退回幾千元，減輕了不少學費的負擔。最重要的是，對於未來，她似乎有著比較明確的期待，期待自己能像他們的父母親一樣，自主又尊嚴的過生活，或者超越他們。

比較讓她困惑的是，一棟的大芬，明明有著顯著的原住民輪廓，卻抵死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難道原住民就真的見不得人嗎？」王小莉輕扯著衣衫，遮掩住不經意顯露的肚臍眼，眨瞬著她清澈明亮、星子般的眸子，輕軟軟的問著。像個有著棕褐色肌膚的精靈，那樣的靈性與純真。

她與她的夥伴們，山地化了這個漸漸死寂的老眷村，他們的歡笑刨開了眷戶間原本不該存在的歧視與隔閡。他們在傍晚與假日的四處流竄，對應著眷村原住民住戶的低調，卻是這眷村鮮明有趣的對照。

## 五、後記

清晨六點半出門，看見烏馬斯斜躺在巷子口芒果樹下一張破舊的藤椅上，閉著眼睛，酒氣冲天，喃喃自語。沒人聽懂他嘖哩哇啦國台語夾雜著說什麼，也沒人知道他是今晨開始喝的，還是自昨晚就沒停過。幾個村民經過他身邊，表情嫌惡，然後像水流遇見石頭擋道，而自然的左右偏離。正巧五棟那位長年吸食強力膠，而被迫退伍的外省籍陸軍軍官，正鬼魅似的飄出巷子口，迎了上來。乾癟瘦高的身子與枯削的臉頰，嘴嗡嗡個不停，令剛才那些偏離路徑的村民，乾脆直接轉向左右離去。

這景象吸引我的駐足與深思。

「山地眷村」是一句氣話與戲言，但也多少也反映了這個眷村的可能。但究竟這只是致遠村的個別情形，抑或是其他老舊眷村的普遍現象？除了婚姻關係，房屋租金便宜，學童就學需求外，還有別的原因嗎？

各族群中多少都會有些生活不如意，行為脫序的人或事。聚焦或標籤化個別原住民行



# 女巫



「茲！八嘎拉染古倆，德母安，……」阿廓換了一顆陶珠，在嘴唇上輕沾過以後，祭起咒語。

為，究竟是人性中「否定別人，滿足自己的成就感需要」的劣根性作祟，還是一種文化沙文的優越感？

眷村民絕大多數是善良的，既無力改變現況，也無勇氣指責誰的不是。就像二棟王家與其他遷進租賃的原住民戶一樣，單純、善良、低調、隱忍。不同的是，他們有自己選出的民意代表可為他們表達心願，解決困難。而這些原住民住戶，遠離原鄉，在政治資源考量下，邊陲中更加邊緣化了。

致遠村將在兩年內改建遷居勵志村的新眷村基地，老舊眷村也將走入歷史。像王家等賃居的原住民戶，不能找到像這樣便宜的小眷舍居住，成了他們目前較擔心的事。

我想，只要老舊眷村繼續存在，那些不得不遠離原鄉的原住民戶，應該會繼續聚集然後繼續被邊緣化，相同的故事與調適問題也會一再上演。只是，我們不能更包容的看待這件事？能不能學習那些無利害關係的孩童每天的歡樂相處？

二〇〇二年「台灣原住民族報導文學獎」第一名。

二〇〇三年一月發表於《聯合報·聯合副刊》。

二〇〇八年日譯版《山地眷村》，松本幸子譯，收錄於《台灣原住民主文學選6：晴乞い祭り》。日本草風館出版。



「不對，疑慮，不對勁！」女巫阿鄔卸下背簍裡的龍葵與臭椿，搖搖頭喃喃自語。左顛骨下方的臉頰皮肉與右手沒來由的抽動，讓她心裡感到不安，今天清晨醒來，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每天清晨醒來，不下雨的天氣，阿鄔一定揹起背簍，到村子邊的河床上走走，採些作物、野菜什麼的。她與幾個老姊妹淘，在那裡蓋了個小工寮，取名「天天來」，並經常在這裡炊煮野菜與地瓜切塊的稀飯當早餐吃。

七旬的一群老婦，平日最喜歡這樣的清晨休閒了。但今天起床後，阿鄔就感覺不對勁，心悸、臉皮抽動，連手掌也莫名奇妙的抖動，她以為身體出了什麼狀況，但接連三次後，她感覺應該有什麼事要發生。

「有事發生嗎？好事發生？壞事發生？大事發生？小事發生？」阿鄔又從背簍裡取出幾顆大小不一，還黏著泥巴的地瓜，習慣性的自語。

幾十年的女巫工作，因為祝禱詞與慣用咒語的音律要求，阿鄔已經習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將一句話分斷，並重複尾句，她多半時候並不自覺這個習慣，不過朗誦詩歌般的音調，讓她還是喜歡有意無意的這麼說。

「我得趕快動作了，今天很多事勒。」阿鄔扒清背簍裡的東西，伸展腰背，站了起來。想起今天一堆的行程，她決定不理會那些心跳心悸。

走進屋子時，不自覺的向東邊望去，那是台東市的方向，太平洋上的雲彩有點怪異，她覺得。

阿鄔是大巴六九部落的女巫群的頭子，經常的晚上時間，總會有人登門拜訪，或電話預約「搭拉荖」（註：祈禱性質的巫術），然後由留守在家照顧阿鄔的三兒子，在臨睡前排定行程，並告知阿鄔。第二天阿鄔例行的休閒回來後，便按行程實施。

今天排定阿鄔的行程比往常多了些。

村子口，古山家念高三的女兒，學校成績好但沒信心考上好大學，希望阿鄔「搭拉荖」給她開智、給信心；馬山家大兒子後天入伍，求個護身符；古麥家不信邪，新居落成沒「巴里西」（註：禁制性質的巫術），就已經住進了一個月，一直不平靜，最近反悔，今天也要請阿鄔來。還好阿鄔延期了新進女巫的「卜拉法特」（註：成巫儀式）儀式，否則加上應允給村長兒子生病驅邪這一樁，她今天可真的要忙翻了。

「姆姆！電話！」才正要跨進客廳，孫女嚷嚷著叫喚。

「喔，可不要再排了勒。」阿鄔苦笑，想起清晨有個老姊妹，提起替她媳婦安胎的事，她沒敢立刻答應，推給其他女巫，但對方仍堅持希望由阿鄔安胎。

阿鄔接起電話心裡嘀咕著，不希望是他們來催促。接過電話卻突然感到一陣心悸……。「喂……是啊……我是阿鄔啦！」阿鄔突然改成國語說話，電話那頭也響起十分誇張的



說話聲調，連坐在一旁的三媳婦，也被吸引的轉過頭看著阿鄔。

只見阿鄔丟下話筒後跌坐在沙發上發呆，水氣瞬間在眼眶凝結落下一整串。

「發生什麼事？」三媳婦嚇壞了。

「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阿鄔搖搖頭，連唸了三個怪不得。淚水沿著皺紋在臉頰上擴散。

「叫車吧，妳弟弟老五出車禍，軍方通知準備送往台東醫院。」阿鄔努力的把剛才聽來的說一遍，她不太會說國語，但這回濃濃的山地腔，卻清楚的表達了意思，她感到虛弱的想躺下。

「我也別急著這麼哀傷，全力護著他回來吧。」她揮起手掌抹去淚水，強打起精神站了起來。

利用候車短短的時間，阿鄔著手準備了近三十顆，夾著陶珠、切開的檳榔，小心的放進措起的「拉法特」（註：巫器袋）。呼吸的紊亂與心跳，讓她焚香、唸完第一段迎靈祝禱詞，並排下三顆檳榔時險些暈倒。

「茲，古浪尹母那登母哇哇暗……」上車前，阿鄔唸起祝禱詞，並謹慎的在最後離地的腳掌下，擺了一顆夾著陶珠的檳榔，關上計程車車門，坐進後車座。像剛才聽完電話後，跌

坐在平時接見客人的座位上，幾近癱瘓的爬不起來。車行中，手裡隨手又扣起一顆陶珠，唸起一段咒語，聲音小的不能再小，但凝重的表情，還是讓司機好奇的頻頻從照後鏡偷瞄。

作為這個小部落的女巫頭頭，這樣緊急的叫車出門，已經不只一次了，但這回情況不同。她清楚的感覺到自己恍惚的有些嚴重，因此特別仔細的準備所需要的巫器、工具，謹慎選擇咒語、祝禱詞，並反覆的檢查每一個動作、步驟有沒有做錯。就像她第一次出外勤時的慌亂與緊張。

很多年以前的一個下午時分，阿鄔才結束法力與程序的研習，回家途中被一對像是夫妻的平地人迎面攔下。那對夫妻表情著急與無助，讓她意識到有事情發生，但接下來的對話才讓她吃驚不已。

「阿桑！請妳對阮去台東好唔？」那夫妻注視著她，表情誠懇的讓人不好拒絕。

「啥米代誌勒？」阿鄔雖然覺得這對夫妻舉動唐突，還是禮貌的用她苦練很久的山地閩南語發問。

那對夫妻你一句我一句，努力的說明他們的來意，阿鄔也很辛苦的人才弄懂他們的意思。

原來，他們家的兒子，唯一的兒子，兩天前，在鹿野那一條筆直的讓人忘了有盡頭的公路上，發生了嚴重的車禍。從上午十點的急救，到第二天凌晨仍沒醒來，醫院不樂觀的準備



放棄急救，請家人作好必要的準備。當一家人在急診室外愁成一堆時，病人卻奇蹟的醒來。病人氣虛卻清楚的說有人搖醒他，叫他到台東西邊靠山的村落，那裡有個歐巴桑，膚色黝黑，身材短胖，找她來就有救了。

「你們哪耶知道是我？」阿鄔不敢相信，國台語夾著說。

「阮一路走來，納看納找，看到你，阮丟感覺一定是妳。」說得誠懇。

「不是我啦！」阿鄔心裡是高興的，但因為陌生讓她多了一分戒心。

「拜託啦！阮求您對阮走一下啦！」那夫妻見阿鄔遲疑，著急的要跪下來。

「別……這樣啦，」阿鄔一看，心裡也急了，「你們去把他的衣服帶來看看再說啦……我的家在那邊啦。」她指著前面有著橘色面牆的磚造房說。

那夫妻一聽，沒敢耽誤，立刻搭了車離開，一個半小時後折回，出現在阿鄔家的院子，還帶了一盒水果，說是見面禮。阿鄔想了一下程序，接過他們手上的衣服，施起法術後讓他們帶回。

第二天一大早，那夫妻又出現在阿鄔家，懇請阿鄔一定要隨他們到醫院去。原來經過阿鄔施過法的衣服，當晚就覆蓋在又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醫院也不阻止病患家人最後的安慰。沒想到過了午夜，那重傷不醒的人又醒來了，巡房的護士發現時，還一直醒著，儀器顯示，病人越來越穩定。所以他們決定直接找阿鄔到病房施法。徵得醫院同意，阿鄔傾全力施

法，第三天病人自加護病房移至一般病房，兩週後出院療養。

阿鄔當時出外勤，就是像現在一樣的慌亂與緊張。那家人除了專車接送，第一天就包了三千塊的酬禮給阿鄔，在當時男工一天工資還是四百五的時候，阿鄔收到的酬勞，震驚鄰近幾個部落。而神蹟似的第一次出手，更是奠定她在部落女巫群中的地位。

「那孩子，現在還好嗎？」阿鄔想起那個從死神手裡爬回來的男人。又驚覺自己的分神，輕輕搖下車窗，將手上扣著的陶珠彈了出去。

「啐！那泥哪瓜蒂絲！」她咒罵了一聲。

今天遠比第一次重要且意義深遠，容不得她分神。雖然對自己搭拉荖的道行充滿信心，但這次發生在自己兒子身上，她卻很難完全平撫情緒的波動。

「茲！八嘎拉染古倆，德母安，……」阿鄔換了一顆陶珠，在嘴唇上輕沾過以後，祭起咒語。阿鄔的一舉一動，從照後鏡落入司機眼裡，一陣寒意自他背脊升起，向全身蔓延。阿鄔嘴唇掀動無聲，森冷專注的表情與司機的張惶恐懼，形成強烈與恐怖的感覺。計程車內的溫度也似乎突然急降，讓車行像滑溜一般的安靜與快速。

抵達醫院後，陪同的三媳婦，拉開車門。阿鄔俯下身子，慎重的在落腳前，放下握在手裡的檳榔，「拉米拉，依母阿，卜阿啣……」嘴裡唸著祝禱詞下了車。自她成為女巫以來，



從沒有像現在一樣的謹慎與認真。計程車司機早嚇傻了魂，沒等收錢，直接開車走了。

救護車急鳴著，剛好也到達醫院。幾個醫護人員慌張的推出擔架檯車，隨救護車下來的幾個軍人，也立刻將救護車上已經綁緊固定的傷患，抬上檯車，往急診室奔去，見著阿鄔，都點了頭打招呼。

「快！快！前面請讓一讓！」一個士官長，一面慌張著表情指揮推擔架車檯的士兵，一面驅趕著前面擋道的人。

阿鄔跟著進了急診室。

「醫生呢？怎麼沒有醫生？」急診室沒見到醫生，那士官長吼了起來。

「別急，我們看看！」門口出現了一個年輕醫師，沒計較那士官的無禮。

「現在外科醫生都在手術房，我們立刻聯絡其他醫院固定支援的外科醫生來。」年輕醫師顯然不是外科專長，但趨上來觀察，並交代護士。護士也慌了，看看擔架上到處是血的傷患，登記了姓名與進來的時間，剪開傷患身上的衣物，掛上點滴，傷患的嘴角、胸腔還是分泌的溢出些血。看得阿鄔一陣暈眩，兩腿癱軟的使她倒退向牆邊。

阿鄔強忍著傷痛，沒趨向前妨礙醫護，她望了一眼擔架上躺著的兒子壯碩的身軀，看見他似乎掙扎的坐了起來。一驚之下，一股力量把她托起來，急忙取出一顆陶珠彈起。

「啐！阿口依，依母那米啞……」的唸起咒語，連續的低聲唸了一長串，並將手中的陶

珠，向擔架方向拋了去，她看見兒子躺了回去，掙扎了一下，坐了起來，又躺了回去。

「喂！小姐，妳們快找醫生來呀！」那帶頭的士官長，看著擔架上受傷的弟兄，胸腔一度停止波動，然後又劇烈的起伏，咕嚕嚕……的嘴角湧出一大堆血，情急的吼了吼。

阿鄔腦袋幾近空白。不一會兒，她走向擔架，夾著另一顆檳榔陶珠的手，顫抖著伸向傷患已經停止出血的腦袋、臉頰與不規律上下起伏的胸腔。她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緒，專心的施法，她不容許絲毫的分神減低她巫術的威力。

一連串的咒語，從阿鄔刻意壓低的嘴唇傾洩。每一個停頓，就出現一個頂著黃色光圈的黑服影像，走近擔架，拊了拊躺著的傷患。在支援醫生還沒來以前，急診室內所有人注視著阿鄔的怪異動作，沒人出聲，詭異的氣氛讓所有人起雞皮疙瘩，頸背涼颼。

阿鄔不是第一次這樣施法。

前些年，一個女子在知本橋附近一個大轉彎，騎機車滑了出去，整個腦袋摔向地面，脊椎也受了傷。救護車趕到時，那女子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胸口起伏，嘴角隨著呼氣，一口一口的推出血來。腦袋著地的地方，留著紅的、透明的液體，流了近兩公尺。送到急診室的同時，阿鄔也應家屬之邀抵達，雖然醫生趕開她，但在家屬的堅持下，她還是想辦法在急診室外，施起法術。接連十天內，在加護病房外做了幾次祝禱。是醫科發達，也是那女子運氣好，腦殼破了，顱內卻沒有大量瘀血。而阿鄔的鎮守，也成功阻止那女子恍惚中走入急



診室與加護病房內，隨時出現的隧道般凡人看不見的暗門。而今那女子在台北謀職，每回休假，總會特地來看看阿鄔。

急診室出現暗門，在阿鄔的分神中逐漸擴大，逼近擔架，傷患胸口的起伏幾乎停止。阿鄔心頭一陣驚慌，她知道事態嚴重。立刻集中精神，謹慎的又祭起一連串咒語，她從沒如此認真的選擇咒語，也從沒有這麼全心施法。

「巴拉日，烏茹碼，嘎嚙，里地谷，……」每一個間斷，暗門便縮小一點，擔架上的傷患，呼吸就越明顯、平順。而阿鄔越來越大聲音，越來越急的動作，卻讓急診室的所有人頭皮發麻。

外科醫師來了，在傷患進到急診室後的四十分鐘，一個支援的年輕醫師總算來啦。阿鄔停止了動作，讓出空間給醫生。醫生檢查了傷勢，做了些表面處理，搖搖頭表示台東沒有醫院可以施行手術，建議轉院到西部比較好。阿鄔一聽立刻感覺暈眩，兩腳幾乎軟的要跪了下來。卻見到急診室又出現了暗門，逐漸的變大。阿鄔心頭一驚，一股力量又把她撐了起來。伸手進「拉法特」，再取出一顆陶珠，拋了去，「啐！」的輕輕咒罵，暗門縮了些，阿鄔不敢怠慢，嘴裡無聲的唸起咒語。

「…………他媽的爛醫院，沒設備…………需要轉院，…………直昇機？什麼？…………直昇機？…………是…………是…………，謝謝隊長。」帶隊的士官長，透過手機與單位聯繫。斷續又口不擇言的回答聲音，毫不保留的傳達他的心急如焚。

受傷的是阿鄔在空軍服役的五兒子，單位早在車禍第一時間，向空軍總部回報，總部指示海鷗的STOC，必要時出動支援。

直昇機果然在半個小時抵達醫院旁的草坪，強大的氣旋，吹斷了幾棵大王椰子的莖葉，幾棵芒果樹枝幹也斷裂了幾枝。甚至阿鄔下計程車時，放置的那顆檳榔，也被吹的離了位，滾向水溝邊。此時，急診室內那只有阿鄔看得見的暗門，突然變大欺向擔架，將整個擔架吞噬。傷患抽搐了一下，胸口停止起伏。

阿鄔大吃一驚，「拉惡死，烏日夫，衣呢諺，啐！」的大喊，並將手上的陶珠檳榔拋向那暗門，那暗門像相機快門，立刻縮成一個小原點。而傷患被電擊似的，胸口激烈起伏，忽：喝：忽：喝的激烈呼吸聲，穿過直昇機巨大的聲響，把擠在門口看直昇機降落的一群人的注意力吸引回來。只見血塊隨著傷患急促的呼吸，從嘴角一小塊一小塊的溢出，慌的緊靠在旁的護士及幾個士兵，拿著紗布擦拭。

「快！快！上機。」士官大聲的叫喊。

啪啪…………強烈的直昇機旋轉翼聲音，夾著氣流湧進急診室，讓急診室顯得更加的慌亂與



緊張。

「別站在門邊，門會自動開啟。」急診室的護理長費力的叫喊，想提醒幾個靠向門邊的士兵，卻被急著出去的士官長開門引進的聲浪「嘩」的頂了回去。

阿鄔受不了那聲浪以及緊張氣氛，向後靠向牆邊，並向門口的方向，彈出緊扣在手裡的陶珠。陶珠拋出，卻被風門擋住，吹偏了落點，卡進門槽縫裡。阿鄔望向陶珠落點處，黃光泛起，逐漸擴散，在門上形成一道光門。而剛才不時出現的，像在牆上熔出的灰黑暗門卻消失無蹤，急診室內白牆還是白牆。再看看急診擔架上的傷患，又回復先前的平穩。

「挺住，有我在，無論如何要挺住。」阿鄔呼了口氣，眼神堅定的望了望躺在擔架上的兒子。

護士調整了點滴瓶、針口與鼻孔的氣管，並將填妥的資料表送來。阿鄔花了一分鐘的時間，才顫抖著簽完自己的名字，同意轉診，交回原子筆後走出門外。

直昇機的旋翼沒有減緩，聲浪也沒有轉弱，震得阿鄔心跳加速，窒息的感覺，讓她暈眩。她無暇理會這些，逕自走到直昇機與急診室中間的水泥道旁，同時從「拉法特」取出檳榔陶珠，夾在右手食指、中指、拇指指尖。又取出一個小牛銅鈴，銅鈴頂端穿孔處，穿綁了小紅布塊，她左手食、中指熟練的夾在紅布與銅鈴間的環洞柄，順勢搖起鈴來。

「挺住呀！」心裡浮起急診室內掙扎的兒子，一陣酸。

「啐！」她停止搖鈴，抬起袖口，橫抹去湧起的淚水。因為分心而咒罵了一聲。

「八嘎拉然，蒙日奈，瞪母暗……」她吸了口氣，全神貫注的搖起鈴，祭起咒語。銅鈴聲，念咒聲，與漸漸誇張的儀式動作，吸引急診室附近所有人的注視。那份詭異，卻沒分散擔架旁，急著推出傷患上直昇機的幾個人的張惶。擔架一出急診室大門，推送的士兵吆喝著往直昇機快步走去，帶隊士官長不停的催促。

「早些送往高雄八〇二醫院，應該還有機會。」每個人都這麼想。

直昇機穩定卻巨大的旋翼聲，帶隊士官的催促吼叫聲，護士提醒推車人注意傷患的尖叫聲，阿鄔越來越急的搖鈴聲，咒語祝禱詞悠遠深邃的嗡嗡聲，在強勁紛亂的氣流下，交送紛沓。持續斷折的樹枝，揚飛不停的灰塵，讓急診室到停機坪短短的十幾公尺，像極了戰場撤離前的景況。

阿鄔沒停止動作，眼睛注視著擔架移動。卻發覺幾縷淡淡的黑霧從周遭滲出，而且自擔架離開急診室大門時便開始。她還注意到，黑霧逐漸凝結成團，顏色也愈來愈濃，從灰白轉灰黑，以擔架為中心移動、集結。不一會兒，濃黑的霧開始旋轉，逐漸逼向擔架。從阿鄔眼裡望去，一個巨大的灰黑色隧道形成，像黑色的龍捲風即將吞噬整個擔架所有人，而擔架旁的人逃難似的推著擔架，快速向直昇機移動。糟糕的是，擔架前方靠直昇機位置，此時也形成了一個小隧道暗門，而且逐漸擴大。兩個暗門一前一後，活像有生命似的不停擴大並聯手



要吞嚙擔架。

擔架上的傷患，又劇烈鼓起，咳了幾下，幾口血含著碎塊噴出，在直昇機的氣流下飛送，沾上擔架旁的護士與士兵身上。

阿鄔額頭開始冒汗，深吸了口氣，銅鈴搖得更起勁。揚起手來向直昇機方向拋去手中的檳榔，一團黃光隨即形成，化去前方暗黑的隧道門。她走向擔架，隨手又取了兩顆陶珠，「烏魯木，嘎一泥案，烏魯木，茲，啐啦！」唸了唸分解的咒語，隨即向擔架後方拋了去。巨大的灰黑暗門立刻分解成幾縷黑霧，但頑固的不肯散去，在四周遊移。

「你們鬥不過我的！」阿鄔自信的說，扶著擔架，送進直昇機裡，自己上機前，還不忘記在腳離地前放下一棵檳榔，並唸了一句阻止邪靈跟上的咒語。

「艾咕哇而浪……啐……」

阿鄔從直昇機搖晃起飛的窗內，望見停機坪四周，一群護士、士兵倉惶的紛紛走避直昇機起飛的巨大氣流，感激的流了淚。

「我能救回別人，我也能帶你回家，挺住，一定要挺住！」阿鄔眼光收回到擔架上的兒子，摸了摸額頭，低聲的說。

跟著登上直昇機的帶隊士官，整理著傷患的固定帶，從來不信邪的臉上，也好像突然瞭

解了什麼，抬頭望望阿鄔。阿鄔感激他的用心，向他點點頭示意。

九點多的太陽，說來還算舒適，從直昇機窗口射進，直貼上傷患臉上，看起來有幾分的安詳。阿鄔收回銅鈴取出一顆陶珠，在傷患的肩頭拊了拊，唸起祝禱詞，在狀況穩定的這段時間裡，她想搶點時間多唸一些，讓傷患舒服一些。

直昇機持續爬升，右旋，機頭正朝西轉向中央山脈，阿鄔覺得有些噁心暈機，左側窗口外，景象從海平面轉換成青綠蒼鬱的山脈森林，還沒完全散去的山嵐薄霧在陽光的映照下，光一塊，白一塊。直昇機漸漸上升，山稜線越來越近，薄薄的雲層也逐漸貼近機身，阿鄔只看了一眼，感到一陣暈噁，隨即撇過頭向右邊窗口，恰巧直昇機右轉，機身傾斜，由座位望去，還看得見剛才的士兵與護士，遮著眼睛抬頭望著直昇機，還有人揮著手。

阿鄔暈著闔上眼，嘴裡持續唸著祝禱詞。突然一個影像閃進腦海，她受電擊似的睜開眼擠向右邊窗口，唐突與慌張的動作，引起機上幾個人的好奇，也跟著擠向窗口。帶隊的士官，看了看覺得無趣而坐回座位上。但阿鄔臉上卻一下子轉成青綠色。她看見擔架上的兒子，正從人群中離開，向醫院左側太平間慢慢走去，而太平間旁幾個著卑南族傳統黑衣，頭頂淡黃色透明光環的老婦，正目不轉睛的看著她兒子。而其中一個老婦唸唸有詞，手指指向她兒子來的方向，開出一條泛黃影的路。

阿鄔認出那是她活了一百多歲才過世的曾祖母，也是夢裡引領她進入巫師行列，並在每



天臨睡前的寤寐中，不斷傳她法力的師父。阿鄔沒來得及趕上她曾祖母在世，但在隔空傳授巫力的過程中，她已經見過無數次，再熟悉不過了。那老婦拋起陶珠，抬起頭微笑的朝阿鄔望了一眼，每個動作緩慢卻穩定精準。

「糟糕！他們要收回老五了！」阿鄔驚叫著靠回擔架上的兒子。

機上醫護兵，也同時發現傷患的血壓變得非常低，心跳微弱的幾乎停止，連呼吸也好像感覺不到了。

「快快，來幫個忙。」醫護兵靠向擔架實施CPR急救，一、二、三、四：邊喊邊做，反覆不斷。醫護兵、帶隊士官及阿鄔的三媳婦，三個人忙做一團。

阿鄔急了，身體縮向門邊，盡量讓出空間，同時把剛才手中的陶珠塞在門邊滑槽，取出另一顆後，開始祭起招魂的咒語。

「嘎辛僅，艾嘎謎林，阿拉母，嘎日嘎，嗚入瑪」……。她注意到她師父剛才刻意放慢的手法，阿鄔決定搶時間，在她兒子走完那條路前召回來。

直昇機順著陽光滑過雲層，正準備飛越大武山區，遠遠的大小鬼湖，像兩顆晶亮的藍淚珠兒，滴落在綠鬱的山脈中。轟轟的引擎聲蓋過了急救聲，也蓋過阿鄔越來越急的唸咒聲。急救的人冒出了一身汗，阿鄔也濕了一身汗，她覺得腦殼快漲破了，心臟被掏空了似的虛。

阿鄔看了一眼擔架上的兒子，心裡一陣酸，淚水直衝眼鼻。她不放心的巡視機艙內，沒有發現任何暗門形成，稍微寬心的喘了口氣。撇頭向窗外，卻見到一個雲層下，她的兒子正快速的向部落的方向滑去，表情一如昨天以前。而剛才在醫院聚集的黑衣女巫群，此時卻已經在阿鄔的祖靈屋前等候。她的師父也雜在其中，正抬頭望向阿鄔，平和與安詳。與阿鄔眼神相對，卻像根巨槌一樣，猛力的槌碎阿鄔早已瀕臨碎裂的心。

「嗚……」阿鄔一聲長泣，頹坐回椅背上，暈了過去。捏著的陶珠掉出掌心，在機艙底彈了一下，滾向擔架，停在她兒子包紮過的後腦邊，機身一陣震動後，又滾向另一個門邊。醫護兵移動身子，調整急救姿勢，不留神踩扁了那顆夾著陶珠的檳榔。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急救依然進行。

阿鄔抽動了一下，醒了過來，淚水卻爭相從她闔閉的眼眶冒出，像地下水一般的不停，濕了整臉的皺紋。

「老五走了。」阿鄔顫抖著伸手，想制止他們繼續的急救。

「讓他舒服的走吧！」阿鄔低著頭費力的說。醫護兵沒理會，繼續他的急救動作。

「嗚……」阿鄔撇過頭，強忍著不讓聲音發出來。

「我怎麼會忘了喚他上機？嗚……，如果……他會走嗎？嗚……」

「唉，年輕，這麼年輕，嗚……」

阿鄔開始感到疲倦，她承受不住這樣的結果，她救得了別人的小孩，卻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兒子，給祖靈接了去。那樣的無奈，那樣的心傷。

「搭拉芼只是玩笑嗎？嗚……」

「命？是運？是注定？嗚……我一個老婦人……心傷啊……」阿鄔緊閉著嘴無語。

直昇機繼續向西飛，強大的氣旋快速的拖著飛機滑行，卻拖載不了阿鄔兒子微弱的一口氣，飛越大武山的稜線。大小鬼湖在雲層下，卻偷偷的擷集所有傷心人克制不住的淚水，而越發悲傷鬱藍。

阿鄔癱軟在座位上，任憑「拉法特」裡用剩的檳榔滾出亂竄。她無力再做任何動作，除了閉起的眼睛不斷奔流的淚水。

「兒啊！我的兒啊！」阿鄔悶哼著，在意識模糊前，她努力著不脫口嚎哭。

模糊中，她不得不承認，再強的法術總有底祐不了的缺口，只是這個缺口恰恰落在她的兒子上，也許這是她女巫生涯的最終，也許是她在行巫生涯中，已經遺忘了太久的挫敗。

只是，此刻，對她來說，這一切已經不具任何意義。

二〇〇一年「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 比令的樹豆田



「比令伊娜，要說的莫非……」他停了停，「我忽略了他們的感受。」桑布衣簡短的先下了結論。

脫下聖袍後，桑布衣神父，慢慢的走向教堂門口，他極力地保持表情的愉悅，還不時的彎下身子，向走道兩旁的教友問好。像稍早時，教友陸續進教堂的時候那樣，拍拍小孩的肩頭，握住年長教友佈滿皺紋的手。只是他心情顯然不若早上，還有些期待。隱隱地，卻有股期盼落空的失望，他清楚，所有的教友也感覺得到。

他站到門口台階下，一一的送別這些親愛的教友，感謝他們在主日時候，不忘記來望彌撒，順道也將天父的祝福，交付到他們一雙雙因長年勞動，結滿厚繭的手掌上。

桑布衣神父在教堂外站了一會兒，待教友走遠了以後，走回教堂，坐在最後一排座位走道旁的椅子上反瞻整個教堂。可以容納六十人左右的教堂，依舊是當年他來這裡創立教會時的陳設，只是稍稍顯得陳舊些。

桑布衣神父是比利時來的神父，早年曾經是比利時陸軍軍官。因為信仰虔誠，又負冒險精神與組織能力，在民國五十幾年前後，被派往台東一帶傳教。他選擇進入卑南族部落地區，並用了三年時間成功學習卑南語，還特別取了一個非常卑南的名字：桑布衣，並在當時居民的協助下，建立現在的教堂。隔年因任務需要調離後，直到去年他請調到台灣，才重新回到這個部落來。

這之間，相隔近四十幾年，但他依然感覺得到，這裡居民的純樸與對天父的尊崇。這從他們接領聖體的崇敬期待眼神，明顯的看出；可以從他們吟唱聖歌的喜悅，聽出他們內心的真實感受。只是，偌大的教堂，每次主日望彌撒，就十幾二十人參加。部落具影響力的幾個要角從不出現教堂，這可讓桑布衣神父傷透腦筋。部落首領與祭司還好，去年造訪幾回後，他們偶而會來教堂，女巫頭子比令，可就沒來過。

桑布衣拜訪過她很多次，每次拜訪的最後，他總是被客氣的請出門。偏偏部落十八名女巫群，一切以她馬首是瞻，而巫術盛行的卑南部落中，這些女巫的影響力又非常大，她們不進教堂，連帶影響別人也不會有意願進教堂。幾任的神父都形成了共識，認為這恐怕是這個教堂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一直得不到突破性的進展的根本原因。桑布衣請調來的主要原因，也是希望能藉助他在世界各地工作的經驗來解決這個困境。

「都二十一世紀了，還談什麼巫術？難道巫術會比天父來得神聖嗎？」桑布衣神父想著想著，沒留意嘴裡溜出的幾句話。

「桑布衣！」冷不防，有人從後方拍了他肩頭叫喚他。他猛回頭，才發覺他身後站著與他同年的比令兒子，那個當年第一次到這部落時，結交的最要好的朋友。

「事情總會有辦法解決的。」比令的兒子不等桑布衣神父回神，笑著又拍了他的肩頭。

「比令伊娜（註：母執輩敬稱）現在人在哪裡？」桑布衣問，表情有點尷尬。

「樹豆田吧，今早約她來教堂，她說要去田裡看一看。」比令兒子還是掛著笑臉，一副明知道桑布衣神父的心事，卻努力裝著不知道，免得讓他感到難堪。說完也不等桑布衣答腔



便往回走。

「這傢伙！」桑布衣還真有種被洞悉心虛的心虛。眼睛移向玫瑰花壇，又轉看莊嚴又慈祥的聖母瑪麗亞。

「事情總會有辦法解決的。」他重複比令兒子的話，點了點頭，心裡有了主意，他決定用過中餐後到比令的樹豆田，找比令聊一聊。

部落通往比令在半山腰的樹豆田小徑，僅以工作鐮刀簡單砍伐開出。沿途芒草不時侵入小徑上，而經常踩踏的足跡，已形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踩踏點。小徑兩旁較低矮的雜草毫不客氣的貼著小腿，嘩嘩……的摩挲著桑布衣神父的長褲管。

「既然開了小路，為什麼不把路開大一點，這些雜草也一併清除了？」桑布衣神父顯然被這些雜草，弄得心煩氣躁。

他今年六十幾，長年單純的生活與每日運動的好習慣，保持了還算好的體力。但走在這坡度算大的山坡小徑，仍感到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前後兩次到這部落服務，今天卻是他第一次到這山坡地。平時他忙裡忙外的拜訪居民，要不，就出訪鄰近教區，或寫記錄，倒沒想過要上來走走，這與他年輕喜歡冒險的習性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桑布衣神父停下腳步休息，從坐落的位置往部落方向望去。遠前方的太平洋，海天相連

處明顯彎弧的地平線，像電影布幕般左右寬廣的橫拉，而漁船就只是螢幕上的黑點點，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一定方向的移動。

海邊與部落之間的平原地，整齊分割著田疇、果園。相隔幾塊方格，就有一條貫穿的灌溉水道連結，這樣的青綠整齊讓人感到舒服。那是平地漢人的田地，肥沃而豐產。

山腳下，小部落的房舍，混雜著鋼筋混凝土的建築與加蓋的違建頂棚，紅的灰的顏色，遠遠望去還真是好看。但桑布衣神父總覺得不真實，或許是因為他瞭解這部落的日常生活作息與實況，也或許是他記憶裡四、五十年前，整齊劃一又街道乾淨的部落景況，他並不是十分確定這種感覺。

部落左側經溪水沖刷後，形成了大片的沖積扇，上面橫豎整齊的栽種了些瓜果，不消說，這一定也是平地漢人的辛苦成果。

「真是努力啊，這些人民！」桑布衣感嘆的說。心裡有那麼點，若他們都是教友該有多好的惋惜。他也清楚，他們的宗教信仰，根本還沒準備好接受天父的恩澤。

桑布衣起了身，又走了近四十分鐘，總算到達比令的樹豆田，一條攀爬上坡的小徑，單純的沒迷了路，他有那麼點慶幸感覺。

「比令伊娜！」桑布衣取出手巾擦汗的同時，揮起右手向屈著身、正在拔除落花生雜草的比令。



比令抬起頭，做了個手勢，要桑布衣到工寮坐坐。

「比令伊娜，健康嗎最近？」桑布衣用卑南語問候。

「還能吃飯，很好啊！」比令親切的回了她。

「不小啦，妳的田，長得也很好咧。」桑布衣持續用卑南語交談。

「是啊，田不大，只要願意栽種，老天幫忙，不怕長不出很多東西啦。」比令滿臉笑容注視著桑布衣這個跟自己兒子一樣大的外國人神父。

事實上比令還真拿他當自己的兒子看待。

當年，桑布衣第一次來這裡時，比令除了送吃食物品，還特別叮嚀自己的孩子，盡量從旁協助，甚至花時間教他基礎的卑南語。自己都快九十幾了，能再見到桑布衣，她感到欣慰無比。只不過這一年多來，幾次桑布衣的造訪，讓她覺得應該再點醒他什麼。

「比令伊娜，我以為妳今天會來教堂呢，妳已經很久不來教堂了。」桑布衣口氣中聽不出不悅，但他心裡也清楚，比令不太可能再到教堂，但桑布衣仍沒有放棄邀請。

四十幾年前比令第一次到教堂看他望彌撒的情形，他正好講到巫術是一種違背天父期待的東西，是一種蠱惑人心的邪術，大家應該多祈禱，破除內心的恐慌，讓天父，讓聖母瑪麗亞的慈愛，純潔大家的心靈。

當時桑布衣並不太清楚巫術在卑南族群的地位，還沒說完就引起底下一陣的噏噏。還是

中年又是女巫群小組組長的比令，在結束後曾經提醒過他，但卻引來桑布衣更激烈的駁斥，引經據典說什麼中世紀歐洲女巫的宗教事件，說什麼巫術是多麼的不科學與愚昧的騙術，引起比令的不悅，從此不再踏入教堂一步。

這麼多年來，桑布衣知道比令並未計較過去的事，但她以及其他女巫群不再進教堂，部落人盛行巫術的狀況仍存在，還有教會的發展仍陷入一個停滯的現象仍是一個事實。這讓桑布衣苦思不得其解。

「你呢？今天好嗎」比令沒接話，取了杯山泉水，問桑布衣。

「很好，蒙天父保佑！」桑布衣頓了頓。「過去的很多年，我到過不少的地方，見過不少的部落有巫師以及巫術，還都先後接受了天父，放棄巫術變成教友，我不太清楚，為什麼你們就不行？難道巫術會比天父的庇佑靈驗嗎？」顯然喝完水的桑布衣，想直接挑明問題。

他能把一個天天泡在酒缸的醉鬼勸進教堂，他當然能把講理的比令勸進教堂。他能把南美一個土著部落的巫術習慣，完全引進天父的國度，他當然也能改變比令的想法，他想。

「呵呵……：什麼是你的想法，對搭拉芘？」比令完全停了手邊工作，領著桑布衣到工寮前樟樹下的大石塊，坐了下來，走動中詢問桑布衣。

「都這麼多年了，你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搭拉芘在你們傳統文化曾經的地位與功能，但是現在都進入二十一世紀



了，有些事是不是也可以有些改變？生病找醫生，心裡有事可以到教堂來告解啊！巫術又不能開藥治病，反而讓人家覺得你們是落後的族群，改一改信仰的方向，像當年部落首領同意引進天主教到部落一樣，創造出一個全國首屈一指的社區，不是很好嗎？」桑布衣指的是民國五十幾年，部落首領同意天主教在部落傳教的事，而他離開的那一年得到全國整潔優良社區的殊榮。

比令當然知道，她是受獎的婦女代表，部落入口的樹籬，還是她帶領一群婦女重新整理的呢，比令笑了笑回應。

「全世界普遍接受天父的恩澤，不說歐美這麼先進的國家，妳看南美的國家也幾乎都信了天主教呢，妳可能都不知道吧！有空來教堂吧。多來幾回，妳一定會發覺，神聖的天父，祂是多麼疼惜我們，將引領我們走向天堂啊。」桑布衣用卑南語說得很慢，眼神裡還流露出無限的嚮往，看不出是六十幾歲的老人。

比令沒接話，仍保持著笑容，幾個皺褶的臉部紋路有點誇張的拉扯。瘦削的臉頰，不規則的分佈著老人斑，外露出頭巾的頭髮稀疏灰白，聆聽桑布衣神父說話時的神態，掩不住那蒼老感覺。

「你們巫師所能提供的世界，在天主教會都獲得滿足，擁有一個純淨的天主教國度，一定可以幫助這個部落走向更現代、更幸福的狀況。你們一天不放棄巫術，一天也無法進入天主的國度的。」桑布衣的口氣堅決與肯定。

比令還是保持著笑容，嬌小佝僂的身體站起來，高度恰好與坐著的桑布衣等高。走向工寮，取了一瓢水後，遞給桑布衣。

「桑布衣困啊（註：暱稱小孩），你聽我說。」比令雙手握起桑布衣的手。

「今年，我都八十九了，要不了幾年，我就要去見我的師父了，還能在這裡見到你，我實在是很高興。」

「困啊！我一輩子活在部落裡，你說的歐美人，南美人，除了電視，我沒有見過一個。他們吃水稻米嗎？他們有小米嗎？他們吃芋頭嗎？他們吃樹豆嗎？他們喝野蕃茄跟酸筍倒入山泉水做的冷湯嗎？有一天大家都到了你說的天堂，我跟我的族人吃什麼？喝什麼？我們唱歌他們會愛聽嗎？會不會也跟這裡的漢人，根本不去瞭解我們，說我們是番仔啊？」比令乾瘦卻爬滿皺紋血管的兩手，輕輕的拍著桑布衣的手，認真的說。

「我可以不去搭拉芩，可以不去巴里西，但是我可不能告訴我的族人搭拉芩是不好的啊！那是我們卑南人列祖列宗傳襲下來的習慣啊！沒有搭拉芩，我們還叫卑南人嗎？將來我們怎麼去見我們的祖宗啊？」

比令停了停，忽然揚起手，彈起食指，指向橫飛過的一隻黑鳳蝶，只見那鳳蝶急急向左跌去，恰好避開追擊牠的白頭翁鳥。桑布衣看在眼裡，卻沒看出什麼。



「囑啊！我相信你的天父是好的，從你的身上我可以看得到。我應該祝福你一切順利。但是，這麼多年，是什麼原因在這裡開展不下去呢？可能也是該想一想的事，不是嗎？」

「那是你們都不來教堂啊！」桑布衣急著想解釋，六十幾的老人，還免不了那種孩提時期被冤枉的驚慌表情。

「好好好……」比令拍拍他的手，「先別急著說什麼吧，這裡風景還算不錯，難得來，你就坐在這裡看看吧，我還有工作沒做完呢！」說完又拊了拊桑布衣的肩頭。

桑布衣沒再接話，見到比令走回工作位置的步履，也不好再說什麼，只是心裡一堆話想要解釋，每次與比令交談，都是在這個點上打住的。

「難道真的是我的問題？還要多久時間才勸得了比令進教堂？」

桑布衣搖搖頭，想起上個月才開始進教堂的中年漢子，那個因為長期失業而酗酒，造成嚴重的酒精中毒的男子。經桑布衣長期協助及勸導，最後戒了酒，也進了教堂當志工，就像他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案例一樣，他有信心一定可以改善這個教區的狀況。

「我可不是年輕沒經驗的小伙子啊！」桑布衣自信的點點頭，轉過身面向剛才上山時的坡面。

比令的樹豆田，坐落在部落後方山坡突出位置，視野極佳，景緻又比剛才在上坡路上所

見到的更令人驚豔。山脈隔著溪流向部落的右方延伸，前端幾小塊開墾過的農作田，像是一塊塊淡了顏色的水彩畫作的剪貼；中段突起的小山頭以上，森林蔥蔥鬱鬱，才過下午三點的這個時間，已經可以見到濃重的雲霧層從山嶺方向向下延伸、覆蓋；左前方的海岸山脈，利吉斷層向上聳起、左右屏開的呈現它小黃山美譽的殊榮，延伸頂處猴山正眈眈虎視的瞪向鯉魚山；幾架飛機盤旋著準備降落機場；整個台東平原全落入桑布衣眼底。深舒了口氣，覺得舒坦極了。

他轉回過身子，反瞻比令的樹豆田，赫然發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幾十棵的樹豆樹，枝葉團約伸展兩手臂長的直徑，每棵樹上都開滿了黃碎碎的花朵，每棵樹相距約二至三公尺不等的種在整塊農地上，樹下還栽種著落花生、生薑與小米。這些都是非常需要陽光的農作物，竟然全都種在一塊，而且長得很好。栽種面積恰好涵蓋比令斜度大面積卻不算太大的山坡田。樹豆田四周邊以及每排樹豆間，為了防止土石移動，還特別依依地形的斜坡度，堆築起石牆。

他忽然想到什麼似的，眼睛一亮。回過頭看看山下那一塊塊整齊的水稻田、果樹園以及那些平地漢人的房舍。

「比令伊娜，要說的莫非……」他停了停，「我忽略了他們的感受。」桑布衣簡短的先下了結論。



「面對平地漢人的宗教信仰，我雖然不是十分認同，但在面對的態度上，我是尊重了很多，認為漢民族的所有一切，必然蘊含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的精神。而面對卑南族人的搭拉莖時，卻把他們當成蠻夷，態度上也許輕蔑許多，完全忽略他們文化也存在千年的事實。是這樣吧！」桑布衣畢竟是個有學養的神父，他反問自己，眼睛卻看著蹲著拔雜草的比令。

「比令伊娜當女巫，也有六十年了吧！？這之間幫助過的族人，恐怕連她自己也數不清楚。巫術在我們眼裡雖然毫不起眼，總覺得上不了檯面，但畢竟是他們文化的精髓啊！會不會那也是天父救贖世人的另一個形式？」桑布衣第一次這樣把一個被傳統教會視為邪惡的巫師、巫術與天父聯想，自己也稍稍震撼了一下。

「卑南族人吃稻米、吃小米營生，從巫師巫術的慰藉得到生活壓力抒解與寄託，在某個形式上來說，這已經達到了宗教的作用，即便我們不同意，他仍是堅實的存在。我們不認同巫術，也許跟他們也不認同天主的信仰相同。或者，他們認同我的天父，也同時尊重自己的巫術傳統？」他想起主日望彌撒的教友，經常有人告解去接受了巫師的治療。

「信仰也可並存？」桑布衣腦海只敢快速閃過，像過去傳道時一樣，他總是不鼓勵自己有這樣的念頭，信仰天父是他唯一的職責與信仰。

「比令伊娜的樹豆田，分別栽種不同種類的農作，共同享受陽光，卻各自依時序生長、成熟、收穫，樹豆既沒剝奪小米的陽光量，小米也沒妨礙薑苗的日照，落花生更是充足的享

受了陽光，原不該放在一起的，都放在一起了，卻沒產生矛盾與衝突。」

「假如，我願意試著接受他們對搭拉莖的看法，讓他們也相對的嘗試接觸天主，彼此的尊重，像比令的樹豆田一樣，都蓬勃發展，那會不會是很好的解決辦法？也許那一天，他們真的認識了天父，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也說不定。」桑布衣感到自己有了方向。

「我的確忽略了他們的感受。」他又重複說了這句。

「假如我多些尊重，不再將他們的信仰斥之為無稽、野蠻與落後，站在一個相互尊重的立場，傳達天父的慈愛，他們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態度認真面對天主教。」

「就像比令伊娜的樹豆田一樣，即便小米纍纍，薑塊成堆，她還是叫樹豆田，我又何必害怕，他們的信仰會凌越天主呢？我該有信心的！」

「比令伊娜！」他爬下大石頭，走向比令，大聲的叫著。

「妳的田，你們都怎麼稱呼？」桑布衣心裡因為有了答案，感覺信心十足又愉悅。

「樹豆田！樹豆田啊！」比令笑著，似乎早知道會有這個結局。

「樹豆田！我知道了，我懂了，比令伊娜！」桑布衣語氣有些興奮。

十幾二十人的主日望彌撒，唱聖歌的愉悅聲一如往常的宏亮高亢；教友們的虔誠依然令人動容，桑布衣神父真心滿意、愉快的看著這群親愛的教友，感激他們總是滿心歡喜的來參

## 鬥法



「你們鬥不過我的！」阿鄔望向部落四周比暗夜更湛黑的霧團，態度輕鬆，語氣堅定的碎唸著她講了幾十年而每個人都知道的口頭禪。

加主日活動。

在歌聲祝福中結束活動，脫下聖袍後，一反上星期的失望，熱絡、愉快的走到教堂門口，準備送教友離去。

「喔！my God！」桑布衣才跨出門，他被眼前的景象駭的驚叫了一聲。

以比令為首的女巫群，正站在教堂門口外微笑的注視著他。

「比令伊娜！妳今天沒到樹豆田嗎？」桑布衣快步的趨向比令，高興的握著她的手。

「今天我們剛好經過，所以順道，來看看你的樹豆田。」比令慢慢說，眼裡依舊是四十年前桑布衣到這裡時，比令望著他的眼神。

二〇〇二年八月刊載於《台灣立報》。

二〇〇八年日譯版《ピリンのキマメ畑》，松本幸子譯，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文學選6：晴乞い祭り》。日本草風館出版。



阿鄔總算走回到家門口。從部落外的小米田走回院子的一路上，突來一陣陣的心悸暈眩，令她步履蹣跚，舉步艱難。

「這該死的感冒藥。」接過孫女遞來的開水，她嘟囔著輕輕咒罵。

阿鄔今年九十一歲，身子一向硬朗，距離她上次感冒，算已經是四十幾年前的事了。她平時除了三餐胃口好，還能與幾個部落老姊妹們，在部落外圍開闢個小塊地，種種地瓜、小米什麼。昨天參加完部落女巫群的祭法袋儀式後，因為貪圖涼快，吃了幾根冰棒，結果半夜渾身發熱，冒冷汗、頭重腳輕，還請了大夫到家裡看看，今天早上感覺還好，身子還能走走，巡巡小米田，只不過感冒藥效，使她成天昏漲漲的想睡。

「現在的冰棒是越來越好吃。」阿鄔渾身感到些燥熱，腦袋卻想起冰棒，臉上不自覺浮起淡淡的笑容，那表情，像個小女孩那樣的幸福、滿足。

突然，又一陣心悸。

從剛才太陽正要落入山稜線的開始，這已經是第六次了。而一次比一次更強烈，她感覺很不吉利，究竟那裡不對勁，一時也說不上來。

「老了嗎？」阿鄔腦海浮掠這個念頭。

昨天祭法袋的整個儀式，由阿鄔領銜作法。她精準的掌握所有的祭儀程序，祝禱語詞的音律也流暢的令人不忍漏掉一字，令在場的所有女巫讚嘆與佩服。幾個六十幾歲，還算年輕的女巫感動之餘，感慨的偷偷交談，說阿鄔年紀大了，繼任的人選以及相關後續的雜事，也該仔細思考。當時阿鄔表面裝著沒聽見，心裡卻忍不住一陣疙瘩。

其實有關她年歲的談話，說起來，不過是部落女巫群的一種遠慮，阿鄔再怎麼厲害，法術再如何高強，歲月總不會永遠留給阿鄔。阿鄔也清楚這事，她眼睛很自然的瞄向另一個資深、法令高強的女巫比令，算是再一次肯定自己幾天來的想法。卻聽見比令正對幾個女巫說，阿鄔是多麼值得信賴依靠，像個寶刀，永遠不老，不應該這個時候提將來繼任的問題。這可讓阿鄔感到窩心，稍後的休息時間，便多喝了幾杯酒，多吃了幾根冰棒。

阿鄔是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女巫群頭子，她喜歡在不作法的時候，跟部落裡的老姊妹們一起栽種、除草、聊天打發時間、運動健身。而每天太陽隱入山稜線後，頗長的涼爽時間裡，一群老女人總愛哼著歌，彼此戲謔，最讓她感到快活與期待了。

但是今天太陽才要落入大巴六九山脊稜線，一隻火雞般大的雉雞，橫飛過她眼前時，竟撇過頭冷眼瞪了她一眼，讓她感到十分不愉悅。甚至經過村子口的时候，那棵約有四百年樹齡的老茄苳樹，樹精竟然曖昧的對她笑，令她整個人不對勁起來。所以，她沒理會幾個老姊妹淘的關愛，自顧自的一路碎碎唸的走回家，從她栽種作物的園子走來，一小段的路，感覺

卻非常的遙遠。

「也許真的老了！」阿鄔擤了擤鼻涕，有些感傷的自語。

她將整個背篋口朝地的翻轉過來，背篋裡滾出兩節甘蔗粗細的老葉藤。她隨手取出隨身袋裡一顆還青綠的檳榔，抹了些白灰，然後切了一小片老藤，一起放進隨身的小銅鉢裡，用隨身小鋸刀一起搗碎，然後放進她嘴裡。雖然年紀大了，牙齒全黑了，阿鄔依舊喜歡嚼檳榔時夾老藤，她喜歡那嚼勁與老藤香氣。檳榔一入口，一股清香立刻驅走了身上的疲累，連感冒的感覺也在她吞下第一口汁液後遠離。

她滿意的直起身子，一抬頭，卻望見北方的雲朵捲起糾結，下層向西連結，掩覆著大巴六九山區的山稜線，那份詭異讓她汗毛豎起，不自覺打了個冷顫。

「有事！」

她脫口迸出了兩個字。前年村子邊的阿水家，發生事情的時候，她有過相同的感應。

從她負責照料的住屋前望向四周，她注意到部落外的四周有一些不尋常的騷動，幾縷怪怪的霧氣隨處形成昇起，淡淡的有著痕跡。而北邊小徑與墳地，騷動又似乎比其他方向明顯。

北方雲層隱約浮露一個年輕女子的面貌影像，阿鄔愣了一下，隨即認出那是部落東邊，阿水家剛過門不久的媳婦。

「是有事！」

阿鄔肯定的站了起來，從巫器袋裡取出兩顆陶珠，分別向院子口及北面拋去，並祭起一段占卜前的祝禱。

在阿鄔的專注中，一陣清脆的鐘聲，突然噹……噹……噹……的自部落中心舊的青年聚會所「巴拉冠」連續響起，狗吠聲也瞬間連遍的串起，部落無預警的進入緊急狀況，部落人紛紛相互探詢，部落巡守隊的機動巡邏組，也立刻加入巡查。

幾隻老鷹嗅著了些怪異，在部落北方小徑上空，高高的流連盤旋……鐘聲、阿鄔的祝禱語、狗吠聲，在太陽已下山，天色未完全暗下來的偏遠山邊部落，開始糾結、錯落……。

噹……噹……噹……

二

阿鄔平時是由曾孫女陪著照料家族的住屋，位置恰恰在部落地勢最高的西北方。在鐘聲連續響起的最初，她迅速的卜測出部落四周異象的原因後，她撥了電話給部落二號女巫，請她轉通知所有女巫。隨後自己便開始著手準備自己所需的巫器，並等待部落女巫群，向她的屋前移動集合。



部落女巫群，含阿鄔總共十五位，年齡從四十八到八、九十不等。不多久，女巫們已經各自揹起裝巫器的隨身袋，先後到達阿鄔的住屋，並按禮數在院子入口左、右側依輩份安置一顆陶珠與一段祝禱。

「會是什麼事？」待大家坐定位，一陣令人難受的沈默後，資深女巫比令首先發言。

「應該又是前年一樣的狀況。」阿鄔頓了頓，「那個白浪（註：泛指閩南移民）阿水今年討了個媳婦，記得吧？」

「啊！又是自殺？」幾個女巫迅速聯想，同時驚呼。

「應該是！位置在部落北方，你們往這裡看。」阿鄔指向部落北面方向。

部落北方原先淡淡升起的霧氣，已經逐漸形成較為明顯的一團又一團，勉強還只能算是灰色的黑霧，正隨著氣流，時左時右的飄忽。除了部落北面，其餘方向只零星發現異樣的、淡淡的煙霧，不仔細看，還不容易確定。

「太陽落山了以後，陸續出現了些怪事，北方墳地的魂魄，開始不安分，正在聚集，連葬在那裡的祖先、親人都都受影響了。」阿鄔停了停，喘了口氣。

而所有女巫隨著阿鄔的說明，專注著望向北方，觀察著只有女巫才見得到的異象。

「現在天還沒完全暗下來，它們的力量也還沒完全形成，我們得動作快一點，減少傷害。」阿鄔說。

其實她不說，所有女巫也清楚，自殺事件現場，會變成一個黑洞似的磁場中心，不但破壞那地區所有神祇的底祐法力所形成的平衡，更可能吸引長年伺機進入部落的山魘、鬼魅、精怪、魍魎、冤魂、邪靈或自己親人的魂魄。到明天清晨破曉前，它們的力量將達到顛峰，而闖進部落地界。上回相同的自殺事件，就因為沒有及早弄清楚怎麼回事，喪失了先機，讓部落陷入長達一個月的病擾。這回她們可不允許這種丟臉的事再發生，所以一進入阿鄔家的院子，便各自準備相關的巫器。

不一會兒，一陣摩托車聲逼近，所有女巫放下手邊工作，一起張望著等待報訊，原來是村長從部落祭司的家裡過來阿鄔的住屋，告知詳細的情形。

果然證實阿鄔的卜測與判斷結果。

村子口阿水家剛過門不久的媳婦，傍晚稍早前，上吊自殺在部落北方小徑上的一棵大龍眼樹上；部落男人已經陸續集結在青年會所，等候部落首領作進一步的指示，並請女巫們依據狀況行事。

「我們就在這裡用晚餐，爭取一點時間，今天晚上可有得忙了。」阿鄔從容的說，像是早有了腹案，同時交代村長代為準備晚餐。

### 三



待晚餐送來時，較年輕的女巫，已經準備好了二百八十八顆切開並夾著陶珠的檳榔，整齊的排列在兩張寬大的檳榔葉柄製作成的盤皿上；二十四根由長髮、棕鬚及削細的艾草纏紮的細繩子，各打了七個結，也一列排開；加上每個人隨身巫器袋裡的銅鈴、陶珠、小刀，女巫們不浪費一刻，搶時間很快的完成了準備工作。在吃過以醃菜、薯塊與飯糰為主食的晚餐後，女巫群便遵照阿鄔的分配，走到各自的位置。

阿鄔的構想，是想趕在清晨破曉前，在部落四面入口，設置對人類沒傷害的「法術開口」，阻止所有不乾淨的東西，因為自殺所造成的磁場空隙與吸磁效應而闖進部落裡。

阿鄔依照女巫群法力的強弱，以老少兩人編成一組。最強的前四組，依順序分別部署在部落北、西、南、東的入口。其餘三組擔任內圍，在阿水家的北、西、南三處作扇型部署，獨留東邊的缺口，主要防止阿水家的霉氣擴散，以及清除可能已經滲透進來的邪靈。北面接鄰墳場，又是自殺的現場，髒東西特別躁動，所以由法力僅次於阿鄔的女巫比令鎮守。

阿鄔本人則坐鎮在她的住屋，施法啟動各個點之間的連線，同時回應與補強各站女巫設置「法術開口」的法力連結，形成的一個由巫術、法力構成的防護網。所有的「法術開口」，採取准出不准進的管制措施，包括阿水家的祖靈在內，都列入管制。獨留阿水家東邊的缺口，作為部落清除惡靈的疏通道。

每一組攜帶三十六顆檳榔、三根繩結，依編組走向部落東南西北各個入口。

#### 四

阿鄔喝了口水，提起精神，招指確定所有女巫都已按照分配走到定位後，立刻檢視了一下由年輕女巫為她準備的巫器，並從隨身巫器袋裡，取出一個綁了紅綾的銅鈴，夾在左手食指中指之間，輕搖了起來。右手同時夾起一顆陶珠，在嘴唇輕沾過後，唸起了施法前的祝禱詞……

「哈啦，瞪母哇暗，門吶五外……」然後向院子拋起陶珠。

陶珠落地處，散起幾縷黃色光影，淡淡的，在天色已經完全暗黑下來的當時，往其他七個女巫站飛散去。而幾乎在同一時間，七個站十四名的女巫，也一起搖起了手中的銅鈴，唸起祝禱詞。八個站含阿鄔鎮守的位置，即將由女巫法力形成的「法術開口」所建構的防護網，在阿鄔咒語的啟動下準備連結。

「你們鬥不過我的！」阿鄔望向部落四周比暗夜更湛黑的霧團，態度輕鬆，語氣堅定的碎唸著她講了幾十年而每個人都知道的口頭禪。

阿鄔隨手拋過陶珠後，便走向院子中央，動作利索的落坐在院子裡，月桃葉莖編成的蓆子上，感冒隨伴的金星眼花與頭重腳輕，卻毫不保留的襲上全身。



自她十九歲第一次參加法會的七十幾年以來，抱病參加大小陣仗，有過幾回，但是感冒的昏沉與暈眩的陌生感覺，還是讓她有些不安。不經意撇過頭，看見小茅屋門口前的矮凳上，孫女為她備妥的西藥包，她笑了笑，扯動了臉上幾條交錯的皺紋。記不得上次吃西藥是什麼時候，也忘了究竟當時是什麼病痛。

「我還沒老到這程度呢！」她回過頭輕輕碎唸著，

她拿起年輕女巫為她準備的檳榔與繩結，放置在蓆座前的矮木桌上，排成「法術開口」的縮小模型，執起小刀，搖起銅鈴，祭起咒語，與其他七個站的女巫遙相呼應。

隨著夜色的逐漸深沈，原先遊移在部落周圍的黑色霧團，也漸漸形成一個個只有女巫才察覺得到的湛黑具體形象，緩慢的往部落移動。尤其是北邊野墳區那棵自殺現場的龍眼樹，簡直成了一個磁場出入口，一團團的、大小濃淡不一的黑影，受吸引的向那裡集中，不一會兒，又一個個形成清一色的瘦單人形黑影，高高低低，前前後後的爬起，向部落「走」來。接鄰的墳墓場，也不時竄出的幾縷輕忽的、風飄動似的身形，向部落方向接近。

這情景看在鎮守北方出入口女巫比令的副手眼裡，心底直打哆嗦。比起上回那場她協助鎮守此地時的恐懼，絲毫沒減低半點。她慌亂的取出巫器袋裡的繩結與檳榔，摒著氣，端給比令。

比令站在部落北方出入口正中央，面對北方墳場，揚起手，唸一段咒語，然後接下副手準備好的，以長髮、棕鬚、削細的艾草纏紮的細繩結，橫擺在地上並蹲了下來。再唸一段咒語後，在繩結一個手掌寬的正後方，整齊的擺下三顆已經切開處理好的檳榔；又唸一段咒語，再擺下三顆檳榔，總共擺下四排十二顆的檳榔。

她的副手沒閒著，在比令忙著唸咒語設置巫器時，清理了出入口前方兩側各一塊平坦地。同時將剩餘的兩條結繩、二十四顆檳榔分成兩份。準備等比令完成前一道程序後，再一同設置第二道。

比令第一階段的咒語唸完時，除了部落方向的燈火，北方已經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暗黑。天空出現的景況卻頗為詭異。

部落範圍的上空，被厚重的雲層所遮蔽，而部落範圍以外的夜空，卻是一片清明，星斗與月爭輝。但月暉星光似乎無力感染厚重雲層覆蓋下，氣氛令人窒息的部落。北方，逐漸接近部落的陰風魅影，變得越來越集中，向前移動的力量也開始明顯。已經聽不見任何的聲響，夜蟬、狗吠、風絮都噤聲，連每天定時覓食的貓頭鷹也不見了蹤影。

比令等不及喝上一口水，立刻與她的副手分別站在先前清理的空地上。取出銅鈴在右手，唸一段咒語的同時，左手取出繩結與檳榔，蹲了下來。在兩個人整齊的動作下，抑揚的唸咒聲，激起一片黃光，向面對著的北方飄了去。原先看起來已經開始集中的陰森魅影，遂



逐漸被風吹散似的開始鬆散，整個前進的速度，開始緩慢與渙散。兩人不敢怠慢，又一段一段的唸起咒語，一排又一排的放置檳榔。

「嘎各嚷……巴比亞……啐！」

兩人啐的一聲，在咒語唸完的同時收握起銅鈴，喘著氣停了下來。一道黃光築起的牆，便在部落北面方向陡然樹起。同時間，一道細細的、銅絲線樣、如樹枝根鬚般分叉的黃光，從阿鄔鎮守的住屋方向升起，然後雷擊似的落在比令咒語張起的黃光牆後方，連結成防護網，而分岔出去的黃光枝椏，輕易的擊散北邊原已經緩慢靠來的黑霧團。

「好個阿鄔！」比令喘息著未定，看見阿鄔補強而來的巫力，忍不住讚嘆。

她環顧了一下剛才擺下的檳榔、繩結等巫器，所形成的碗型設置，底部朝部落，而兩端朝外，紮實又完整的封住了部落北方的出入口，她滿意的點點頭。看來，任何魂魄，鬼魅，幽靈想通過這出入口，得真要有點功夫才成。她接下副手伸過來的一杯酒，仰頭飲盡的同時，開心地望向阿鄔的住屋方向。

## 五

在各站的女巫忙著法事的同時，住屋前的阿鄔，也不斷調整坐姿，精神有些勉強。喝上

一口水後，舉起小刀，在住屋前矮木桌上的「法術開口」模型上，北、西、南、東的方位各劃起連線。一段段的咒語，一陣陣的法力向各女巫站補強而去。

## 六

西邊的狀況，比北方輕鬆多了。

部落的西邊，是中央山脈東面坡的延伸，因為是部落族人乘涼閒談之處，所以長年以來，這裡保留了許多數百來歲的巨木。白天這裡涼爽適意，是部落族人除青年聚會所以外，最常來的地方。白天人來人往倒沒什麼，傍晚以後，這裡便少有人跡。這些成了精的巨樹，便開始不安份的幻形、遊蕩。甚至到部落裡，誘騙晚上偷偷出門遊蕩的小孩以及醉漢，然後讓他們迷失在西邊山區森林；或者化作年輕的男孩女孩，捉弄部落的青年。

部落族人不堪其擾，在女巫查出真相後，受愚弄的族人便要求砍伐這些巨木，但是部落長老擔心雨季大雨沖刷後，會造成土石流，釀成災害而堅持保留。最後協商的結果，責成部落女巫集體作法設置「法術開口」，限制這些樹精進入部落。許多年來倒也相安無事，但上次的自殺事件，所造成的法力失衡，誘發了這些樹精乘機進入部落，連帶牽引了西邊山區的山魘與獸精，也跟著進入部落危害族人，最後也在部落女巫集體作法半個月後才恢復平靜。



比起會造成部落族人連串厄運等連鎖反應，而態度囂張、肆無忌憚的北方魂魄、邪靈，這些樹精其實是溫馴、害怕人類的，只敢在夜深濃霧或部落不平靜時它們才會出現。

這裡頭最厲害的是接近村子口，那棵據說有四百歲的紅茄苳樹。它並不是部落周邊最粗最老的樹，也不是最早成精嚇人的樹。但是因為百年前一位傳奇的部落女巫，在這樹下建立她的茅草住屋後，它直接間接的吸取女巫溢出的法力，沒幾年這茄苳樹，一下子變成這部落周遭最厲害的樹精。雖然法力不足以傷害人，但是，入夜後變成人樣，去迷惑部落族人的小把戲，還是讓眾樹精佩服的五體投地。

這可讓部落女巫覺得討厭。上次的自殺事件，就是這茄苳樹精，率其他樹精進入部落。部落女巫作法清除所有邪靈的同時，阿鄔特別斷了這茄苳樹的一個粗氣根。這件事狠狠的記在茄苳樹精心裡，今天傍晚它對阿鄔作鬼臉，就是有這麼個示威的意思，只是法力早不如前，這茄苳樹精也不好太造次。

這一回，好不容易天色全暗了下來，雲層又配合著遮蓋整個部落，這茄苳樹精便吆喝著其他樹精，一起努力幻作人形，向部落方向移動。只見大大小小的樹精，努力的幻作人形，卻因底子太差，只形成了奇奇怪怪的型態：瘦的只剩一張皮的；白的像水母一樣半透明，還見得到青綠血管不完整的分佈在短短四肢的；有的頭特別大，卻沒長幾根頭髮的；有的一對眼睛一個凸一個凹；有的缺了個手臂或是手臂特別細；幻成小孩子的樹精看起來還好些，只

是止不住鼻涕口水的汨汨亂流，讓人看了噁心。

在這群畸形的隊伍中整個看來，就這茄苳樹精還有些人模人樣，只不過右大腿以下與左手臂以下，是稍粗茄苳樹枝的原形，頭髮雖然刻意的整理過，但還是長出了一顆顆的圓形褐色的小果子，這都是女巫們作法修理它們所留下的證據。整個樹精群輕飄飄的，像是一陣霧，被風吹拂著慢慢移動，遠遠的就讓人感到一陣陣涼寒。

鎮守西邊的兩女巫，見到樹精群的樣子忍不住想笑，心想，上回收拾過這些樹精後，它們可能還需要另一個一百年來修行了。

西邊女巫唸完咒語，擺下第一根繩結後，泛起的黃光引起樹精群的騷動。待女巫擺下六排檳榔，形成「法術開口」第一道設置後，激射出去的黃光，衝散了白霧團般的樹精群，停止了樹精群的繼續前進，膽小的紛紛轉身逃離。

「回來呀！沒出息的東西！」茄苳樹精見到被巫術激起的黃光嚇得四處逃散的樹精，氣得破口大罵。

「可是……」一個跟在它身邊，正猶豫要不要也跟著逃的牛樟樹精，諾諾的想應話，卻因害怕的太厲害而說不出來。

茄苳樹精被斷了氣根的事，所有樹精都清楚，它可不想也被斷了一根，它可不是茄苳樹，有四叉八開的根，它一個牛樟樹，要被斷了大根，那可要它的老命的。



「可是什麼？這一年，林子裡有沒有誰被她們女巫設置的咒語傷過？」茄苳樹精大聲的斥責，想提醒所有樹精。

這一吼倒是驚醒了樹精們。

女巫們在部落西邊的巨木林周邊，設置了幾個「法術開口」，這一年來，除了很少的樹精因為不小心碰觸，像是被強勁電流電過酥麻感覺以外，確實沒聽過誰被法術弄死。

「大家有多少機會進到部落裡？嗯？」茄苳樹精眼神掃了一下所有樹精，補上一句，它的話果然立刻引起大家的興趣。

比起樹林，部落好玩的太多了。

大大小小的孩子，各種模樣的人，隨地可以聽得到唱歌，貓兒狗兒種類多樣。族人的屋裡更是好玩，大人藏的糖罐，擰乾了蜜汁的蜜蜂巢，尤其讓它們口水直流。光是坐在屋頂，把升起的炊煙，吹回煙囪裡，讓屋裡煮炊的婦人煙燻的揮舞咳嗽，就夠讓這些樹精拍紅雙手。更別提半夜趁族人睡覺時，偷偷去掀開他們的眼皮，用花梗撐住，等第二天醒來，痛得唉唉大叫的滑稽樣，更令樹精笑得彎不下腰。還有，弄一些幻影，把一些人騙到山上去，讓他們一夜找回家的路更好玩，那些人會圍著一個樹走不停，嘴裡碎碎唸唸著，邊罵人邊罵自己，急了還會哭。

「是呀！那麼好玩的地方！」

幾乎所有的樹精都異口同聲，原本變散亂的樹精群，又開始集中，從遠遠看去，就像一團淡了、散了霧氣，又突然集中變濃的遮天蔽地而來。

看在鎮守西邊的部落女巫眼裡，只笑了笑回應。

樹精即使再精，法力再高強，也只是調皮搗蛋，不致造成太多的傷病，更何況在上回的法會，已經去除了那些樹精危害的本錢，討厭歸討厭，它們根本通過不了女巫簡單的咒語。西邊鎮守女巫擔心的是，更西邊，更深山的，遠在樹精群背後的「獸精」。女巫頭子阿鄔曾經不下數次的提醒所有部落女巫提高警覺。

「獸精」，其實並不是真由動物修練而來的，而是過去埋屍山林的孤魂野鬼，附在動物身上四處遊移。它們無害人之意，卻會因為過份接近，受它陰氣引起傷病。這種傷病會傳染似的擴散，最討厭的是：中西醫藥石罔效，非得所有女巫一起作法除痛。

四、五年前，部落族人在西邊山坡墾荒時，發現一隻臀部異常大的白兔，出現在墾荒區。一群人貪玩，想捕來晚餐加菜，便放了工具追逐去。一名陰陽眼的青年，沒加入追逐行列，因為他看到的情景是：一群人正在追逐一個穿著奇怪服飾的女人。他不敢制止他們，因為正有一隻一樣有著異常大臀部的山羊，罕見的也出現在這個區域，而那些追逐丟兔子後，轉而追逐這山羊。這件事，那青年一直不願說出來，直到第二天這些人全部發燒下不了床，而請女巫作法收魂時，他才說明。



過去，許多人上山偶而會遇見些形跡奇怪的動物，這些事從沒人放在心上，但上回的事件，部落闖進了不少個，經女巫群的提醒，才讓部落族人警覺到西邊山坡的墾地上存在的這些魂魄。

鎮守部落西邊入口的兩女巫，不敢耽誤時間，立刻站在部落入口兩側，在剛才設置的第一道巫器前左右側方，搖起銅鈴，祭起咒語。法術泛起的黃光，隨著銅鈴聲、咒語的抑揚頓挫，向四處暈開。一團霧般的樹精群散去了一大塊，比較核心的部分，也稍稍停了停，然後又集結向部落移動。

鎮守西邊的女巫臉上沒有太多得意臉色，抬起頭把眼光伸向更西邊、更深山的遠前方。她們感覺得出，那些「獸精」已經開始受吸引的向部落接近，有過上回的經驗，這次它們會闖入的更多。

## 七

凌晨四點半，就在西方女巫放置完最後一排檳榔，唸完最後一段咒語時，部落外圍東、西、南、北的四個方向的入口，以及阿水家四周北、西、南方位的女巫們，也同時完成各自的「法術開口」作業。加上阿鄔補強來的法力，整個部落全籠罩在女巫們法術建構的防護網內。只待阿鄔於清晨破曉，第一聲鳩雀聲響起同時，在「法術開口」縮小模型中央，放下結了七個節的細繩，並唸完咒語，部落便可以完全避開自殺事件，所造成各方神祇庇祐法力失衡而引起的災難。

女巫們各自舒了口氣，滿意的斟起酒來酌飲，一面悠閒的收拾起巫器，一面與其他站女巫以巫術相互感應。已顯疲憊的神態，大家還不忘記望向其他方向的「法術開口」。

從女巫們的眼裡望去，部落與外圍，特別是北方與西方，正壁壘分明的形成兩個世界。精怪、邪靈形成的霧團，黑壓深湛，像個斷壁豎立疊起，壁牆面雲湧著、推擠著，景象雖駭人，女巫們卻不放在心上，每個人都相信一切都在阿鄔的掌握中，過去數十年如此，現在也會是如此。傳奇的阿鄔總是像山一樣的可靠，她的法力永遠不可挑戰，就像她的口頭禪一樣。

稍事休息後，七個站十四個女巫，概算了東方天空破曉的時間，陸續向阿鄔的住處集中。整個部落除了巡守的青年機車聲，其他只有間歇零星的狗吠聲；白天集結在青年聚會所議論的男人們，也早已在在酣聲中，忘記了傍晚略為誇張的緊急警戒鐘聲，部落一如往常的平靜。

第一批腳程稍快的女巫，到達阿鄔住屋前的路口時，東方上空也在鳥雀第一聲的啁啾



中，撕開了一道魚肚白，其他女巫也隨後陸續抵達。

女巫們相互看了看又很有默契的，同時望向自己鎮守的「法術開口」的方向去。卻吃驚的發現部落東西南北的四個角落，所設置「巫術開口」的巫術力量，雖然正如預期的形成半透明黃色光柱向部落上空竄升，同時向左右延伸、連結，使部落四周像是圍圈了幾箍欄杆一般的堅固。可是，這巫術力量所形成的高大欄網上空，除了幾道零星的、游絲般的黃光散漫的、不規則的飄動，女巫們並沒有發現原先應該由阿鄔施法補強，而形成的像雞籠子一般的法力罩，完整的罩住整個部落；而原先已經被堵在部落外像牆一樣的霧團，正漸漸溢過堤防似地向部落傾流，特別是部落北方似乎已經滲裂了一道縫隙。

女巫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不待任何人招呼，各自打開巫袋取出陶珠，祭上咒語，然後朝自己的責任區方向拋出陶珠。霎時，十四道黃色光，以阿鄔的住屋為中心連結，另一端在空中結合成七道像橫劈的閃電，朝部落東、西、南、北以及阿水家的北、西、南方向射去，然後立刻連結四方的光柱，張織成一個半圓頂似的網罩。

這一處理，部落四周又重新隔離開一直不停湧向部落的黑霧，北面的裂縫也自動填補「癒合」；連先前進入部落的黑霧，像廚房油煙被排油煙機的由部落上空吸排了出去。

女巫們停了停手各自呼了口氣，她們逐漸想起：其實，阿鄔補來的法力，在第四次以後便明顯的減弱。特別是過去的半小時內，似乎沒有任何的法力補強而來，頓時，不安的感覺

襲上所有女巫心頭。

女巫們顧不得禮節，直接闖進阿鄔的院子，卻被眼前的景象駭的噤了聲。

原來，阿鄔正佝僂著身軀，坐在擺置著「法術開口」縮小模型的矮木桌前。兩手臂軟垂及地，皺紋像蔓藤似的緊緊攀附著兩手背；左手微開，作為巫器的骨刀滑落一旁；右手食指拇指卻緊緊的扣著一根打了七個結的細繩子；身體左側一包皺開著的藥包紙和半杯水；阿鄔半低著頭，隨著輕輕的酣聲，微微的、規律的上下起伏；幾乎全白的頭髮散了一兩撮，在她摺了幾摺的臉頰皺紋邊，一扇一扇的飄；桌緣濕了一塊，分不出是水杯的水，還是涎流下的口水的水漬。

「大概是感冒藥發作了吧。」

女巫們，望著藥包喃喃地打破沉默，不安的心情毫不保留的塗上表情。

「可惜了，就差一步。」看著矮桌上擺著的兩組檳榔，中間沒來得及放上一根繩結的模型，一個女巫感慨的說。

「看來，得重新佈局收拾善後了。」一個女巫說，惋惜整夜的努力，卻幾乎功虧一簣。「還好天已經亮了，那些髒東西活動都平靜下來了。」

這個想法卻幾乎是大家相同的感覺，雖然眼前由北方滲進的髒東西，表面上已經清除了，但是剛才法力空檔的時間，有沒有已經完全進入部落的東西，誰也無法肯定，還好太陽



就要出來了，可能危害部落的精怪什麼的，都不太可能有足夠的能量突破女巫們所設置的法術開口。大白天的，除了自殺現場的大龍眼樹下，殘存的一點點晦氣，從來沒聽過陰間的崇物能在太陽底下活動。

「老了！鬥神鬥鬼鬥了一輩子，法力再高，怎鬥得過歲月？」  
始終不語的比令喘了口氣，望著阿鄔半前屈的身軀，在鼾息中微微起伏，歲月不饒人的戚戚感油然而生。

阿鄔斜著的身體突然動了一下，在眾女巫刻意壓低聲調的議論中，她似乎已經轉醒，睜開眼睛卻又像無意識似的，緩慢將右手緊扣的繩結，放進矮桌上的模型中。

停了停，阿鄔再從巫器袋裡，取出七顆夾陶珠的檳榔，左手四顆，右手三顆緊扣著。又停了停，祭起咒語後，朝各「法術開口」灑了出去，閃電般的黃光，一接觸設置在部落四角的各「法術開口」時，部落上空由女巫們剛剛結成的半圓頂似的光網罩，卻立刻像蜘蛛結網一般，快速又綿密的結成更密實的網罩，均勻淡亮的光暈，使得整個部落籠罩在一種暖黃色的光罩裡。

「啊……」眾女巫一陣輕呼。

女巫們向來只在自己負責的各站施法作巫，由自己作法激起的光柱，以及阿鄔施法補強的巫力所形成的光罩，她們是熟悉的；但是由阿鄔住屋前的院子環顧全局，則完全超出女巫

們過去的巫術經驗。連剛剛她們十四個人同時向七站施法所產生的巫力，也都不足以和阿鄔剛剛那一擊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擬，因此都受到了相當的震撼，除了比令，每個人睜大眼睛看著阿鄔。

「你們鬥不過我的！」

阿鄔頭稍稍抬起，望向部落四周，對著部落外的方向，聲音像是自言自語，輕輕的，破碎的。她想起比令在上次法會，說阿鄔像個寶刀永遠不老，但，第一次，阿鄔感覺自己真的老了。

「接下來怎麼作？」

比令看著阿鄔完全清醒了，遞了杯水問，其他女巫則各自找了椅子坐了下來。

「這的確有點棘手。」

阿鄔看了看矮桌上的縮小模型，又看了看桌邊的感覺藥袋，隨手伸過左手擦了擦嘴邊的口水漬說，聲音雖然不大，但眾女巫都聽得出阿鄔語氣的肯定，所以都注視著阿鄔。

「不過……」

阿鄔直起身子，調整了坐姿，喝了兩口比令倒來的水，停了一下又說：

「天已經亮了，太陽很快就要爬出海面，我們都休息吧，等中午太陽一偏過頭頂，約兩

點鐘時間大家再來一趟。」

「嗯，依我看，就這樣吧！這次阿水家的事情是從昨天下午開始的，今天晚上恐怕還要我們繼續處理，大家休息一下養足精神再來比較好。」比令補充說。

「對啦，不要緊張啦，上次處理過一次，那些東西不會那麼厲害啦。」一個女巫打了個呵欠，深怕阿鄔不給休息似的趕忙接話。

「但願如此喔。」阿鄔邊說邊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

「都回去休息吧，我得叫醒我的孫女準備上學呢。」阿鄔說完隨即往院子門口移動，微笑著送這些巫師姊妹們離開院子，比令則一直站在她身旁目送著其他人。

「妳覺得沒那麼單純，是吧？」等其他女巫姊妹走遠，比令低聲問阿鄔。

「我也不確定，還得問問竹占師看看。」阿鄔往矮桌走去。

「是怎麼了？」

「照道理說，前年我們作了一次處理，部落內外的這些髒東西，危害的力量應該稍微減弱了一些，但是昨晚的情形看來，似乎不是這樣。」阿鄔緩慢的坐了下來，從桌腳邊拿起平常置放檳榔、荖葉、石灰的竹籃子，推向比令。

「來來來，先嚼個檳榔吧。」

「嗯，沒錯，昨晚北邊的情況，確實比上一回來的凶猛，好像很想要一口氣吞噬部落。」

比令回想起昨晚的情形，邊說邊取出袋子裡面的小銅鉢，準備搗顆檳榔來嚼，她小阿鄔幾歲，牙齒早已經不濟事了，但還是受不住檳榔的香氣。

「妳想出了其中的道理嗎？」阿鄔也丟了顆檳榔進自己的銅鉢，轉過頭問。

「當時手忙腳亂，誰有那閒功夫想那事，妳認為呢？」

「我不確定，不過昨天晚上整個情形有點怪異，除了表面上的這些躁動之外，我隱約感覺有一股力量正伺機而動。」阿鄔沒急著去搗銅鉢裡的檳榔。

「妳這麼說，我倒想起來昨天晚上，北邊墳地的那些東西似乎有點亂，照理說，那些髒東西，應該會在那棵龍眼樹集結成形之後，再轉向部落移動，但是這一回，它們集結的時間很短，幾乎沒停留多久便撲向部落。」比令想起昨夜北邊墳地的情形，也覺得怪異。

「嗯，從我的位置看去，那看起來像是一股怨氣主導那裡的魂魄，好像是誰有一股很深的怨氣，終於找到機會發作。」阿鄔抹了抹白石灰在一小片荖藤，然後丟進銅鉢裡，幾乎快張不開的眼睛看著桌上縮小模型說。

「怨氣？」比令停止動作，「妳說的是那個自殺的小媳婦？」

「不是，那小媳婦在我們開始作法以前，魂早就已經回到阿水家，現正在阿水家院子來



來回走動呢。」

「那會是什麼東西呢？」比令說完，挖起了銅鉢裡搗爛的檳榔送進嘴裡。

「不知道，人老了，這幾年也沒四處走動，那裡的情形到底怎麼了，我也不清楚。」阿鄔吃力的想搗爛檳榔。

「來來，我來！」比令把阿鄔的檳榔銅鉢接了過去。

「我擔心的，就是這些我們掌握不住的力量。雖然我們這些搭拉荖的姊妹們，都熟悉所有的程序，但是萬一一個不小心，疏忽了哪個細節，讓部落陷入災病，那就不太好了。」

「如果真是這樣，情形應該還可以掌握，今天晚上我會加強注意，給你。」

比令遞過搗爛的檳榔，說話的表情充滿信心，畢竟是部落第二號女巫，歲數雖然小阿鄔幾年，但是巫齡卻是差不多。

「我知道妳沒問題，老姊妹了，誰不知道妳的本事？」阿鄔將檳榔送進嘴裡，眼神瞥向比令說。

「妳是說……」比令警覺阿鄔話語中的疑慮。

「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確定，呵呵……」阿鄔還沒吞下檳榔汁，卻先打了呵欠。

「我怎麼打起呵欠來了，一定是這個該死的感冒藥。」阿鄔不好意思的說。

「人上了年紀，一點小毛病也是難免啦。」比令體貼的接話，但是面無表情的樣子仍然

透露著她心中的疑惑。

「我覺得不對勁，心裡不踏實，但是心裡沒個譜，我也不能多說什麼，北邊有妳守著我不擔心，其他方向會不會有什麼突發狀況，因為現在掌握不住，所以我擔心啊。」阿鄔吞了一口檳榔汁，安慰比令，聲音聽起來有精神多了。

「那到底會是什麼東西呢？」比令嘴巴停止嚼動，自言自語的說。

院子已經射進第一道陽光，遠遠的，一部載貨摩托車砰砰的聲音慢慢接近阿鄔的住屋。

「拉汗（註：部落祭司）來了，妳先陪陪他，我叫醒曾孫女上學了。呃！都國二的小姐了，還要人叫起床。」

阿鄔聽見機車聲音，知道是部落祭司來了，便吃力的掙扎站了起來，嘟囔著走向屋內，看來歲數以及感冒藥的副作用，還是不免對她產生影響。

部落祭司是來詢問女巫作業的工作進度，並商量今天白天的工作行程。另外他也帶來了阿水家的消息，說阿水家為了減低部落對上吊自殺的不安，他們會盡量在今天的時間，完成驗屍、開立死亡證明，以及其他喪葬的準備工作，明天中午以前一定下葬完畢，並且拆除所有喪事儀禮佈置。

而部落祭司與阿鄔、比令商議最後的決定是：上午的時間，全體女巫們回家休息，部落祭司則調派部落的青年，砍伐一些竹子製作四個竹弓箭組；待下午三、四點以後，部落全體



女巫與部落祭司，再一同施法設置兼具防禦性與攻擊性的「巫術開口」；晚餐則一樣在阿鄔家裡用餐，只不過這晚餐，由女巫各自帶一些菜餚以及自己想要喝的酒類。一方面是希望聚在一起，防著有什麼需要緊急處理的，另一方面算是大家慶功完成一件部落大事。

這種設置具攻擊以及防禦性巫術開口的處置，是部落面臨突如其來的事件，特別是與性命交關的意外事件，或重大的流行疾病入侵，所採取的一般處理流程，希望藉著攻擊性，加強昨夜女巫所設置的巫術開口，徹底瓦解清除不祥的、可能危害部落健康的陰間事物，作業時間通常是一天一夜便結束。但這回的自殺事件，罕見的發生在傍晚時間，喪家根本不可能立刻處理喪葬事宜，勢必會拖上兩個夜晚，所以在出殯以前，部落祭司希望女巫們都能保持戒心。

但真正決定要女巫們今晚集結的，還是因為阿鄔隱約感覺得到的那股不尋常力量，似乎正在伺機而動，今晚，阿鄔可不希望有任何閃失。

## 八

傍晚的六點三十分，在六月的夏天裡，由東向西吹拂的海風，已經完全停止，熱氣也稍稍退了去。阿鄔的院子並沒有立刻點上燈，周遭能見度僅能看得到院子邊兩棵檳榔樹幹的節

理。阿鄔低矮的磚造屋，橫寬不過五公尺見方，屋瓦上的青苔，似乎吸光了屋頂的能見光，瓦片上已經連成一整片的灰黑，原本的波紋形狀已經看不清楚。檳榔樹的葉叢，飛進飛出了幾隻蝙蝠，像是黑色的斑點，在灰白的最後天色背景中，塗塗抹抹。

阿鄔的曾孫女開了院子的燈，暖黃的燈泡光亮，以院子中央為中心向外散射，阿鄔原先擺置巫術開口模型的矮桌，就正在院子的北邊，面對屋子的右半部。

前廊的牆上，由左至右已經按輩分排列掛滿了女巫們的巫器袋，除了幾個資深女巫仍使用褪了色的灰藍布袋，其餘的女巫都改成了繡有「巫」字形十字繡圖紋的黑色袋。由屋子前方望去，一整排的巫師袋，在影子的剪托下，像是盤在屋簷底下的猛獸，雖然難辨識上面的圖紋顏色，但氣勢威逼鎮嚇著整個四周。

幾個比較年輕的女巫，拉來兩張桌子，擺置在面對屋子的左半部靠近院子入口的空地，同時將每個人帶來的食物分類攤開，帶來的各類酒品，也一併放置在一旁，眾女巫除了已經躺在床上的阿鄔之外，其餘不待招呼已紛紛落座。

每個女巫頭上都綁了頭巾，清一色淺藍色的短上衣，上面沒有任何繡飾；項頸上，都各自掛著長的短的琉璃飾珠，腰部則都圍著相同花色的藍底白斑圍裙。一場看似慶功的晚宴，卻因為女巫們近乎一致的整齊服裝而顯得稍稍肅穆。

「我看，我們就輕鬆點吧，慢慢吃，看看今晚會不會有其他的事。」比令拿起了酒杯，



以右手指沾點了酒朝地上彈了幾下之後，向眾女巫說。

「不叫醒阿鄔伊娜嗎？」

「不了，沒特別的事就別叫醒她，讓她好好休息。」

「是啊，我聽說很少生病的人，一生病就會很嚴重，這麼多年，我沒見過她感冒，這次一定很嚴重。」一個女巫說。

「別這麼說，人不是石頭做的，哪有不生病的。像我，以為自己很健康，上個禮拜兒子拉著我去做健康檢查，醫師說我心室肥大、血壓高、膽固醇高，還叫我別喝酒，哎呀，我都八十七歲了，不喝酒，活那麼久幹什麼。」比令朝著她舉了酒杯說：「來來，嚐嚐，可都別喝醉啦！我們大家一起來啊。」

「是啊，嚐嚐我去年蒸餾的小米酒啊，不比金門高粱酒差喔。」一個女巫興奮的介紹自己帶來的酒。

「嗯，好喝，我看妳可以開酒店啦。」一個資深女巫嚐了一口，忍不住讚美，隨即又改了語氣說：「不過，如果沒什麼擔心的事，我們應該可以好好的享受享受，我們大家很久沒有這麼在一起啦。」惋惜意味濃。

「想這麼多，還活著，喝酒就對了啦。」另一個資深女巫說，她已經是八十二歲左右的人，昨晚鎮守西邊，口頭禪就是「喝酒就對了啦」，而她一說話，幾個女巫調皮的跟著輕聲

齊唸「喝酒就對了啦」的口頭禪，引起大家一陣笑鬧。

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部落巷弄的街燈都點亮了；除了這群女巫不算吵雜的嘻笑聲，鄰近幾戶收看新聞報導的電視音量之外，遠遠的，還清楚的可以辨識摩托車聲音，不時的往部落北邊外圍新建的活動廣場移動。原來，今晚部落青年在新建的巴拉冠廣場有一場活動，算是為明天部落一位歌星演唱會熱身。

緊張狀況像是已經完全不存在，昨天的自殺事件，除了部落老人，特別是這些女巫們之外，年輕人已經沒有人會在意，連昨天按照傳統習慣，敲擊巴拉冠鐘聲緊急通報全部落的青年頭頭，也已經在廣場上，吆喝著人手調動幾個大音箱。

一段節奏強烈的西洋音樂，像是巫術法力一樣，突然從部落外圍的活動廣場傳了過來，中斷了女巫們的交談聲。

「這些年輕人要幹什麼？」比令放下杯子，頭也沒回的開口說。

音樂聲隨著調校時大時小，變變的節奏聲，似乎已經完全控制這群女巫的心跳，女巫們都停止了動作，眼光都朝北邊廣場的方向望了去，有人還站了起來瞻望。只見廣場的方向，燈光暈開周圍的夜空，大型的彩燈隨著音樂左右上下閃動向外照射，聚光燈向場中央某個特定的人聚焦，有不少的人影舞動著。



「誰打個電話，要村長提醒一下他們。」比令詢問。

女巫之中沒有人回應，卻個個睜大著眼往比令背後的北方望去。比令好奇的循著他們的目光回頭望去，才發覺，聚會廣場的方向，出現了一個怪異的景象。

「這是怎麼回事啊？」一個年輕女巫張著嘴驚訝的說。

原來天一黑，北方的情形和昨天傍晚的情形一樣，朝陽山莊以及鄉有公墓這兩個墳區，就開始出現幾縷淡淡的、不規則的、零星的黑影，逐漸的從墳地升起，像霧一樣慢慢凝結變濃，然後三兩撮的黑影結靠在一起，向龍眼樹的位置漂流集中，乍看之下，像是幾個勾肩搭臂的好朋友相邀結伴赴約，只不過經過昨晚的消耗，移動的速度已經顯得異常的緩慢，不仔細瞧還分辨不出來是移動著的。不過，從整個墳區各處，已經出現霧影蹤跡的狀況來看，今晚來襲的數量或可能凝聚的能量，似乎要比昨晚來的多。移動的速度慢歸慢，才入夜一個小時，龍眼樹下還是凝結了一團的灰黑，結構雖然鬆散，但持續有黑影移動聚攏。

與昨天入夜以後不同的是，現在辦理活動的廣場正北邊，一大片的荒地，也冒起了不少灰黑的陰影，雖然也是緩慢成形，但濃度與速度遠比墳區的強度大些，顯然它們並沒有受到昨夜女巫所設置的「法術開口」所影響，換句話說，這些是今天才開始出現的。這些新起的黑影，一部分受墳區的吸引，慢慢的飄向墳區，大部分則往活動廣場移動。女巫們從阿鄔住屋的方向望去，活動廣場的燈光正以夜黑為背景，背景的遠後方，有些只有女巫看得見的飄

動的霧氣，像淡灰黑色絲帶般的隨風舞動，看起來就像在音樂的伴奏下不自覺的扭動，活動廣場的燈光似乎被侵蝕著，週邊顫動著，那種感覺極其怪異。

「怎麼了，連那裡也受影響？」一個資深女巫輕聲的說，雖然是自言自語，卻吸引其他較年輕的女巫注意，而紛紛轉頭望向她。

「那裡有什麼嗎？」

「那是我祖母年輕時候所居住的地方，後來水災才遷移離開的。」那資深女巫又繼續補充說明。

那裡是「大巴六九溪」以及「甘達達溪」河流處南邊平地，日本人來以前，曾經是大巴六九部落舊社的一部分，約有二十幾戶人家，與另一個卑南族的部落「阿里擺社」隔大巴六九溪相望。住家房舍，清一色是離地約二公尺的高腳屋，一方面是增加居住平地的通風性，一方面不妨礙動物穿過，也避免動物進到屋子裡。居民除了種植旱稻小米其他農作，也引進大巴六九溪溪水灌溉種植水稻。

當時，清朝軍隊在東北方約三公里，設立了一個營頭，駐有軍隊，就近監控台東縱谷南部出口交通，以及鄰近的部落，特別是阿里擺（註：今之上賓朗）以及大巴六九社。

後來颱風引發水災、土石流，河床升高，河道變寬改道，整個部落被毀，才遷回「哈里蘇來」舊社。



「想想都一百多年了，祖先還在那裡啊！」那資深女巫不勝感慨。

「可是……」一位年輕女巫欲言又止。

「可是，這麼多年來，部落發生許多事，都沒驚動那裡的祖靈，前年一樣的自殺事件，也相安無事，怎麼這次會這樣？妳要說的是這個呀？」比令撇過頭補充說。

「是啊，妳怎麼知道我要問這個，來來，先喝一杯再說。」那年輕女巫臉色由凝重一下子轉為笑臉，舉了酒杯逗比令。

「慢慢慢慢點，晚上還很長，下半夜可能還有得忙咧，誰都不准喝醉，現在猛喝，待會兒沒東西配著談話，可不渴死？」比令的話引起大家一陣吱喳，嚴肅的氣氛一下子瓦解。

「不過……」比令一下子又正色的說：

「那個地方有了反應，還真是怪事，難道，難道阿鄔說的是這個？」比令皺著眉說，她的話卻引起大家的緊張。

「阿鄔說了什麼？」眾女巫都停止了動作，趨近比令，眼睛盯著她看。

「今天上午，她說隱約感覺有一股力量正伺機而動，我也覺得不太尋常，不過，我講不出個道理來，就是覺得這次的事情怪怪的，她講的會不會就是這個？我也不知道了。」

比令的頭稍稍右傾斜，皺著的眉頭依然沒舒開。眾女巫眼光又重新望向活動廣場。

「那如果這樣……」另一個資深女巫語調突然拉高，隨即又噤口。

「如果怎樣？」

一個較年輕名叫吉谷的女巫，心急的脫口而問，她是昨夜鎮守南面閘口的副手，今晚的情形讓她感到十分的不安，因為這已經遠遠超出她的經驗。

「你說吧，也好讓大家姊妹們都了解。」比令似乎與那資深女巫想到相同的事。

「如果那地方的祖先都受到影響，那麼，那些年輕人活動的地方，不也一樣會受影響？」

「啊！」眾女巫一陣譁然，那資深女巫一語驚醒夢中人，她們都想到了的一件事情：

甘達達斯山區因為移民漢人的長期濫墾，約在一九七三年夏天，一場颱風洪水氾濫，造成土石流橫行，將整個公墓區夷平，當時骨骸、棺木，甚至剛埋入土的屍體都被沖出地面，遍灑在包括現在那些年輕人辦活動的地方。鄉公所大約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把裸露在地面的骨骸、棺木撿拾乾淨。

那期間入夜後狗兒嗚嗚嗚叫，整個地區鬼火熐熐，八字輕的人，在清晨或黃昏都會遇見奇怪的事，膽小的人連白天都不敢走過這區域。部落的女巫群，除了在部落各入口緊急設置巫術閘口，還特地花了三天的時間大鬥法，將所有遊魂、散魂限制在現在廣場以西的地方，之後還在這地區作法會，召引未歸位的亡魂。

這麼多年來，這地方只聽說過鬧了一次鬼，隨後流行性感冒大肆虐，部落有不少老人在

那次喪命。為此部落女巫又作了一次法會。當時參加這兩次法會的，目前就只剩下五位資深的女巫，其餘資淺的女巫，雖未參加，但都知道這件事。

她們的驚呼，除了聯想到這段歷史，主要還是擔心殘存在那活動場地的遊魂或鬼魅，會不會因為部落青年音樂震天、喧鬧不已而被驚擾出現。

「如果真是這樣，現在就該制止他們，停止活動。」一位女巫提出看法。

沒人接話，阿鄔的院子陷入沉默狀態，十四位女巫都陷入思考，除了音樂聲時大時小不斷傳來，阿鄔的鼾聲竟也間插著傳進院子。

「要不要叫醒阿鄔？」一個資深女巫提醒著。

「還不要，還早呢！」比令也打破沉默：「你們看看！」

比令指著部落北方，又指著西方、南方、東方以及阿水家的方向繼續說：

「按照那些東西移動的速度，到午夜以前，恐怕還沒有辦法像昨天傍晚一樣接近部落入口，除非有什麼意外，它們要進入，恐怕不容易。至於那個活動場地，今晚我們就多注意些，另外，通知村長十點鐘以前，叫所有人通通離開那裡。」

比令這麼決定，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昨晚設置「法術開口」所產生的防護罩，在阿鄔補上最後一道巫力之後，法術開口如銅牆鐵壁般強固；再加上白天部落祭司設置「弓箭組」那種具攻擊性的法術開口，不定時的向集結的黑影射出紅色的光箭，打散正要凝聚的暗影，使

得整個防護罩力量又更增強許多。北方如此，西邊也是一樣，東邊沒狀況，南方也看不出有什麼狀況，就算是年輕人聚集的活動廣場也看不出有什麼狀況。比令的意思是再繼續觀察，一方面是目前也不需要多作什麼，一方面也是多爭取時間讓阿鄔休息。

「想這麼多，喝酒就對了啦。」

那資深女巫像是作結論的又說出她的口頭禪，而她的話引起了大家笑聲，現場氣氛又回復到剛來的輕鬆。

## 九

「幾點啦？」

「咦？阿鄔，妳起來作什麼？」

「想上廁所，嗯，你們都還在啊？沒什麼事吧！」

「還好，才十一點多，我們都還沒喝醉，就等妳啦。」

「嗚啊，這感冒啊！」

阿鄔伸伸懶腰，佝著身軀走到房子外的廁所，不一會兒又走回到女巫們的桌子，大夥紛紛讓出座位來，一個女巫貼心的倒了一杯水來，幾個資深女巫把今晚的情形都說了一遍。



「多虧有你們在，這個部落才會一直平安無事，今晚也因為你們大家的辛苦，讓大家都安寧，真要謝謝你們。」阿鄔喝了口水，語調平緩的說。

「說那麼多幹什麼？喝酒就對啦！」這話又引來一陣笑。

「是是，是該喝一點酒。不過，姊妹們，為什麼今晚要大家來？」阿鄔頓了頓，「我心不安哪！」阿鄔環顧這些女巫姊妹，院子氣氛稍稍正經了些。

「昨天晚上，我們阻擋了那些東西，今天白天，拉汗也作了處理，照理說，不管阿水那家人什麼時候出殯，我們都可以安然大睡才對，可是我就是心不安。」阿鄔調整了一下坐姿，繼續說：

「按照你們剛才說的事，我直覺那是一個徵兆，部落將要面臨一場大的災難。我們這些人，不管是我們這群老人，還是你們這些年輕的姊妹，可能要真正的一起對抗這些東西，一場真正的鬥法，像過去我們老人們所作的事一樣。我今晚召集你們來，要你們守在這裡，也就是這個道理。」阿鄔停了一下，一個女巫把銅鉢裡搗爛的檳榔，遞了上來。

「喔，謝謝你，我吃了一吃，感冒今天就會不見了。」阿鄔開心的望著那女巫。

「你們看看！」阿鄔手指向部落北方，眾人都轉頭望去。

只見龍眼樹已經凝結成一片湛黑，靠近部落的這一面，為數不少幻成瘦高人型的黑影，正向部落北方入口移動；墳區原先緩慢升起的灰霧隨著夜深，速度也愈形加快向龍眼樹集

中；而活動廣場北邊一部分流向墳區的黑霧，因為速度較快，經過墳區時，像是推捲著雲卷一樣，趕弄著墳區升起的薄霧向龍眼樹欺近；這些墳區的遊魂、散魄，那些英靈、鬼魅，全都攪和在一塊了。

活動廣場上，年輕人早已收場，燈光也全息了，由北邊大巴六九溪床集結的幽魂，已經像黑霧湧了進來，連帶使得活動廣場也全部陷入詭異的漆黑。

「你們都看到了嗎？」阿鄔看看這些女巫姊妹，接著說：「這些東西並不是單獨的一群，它們的背後，一直延伸到大巴六九溪對岸的賓朗牧場山區。」

經阿鄔這麼提醒，大家才注意到部落北邊，一股新興強勁的力量正像雲霧一樣，由賓朗牧場山頂，越過大巴六九溪向廣場集中，幾個年輕女巫被這景象，駭的輕輕的叫了起來。

西邊的狀況似乎和北邊一樣，黑壓壓的大軍壓境，其背後向西連結到大巴六九山脊線，南邊和東邊除了燈海閃息，卻一切顯得平靜。

「這是怎麼回事？」幾個女巫皺起了眉頭自語。

「大家都別急，那些東西再怎麼強，也強不過歷代女巫傳襲下來的巫術，大家牢牢記得你們自己巫術體系所傳下的巫術，在自己的位置上全力防堵，管他什麼精靈、鬼魂，或是誰的祖先，今天晚上千萬別放進任何一個髒東西進來。」阿鄔的聲調並沒有拉高，但語氣的力道紮實，震撼了所有的女巫，幾個資深女巫點點頭支持阿鄔的說法。

「現在怎麼做？」

比令顯然也被眼前的景象所刺激，她想起上次水災後的大鬥法，想起昨夜的情形，現在的她，急著想回到自己設置的法術開口坐鎮。

「巫器都準備好了吧？」阿鄔看看牆上掛著的整排巫器袋，隨口問道。

「都準備好了！」

「如果是這樣，等一下鎮守阿水家西邊的一組人留下來，順便把這裡收拾收拾。其他的跟昨晚一樣，大家動作要快，到位置以後，先檢查一下。提醒你們，沒有什麼髒東西可以越過我們的巫術開口，只要多留心，應付那些東西是很容易的，不過一定要注意其他的方向，這也是今晚要你們守在那裡的原因，知道嗎？」

「知道了！」眾女巫齊口應聲。

「來來，大家都喝一杯吧，別浪費桌上的酒啊。」阿鄔對著垃圾桶吐掉口中的檳榔渣，拿起桌上的水杯，舉起了向大家敬酒送別。

「妳不會又睡著了吧？」一個資深女巫仰頭，一口喝掉她一整晚沾一點沾一點喝剩下的那杯酒，然後開阿鄔的玩笑，她的話引的大家都笑了起來。

「啐！我要不感冒，你們誰比我精神更好啊？去去去，趕快到你們的地方去。」看不出阿鄔有生氣的樣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吱喳的各自取了巫器袋，往院子入口走去。

阿鄔住家附近的幾隻狗，忽然不停的狂吠，接近阿鄔住家的第一個巷弄十字路口，一陣騷動。

「啊！怎麼啦？」最先踏出院子口的女巫驚叫了起來。

只見幾個巡守隊員，抬著一個衣服被撕成碎片的人，慌張的往阿鄔家快步走來。

「你們都在啊！阿鄔伊娜在嗎？」領頭的一個漢子，一見到女巫便嚷了起來。

「怎麼啦？快抬進來！」一個女巫招呼著。

「快！快！讓他躺在這裡。」幾個女巫趕忙拉起兩張長凳併在一起當檯子。

「這兩個人的魂怎麼都少了一個？發生了什麼事？」阿鄔沒等他們把人放下來，看著那抬進來的漢子以及一進院子便撲向椅子的漢子，開口問道。

「我們……我們……」坐在椅子上不停的發抖漢子，試著開口，但囁囁的說不出話來。

「怎麼了？」阿鄔問其他人。

「也不知道咧，我們聽到通知說活動廣場北邊的溪床有人開槍，還不停的叫喊哀嚎，所以立刻趕去幫忙，結果還沒到廣場那邊，就看到三個人歪歪斜斜的跑過來，他揹著昏倒的人，一直喊猴子、猴子，最後那個衣服破爛爛全身都是血。」一個漢子急急的想說清楚當時的情形，他先指著坐在那裡發抖的漢子，再指著躺在檯子上已經失去意識，嘴巴還一張一合



的男子。

女巫們第一時間都跟著進到了院子裡，各自找位置來幫忙。一個資深女巫唸起了祝禱詞，在躺著的那人頭頂上放了一顆陶珠。比令則唸著咒語，右手夾著陶珠，按在剛剛那個驚魂未定的漢子頭頂天靈蓋上。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村長跟幾個年輕人送他到醫院了，村長還交代，要把他們兩個送到這裡。」

「有人通知拉汗了嗎？」

「有有有！」

那漢子一連三個有，沒等阿鄔繼續問話，巷子口已經響起部落祭司撲撲的載貨摩托車排氣聲，大夥都朝院子口望去。

部落祭司一下車跟女巫們打過招呼後，直接走到那坐著發抖的漢子面前。

「怎麼回事？」

「我們……」

「你們怎麼啦？」

「我們……猴子……」那漢子雖然清醒，卻還是組合不了一句話。

突然……

啪……的一聲，部落祭司伸過右掌，重重的擱向那漢子臉上，把那漢子擊落在椅子旁，引起眾女巫一陣驚呼，那漢子當場哭了起來，魂似乎也回了一半，清醒多了。

「我們三個……三個說好今天晚上，去林務局舊辦公室附近的竹林打山豬。」

那漢子搗著臉頰坐在地上，眼睛看著地板說，忽然間身體又抖了抖，開始哭泣。

「啐！大家忙的胡說八道，你們卻不當一回事，躲著去打獵，混帳東西。」部落祭司作勢要踹他，嚇得那漢子停止哭泣爬了起來。

「嗚……」那漢子強忍著哭泣，身體又開始發抖，院子裡的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受了極大的驚嚇。

「我們才通過活動廣場北面的防波堤，嗚……突然看見兩隻山羊往阿里擺的方向走去。」

「胡說八道，這平地哪來的山羊，你喝醉酒啦？」部落祭司語氣依然凶惡，音量也大的嚇人，鄰近幾戶人家都探頭來看。

「我沒亂說，那兩隻羊是黑色的長鬃公山羊，黑色的羊角像短匕首向上挺起，我判斷應該有三到四歲，而且，那兩隻羊的屁股像女人一樣渾圓。」那漢子的回話又急又堅定有力，顯然部落祭司恫嚇式的言行奏效，他的意志完全清醒了。

聽他這麼一說，眾女巫又驚呼一聲，相互看了看隨即噤聲。但，包含部落祭司的眾漢子，並沒發覺這些女巫的驚叫，有什麼特別含意。

「然後呢？等等，你喝個水再說。」部落祭司口氣這回已經緩和正常了。

「我們才追出不到五十公尺，牠們突然往北越過大巴六九溪，攀爬著峭壁往賓朗牧場的方向消失。」那漢子喝過水睜大眼睛說。

「那跟猴子有什麼關係？」

問話的是阿鄔，她想盡快弄清楚怎麼回事，各站的女巫也好盡快就位，她聽得出來這其中有些蹊蹺，擔心一個不小心，可能要出意外了。

「猴子……」那漢子似乎又陷入一陣痛苦。

「我們仰頭向上望，都傻眼了。長鬃山羊爬峭壁的能耐，我們知道，但是牠們移動的速度，簡直就像是在操場直線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四蹄好像根本沒著地。」那漢子停了停，嚥了嚥，又繼續說：

「我們輕聲咒罵，才要低下頭，頭燈照向前方，就看到正前方一直到峭壁一半的高度，出現幾十對青綠綠的眼睛，瞪著我們看。」那漢子身體又開始抖動。

「我們根本沒來得及反應，整個峭壁的樹木就開始搖動，天空突然落下乾枯的樹枝、還有石頭、還有果子，痛死了。我們拔腿就跑，才剛過溪，就聽到他在喊救命。我們回頭看，

看到一群猴子追上了他，又打又敲，後面還有猴子繼續跟上。嗚……」

那漢子情緒開始激動，哭了一聲，右手指指向躺在那裡的男子，只見那男子全身衣服被撕爛，頭上還有多處淤青腫脹，除了意識不清，嘴巴喃喃自語之外，還好沒有別的大傷。

「我朝那些猴子上方開了一槍，牠們退開了幾步，後面的也停了一下子，我們立刻回頭，由我揹著他，另外一個殿後阻擋一起往廣場方向往回跑。嗚……那些後面的猴子，一下子越過溪又撲了上來，他被猴子圍攻了好幾次，只開了一次槍，槍就被猴搶了去，嗚……」那漢子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眾人只靜靜的聽著，沒人說話，似乎都受到了一點驚嚇。

「這是怎麼回事啊？阿鄔，妳見得廣，看得多，能不能說個道理啊？」比令皺起眉頭，搖搖頭，她等不及要回到她的位置上。

「呼……」

阿鄔長長的呼了口氣，沒多接話，只拿起了銅鉢，丟了顆檳榔進去，開始搗了起來。

「我看這樣，我們現在就各自到定位，在阿水家北邊的一組人，跟著比令到部落北面，拉汗你另外指派兩個男人跟去保護；院子這兩個人，由留下來的兩個姊妹替他們收驚安魂以後，通知他們的家人帶回去。大家今晚都辛苦些，千萬要謹慎小心啊，有特別的狀況，記得要聯絡啊。拉汗，你怎麼說啊？」阿鄔語氣平穩，感冒症狀似乎已經痊癒，聲音雖然細細



的，仍然清楚的傳進每個人耳裡。

「我就就這樣吧，等一下處理完後，我也留在這裡等等村長吧，不過這可真是怪事啊！」部落祭司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部落祭司的巫師身分是世襲而得，他並不像女巫們，必須經過極特殊與嚴格的挑選與訓練過程，一生要參與無數次的大小巫術儀式，與鬼神打交道，增強自己的法力。所以他無法看見女巫們所能看見的事，有的時候也無法理解女巫們習以為常的事。像那漢子所說的山羊、猴子，分明就是「獸精」誘發猴子的攻擊事件，部落祭司不清楚，其他閒雜人等更不能知道，這些女巫卻不能明講，這是禁忌。

只不過，有著渾圓臀部的山羊，只在山稜線上活動的長鬃山羊，居然變成鬼魂附身的對象；只敢在峭壁上叫囂的猴群，居然敢渡溪攻擊人類，這些，都出乎所有女巫可以理解的範圍。

阿鄔臉上縱橫交錯的皺紋，掩飾住了她鎖起的眉頭，她站在院子口，目送著女巫姊妹們離開，她慢慢取出一節荖藤削片，抹了點石灰，丟進銅鉢，繼續搗，銅鉢開始出現檳榔特有的紅色汁液，她連汁帶檳榔的放進嘴，深吸了一口氣，覺得舒服極了。

「哼，你們鬥不過我的。」看看部落外圍湛黑的霧幕，阿鄔輕聲的說。

## 十

鎮守西邊的兩個女巫最先抵達位置。

「都這麼晚了。」

較資深的女巫看看腕錶，時間在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她看了看四周，雖然由巫術力量圍成的黃色光防護網，並沒有昨夜剛設置時那樣的鮮麗，但整體看來並未發覺有什麼異狀，部落祭司設置的弓箭組，剛剛也正常的發射紅色的光箭，眼前那東西被射中冒起的煙霧還未完全散去。

「先吃個檳榔，休息一下，看看這些東西有什麼不一樣。」

兩個女巫看來輕鬆篤定，因為眼前的景象雖然與昨夜不同，但似乎都還沒超出今晚她們在阿鄔院子所作的臆測。

那些黑壓壓的一群「東西」，正整齊的排列在法術開口外約十步的距離，像排列好的士兵，與部落防護罩沿線平行列陣，兩側分別向部落南北邊延伸，北面連接到北方法術開口前，南邊則到達凸出山脊的延伸部，高度雖然參差，但後方一直向後延伸到大巴六九山的稜線上。

女巫們吐了第一口檳榔汁後，定眼仔細瞧瞧眼前的黑色兵團，表情突然凝重起來了。

排列在女巫眼前的黑色兵團，以部落西邊巫術開口為中心展開，第一排站立的是高低大小不一，有著淡綠淺灰色的樹精群，由它們外型上大部分還包裹著樹皮，像個樹皮泥偶一樣粗具人形的樣子看來，顯然它們是剛剛學會幻形，也有初級移動能力的樹精靈，比昨晚聚集而來的樹精更低階。每個樹精不論高低粗細，表面都留有像是被烤肉架烙出的橫、直、格狀的焦黑，有的還淡淡的冒了白煙。

站立在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的似乎也是樹精靈，但道行似乎高些，越後面越有人樣，四肢也越健全，從表面看來，並不像是昨夜聚集的樹精。西邊女巫們，往樹精群後方望去，發覺在濃黑的霧團之中，似乎有為數不少的野獸、動物前後左右不停的游移，時而出現時而隱沒在霧團。除此之外，還注意到，法術開口正前方前後重疊排列的樹精，八個一列，多達七列八列，像要準備攻破城門的隊伍，而其後方似乎有些東西駐足押陣。

「哪來這麼多樹精啊？那茄苳樹呢？死了嗎？」主事的女巫想不通眼前的景象，特別是昨晚叫囂硬闖的茄苳樹那一群，不見蹤影了，感到疑惑的說。

「會不會是那些？」她的助手指著東南邊，那山脊突出的延伸部。

「是嗎？」

西邊女巫努力的想看清楚，但是夜晚與精怪所形成的黑霧加上露水，鎮守西邊的女巫根本分不清楚，在那個方向一動也不動的一群，究竟是樹林還是助手所指認的茄苳樹以及它的

黨羽。

「真的是它們嗎？」

「應該沒錯！我認得出茄苳樹精，還有它那些好笑的同伴。」

「如果是這樣，那就太奇怪了。」

「是啊，茄苳樹與它的跟班群，都是在地的大樹，現在卻都被趕到靠近南邊的地方，而且所有的東西一動也不動。」助手也覺得奇怪，左手不自覺緊抓著巫師袋說。

經助手這麼一提，鎮守西邊的女巫心頭沒來由揪了一下。

這的確是奇怪的事，昨夜嚷嚷鬧鬧的樹精群被另一群奇怪的樹精取代，樹精群背後又有一群看不清楚的東西。那些東西想幹什麼？這些新來的樹精是哪裡來的？茄苳樹那一群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甘願移到偏南邊的地方，而且行動與新來的樹精一致？這些東西究竟在等待什麼？為什麼這麼安靜的保持十步距離，一動也不動？

「茄苳樹修煉得來的道行，並不是一般樹木千年修煉可得，是什麼力量讓它甘心讓出最直接的入口？」兩位女巫感到不解，幾乎同時開口，不安的感覺卻打從背脊直衝腦門。

就在兩個女巫陷入一種無法掌握的不安情境時，法術開口正面排成好幾列的樹精群突然開始騷動，第二、三列的樹精伸出樹枝手臂，緊緊的抓著前一行，然後一起往前站一步。同一時間，紅光一閃，由法術開口向防護罩周邊掃了一圈後，集中射向開口前那些往前站一步的



第一排。那八個一列的樹精群，在紅光的燒炙下，冒起白煙、黑煙，往後飄散，不一會兒全部消蝕無蹤，只留下後面的隊伍。第二排的樹枝手臂，燒灼的部分還冒著白煙。

就在此時，這中心兩側排列的黑色兵團，突然整個往前站了一步，法術開口又一陣紅光閃起，向兩側掃了出去。黑色兵團卻不受影響，一下子，又回復先前的樣子，一動也不動，安靜的排列站著。

「啊……」兩個女巫驚呼一聲，久久無法言語。

「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看起來有個什麼東西在指揮這群東西。」

「它們好像知道拉汗弓箭的弱點。」

「哼，成精啦，這些。」

「我感覺得到那茄苳樹在偷笑。」

「是嗎？想得美啊！」

「到頭來，它還是要白忙，休想進入部落地界啊。」

兩個女巫隨口搭和，沒章法的你一句我一言，從驚訝到讚嘆。她們驚訝這些東西竟然像軍隊一樣攻守有序，一方面讚嘆它們居然可以找出弓箭組的弱點自行調整隊形。

部落祭司所設置的弓箭組，會定時的發射紅箭，作掃除的工作，避免那些陽間以外的髒

東西接近或進入部落，在力量能抵達的範圍內，出現那些東西集結向部落移動的情形時，也會自動發功掃除集結的東西。所以射出紅箭的時間不是持續的，除了定時掃射，也只有在感受威脅的時候，發揮作用。

昨夜來叫囂挑釁的茄苳樹與其他跟班，在今晚入夜後就開始聚集，卻一直到十點多，才有能力移動。沒想到才前進到入口前四、五十步前，就被紅色光箭擊潰，它們一試再試都無法再接近，正準備放棄，背後卻黑壓壓的來了一群東西，讓眾樹精渾身不自在、害怕，有的乾脆逃回樹林變回原形，不願再加入搗亂。

那些東西原來是由更深山的精靈、鬼魅、遊魂所附身組成的獸精群，跟隨著數量龐大的樹精，向部落逼近。只見檜木、牛樟、冷杉、青榕、九芎、樺樹、扁柏、紅豆杉、雜木等樹精緩慢的移動而來，粗糙的表面，看不出身體形狀的可笑形體，讓茄苳樹等樹精忍不住想笑。

茄苳樹看了看，猜想它們應該是大巴六九山稜線以西過來的，沒多加考慮，便主動讓出部落入口，自己帶著它的黨羽向南邊移動，並且稍稍後退些。

這些從深山來的黑色兵團，先後到達，然後不待招呼地自行接近部落，結果遭到紅箭的重擊，紛紛的哀叫往後移動，後面跟進的東西仍不知情的往前，又哀叫的往後移，前後好幾

個循環攪在一起，沒多久，部落西邊的法術開口已經混亂成一片，開口連續發射紅色箭芒，持續造成那些東西的傷害，白的、黑的煙霧一陣一陣的冒起，然後消逝在黑夜裡。

狡猾的茄苳樹精，帶著它的黨羽退在南邊距離防護罩五十步後面，冷冷的注意這些樹精的情況。它發覺前面倒地不起的樹精群，不再冒煙也不再哀嚎，堆疊已經有兩個成人那麼高，阻擋了其他樹精繼續前進，而紅箭最後射出的距離大約只剩下三十步。

茄苳樹精眼睛為之一亮。

它看出來紅箭的威力是遞減的，心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手，短時間內應該可以快速消耗掉紅箭的法力，屆時再同時前進，趁女巫疏忽，闖進部落好好的胡搞一番。目前這些新來的樹精數量龐大，應該可以好好的利用。於是，它移動向前，高聲的大喊：

「各位！」

茄苳樹聲音宏亮，頗有人樣的幻形，讓所有新來的樹精都注視著它。

「各位，我親愛的弟兄姊妹，辛苦了！」

茄苳樹威儀的移動著，俊美的形態像是個王巡視宮廷，連跟在後面一整群獸精也都停止移動，聽它說話。

「各位大老遠來，搶了我們的位置，把我們趕到角落，說真心話，我們這些在地的樹精，沒有一個不生氣的，但是見到各位在這入口，受了這麼多委屈，受了這麼多傷害，同樣

是樹同胞，我們感到不忍，心裡難受啊！」

茄苳樹停了停，眼睛掃向左右，只見原先倒地堆在一起的樹精們都慢慢站了起來。

突然紅光一閃，法術開口的弓箭組，感受到騷動射出紅箭，卻只燒到最靠近部落的樹精沒收回的鬚根，引起了零星的尖叫，看在茄苳樹精眼裡更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紅箭的力量的確正在衰退。

「我們不相信各位越過山稜線來，只是為了到這裡接受羞辱，只是為了早點去掉自己這麼多年修行的力量。」茄苳樹精的話引起一陣騷動。

「年輕的樹，你到底要說什麼？」一個紅檜不耐煩的說：「我活了一千年，可不是要來聽你囉唆的。」紅檜皮薄，才說了兩句，臉部因為充血而顯得紅通。

茄苳樹並沒有把它放在眼裡，雖然自己只有四百歲，但從幻形的樣子與移動的速度來看，它知道這裡的所有樹精沒有比自己更強的，但它還是禮貌的向那檜木點點頭。

「我們是受了一股力量的召引而來，不過我是真想看看人類的部落，他們老喜歡砍了我的枝幹直接生火。」一個九芎樹說話了。

「是啊，沒想到這裡的巫師卻設下這種東西讓我們吃苦頭，眼看修行多年的道行要毀在這裡了。」一棵樟樹搖頭，頭上幾顆綠果子，夸拉夸拉的應和著。

接著底下又出現一陣討論，敘說著它們各自的理由與想進人類部落看看的念頭。



茄苳樹見狀，立刻又把昨夜對著樹精講的那些關於部落好玩的事，加油添醋的敘說。而這一說又引起眾樹精譁然，又要往部落移動。

「慢著！」一個更老的檜木大聲的阻止，並走到茄苳樹面前。

「年輕的樹，你到底想做什麼？」老檜木盯著茄苳樹問。

「進到部落，搞得他們雞犬不寧！」

「雞犬不寧？呵呵……年輕的樹，你跟他們有什麼仇恨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打算我更不清楚，不過這樣下去，我們都要受傷害，這對你有好處嗎？」

「仇恨？好處？大家都弄錯了。我跟我的兄弟住在這裡，跟部落的人經常接觸，沒有他們，我們早就被那些外地人砍去了，我們只想找機會進部落玩耍，而現在就是機會。有仇恨的是你們，不是嗎？」

「我們？」老檜木眯起眼睛，頭上的枝葉莫名的抖動了一下。

「沒錯！」茄苳樹提高音量說：

「各位的年齡少說也有幾百年，所以才能煉到可以幻形、移動，各位想想，一百年前日本人開了路，直接開到稜線後方，沿路把粗的、老的大樹都砍了去，你們忘了嗎？五、六十年以前，來了一批跟蟲一樣的人，整片的大樹都砍了，重新種小樹苗，你們不記得啦？最近的三、四十年以來到現在，一群瘋子把從山腳到稜線之間的樹，全砍了種植檳榔、枇杷、

梅子、柿子、橘子、生薑這些淺根、短命的東西，你們都忘了嗎？被砍了去的，是誰的親人啊？我的嗎？我該跟人類有仇恨嗎？」茄苳樹比手畫腳，慷慨激昂的說，激起了一陣的迴響。

「是啊，我那些祖先、我的父親長輩們，的確是這樣被砍了去的。」幾個檜木、牛樟語氣沉重的交換意見。

「對啊，山脊線以東已經看不到大樹，全都種了它剛說的那些短命淺根的植物，可怕啊。」老檜木、青榕也都直打哆嗦，它們聽說過，那些人用一種機械叫做「怪手」的大怪物，配合著電鋸把所有的大樹都砍了，那些大樹，很多都是鳥類的糞便落土著根的，算一算，還都是它們自己的子孫呢。

「可惡啊，我常常聽到不同的野獸經過我的腳邊罵，說牠們歷代以來就不停的遷徙，本來在山腳下，後來遷到山腰，後來退到山脊線，現在已經退到山脊線後方很遠的地方，根本看不到太陽從海邊升起。」

「這些人真是可惡，前些天居然連稜線附近也挖開了，這樣下去動物、植物都要繼續往西邊後退，我們還要不要活啊，走走走，我們進村子搞他們個雞犬不寧。」現場一陣騷動，引來紅箭射出，只燒灼了因為激動甩手越過線的樹枝，響起幾聲哀叫，這一叫更燃起了樹精群的氣憤。連帶吸引後面的獸精也紛紛向前靠攏，引起幾個樹精的緊張。

「年輕的樹，你說怎麼辦？」看來茄苳樹的話起了作用，幾個看起來絕不年輕的老樹說。

茄苳樹把它的想法說了說，希望編成攻城隊形，特別著重部落入口，以最快的方式消耗弓箭組的力量，然後在一起往部落前進，找尋巫術防護罩的間隙大家闖進去。

「照你這樣說，我們一定要犧牲不少的同胞？」

「你們都已經到這裡來了，下次什麼時候有機會？按照他們砍樹的速度，誰知道你們之中，有多少人等得到下一次？更何況被紅箭消蝕了，樹魂還是會回到原地，我們還是一棵活樹，只要他們不砍，我們還是有機會存活，再修煉個百年，一樣可以達到現在的樣子，不是嗎？趕快想一想，如果天亮以前一兩個小時進得去，我們還可以快活些，等天一亮，那家人出殯，部落恢復正常，就得等下一次啦。」茄苳樹精想起前年進部落的快活，它忍不住催促著。

「唉，也是個道理，沒想到過去活個一千年，還被當成小孩子笑話，現在想多活個幾年，都不敢計畫了，這些砍樹人喔！」一棵老檜說。

「我看就照你的安排辦吧，我們這些雜木就當前鋒吧，如果我們被消蝕了，記得回程時，告訴我們，關於你們進部落的情形啊。」一個大相思樹這麼說，它似乎別無選擇，因為前幾天它已經聽得到山脊線東邊的機械聲，它不清楚自己還有幾天可活。

一切的安排就照茄苳樹精的安排，一個史無前例駭人聽聞的、由精怪組成的攻城隊形於是成形，樹精群在前，獸精團在後。一直到負責鎮守西邊的女巫到達時，它們已經從三十幾步前進到十步，剛才又從十步前進到九步。

茄苳樹精撇過頭望著兩個女巫，得意的咧著嘴暗笑。

「哼，這個茄苳樹看來變得更聰明了，這件事結束後，我要再斷它兩根氣根才好。」鎮守西邊的女巫看茄苳樹精，知道它耍了心機。

「怎麼辦？再八步，它們就要貼到防護罩上了。」

「呵呵……妳又不是第一次作巫術，怎們這麼沒信心，我們待一會兒再下個咒語，加強防護罩的殺傷力，讓它們死了這個心，不過這情形得通知阿鄔，要她注意其他方向是不是也有這種情形。」

鎮守西邊的資深女巫並沒把眼前的事放在眼裡，她還是擔心這些樹精後面數量不詳的獸精。剛才紅光一閃，黑霧變得比較淡時，她注意到了，跟著來的動物幾乎都是大型的動物，為數不少的黑熊、水鹿、雲豹、長鬃山羊、兩圈獠牙的山豬，說明它們來自非常深幽的後山，每頭野獸都閉著眼睛移動，背上都坐著不同服飾的鬼魂，有砍伐工人，有穿唐裝身體瘦小的，有的穿獵裝，還有不少穿胸兜的布農人，女巫擔心這些鬼魂乘隙跑進部落，造成傷



病，更擔心這些被附身的動物醒來直接造成傷害。

「打個電話吧。」

就在西邊女巫思考新的咒語，而助手正從袋子取出手機時，阿鄔的住處飛來一道黃光，落在樹精與獸精之間，形成一道空間，整個獸精團遠遠地被向後隔離五十步，這情形引起樹精一陣驚呼。

「好啊，果然是阿鄔。」兩女巫也不禁讚嘆。

## 十一

其他方向，也相繼出現了奇怪的現象。

南邊距離法術開口非常遠的平地上，正緩慢前進著一列隊伍，按照服裝與列隊方式，南邊的女巫判斷應該是清朝的軍人。她感覺怪異，下完咒語加強防護罩強度後，決定撥個電話問阿鄔怎麼處理。

東邊向來平靜，但是漢人玄天上帝廟「受東宮」牌樓的十字路口前，聚集了不少因為車禍喪生，身體殘缺的鬼魂；更東邊靠近太平國小附近，以前舊的部落，也有些魂魄正在集結往部落移動。

阿水家南、西、北的方向，都設置了法術開口，按照阿鄔的交代，對於阿水祖先之靈，採准出不准進的原則，所以現在阿水家神主牌的歷代祖先，幾乎都被約束在「受東宮」附近徘徊，阿水家的院子，只剩自殺的小媳婦，來來回回走動、嘆息、哭泣。

北邊更不用說了，部落祭司所設置弓箭組的法術開口法力早就消耗殆盡，兩個墳區的鬼魂，加上部落北方以及廣場新加入的遊魂、散魄、精怪，黑壓壓的形成一片湛黑，堆疊成牆面，貼附在防護罩上，看起來像是要隨時溢進來似的凶猛，廣場正北方溪床邊，來自賓朗牧場的獸精，也虎視眈眈準備加入戰場。

鎮守北方女巫比令下完咒語，補充法力加強防護罩的強度後，才抬頭，就看見阿鄔補強而來的巫力，越過眼前牆似的黑霧團，擊向後面的獸精團，黃光一落地，又分出枝樞分岔，回擊牆面上的黑影，只見防護罩上的黑霧團被瓦解了一大部，原本看似要溢過牆的黑霧團，經咒語、巫力的前後夾擊，只剩下半個高度。

北方的黑霧團是由部落族人的祖靈，另外還有其他族以及包括白浪和外省人的祖先，數量遠比部落這一兩百年的祖靈的總和還要多的更多。所以咒語及施巫的力量，特別要拿捏精準，不能傷到祖先之靈，同時要瓦解聚集的幽魂，這就是阿鄔要比令這種巫力高強的二號女巫鎮守北方的原因。

「妳打個電話給阿鄔，報告我們這裡的情形吧。」比令看了看，交代助手，自己喝了口

水後，由袋子裡取出銅鉢，準備搗檳榔來吃。

十二

阿鄔陸續掛完電話以後，喝了口水，動作停了一會兒，隨即又唸起咒語，分別向幾個方向拋出陶珠，然後取了細繩結，放置在四個部落外圍的法術開口前約一個手掌寬的位置。

「怎麼啦？阿鄔伊娜？現在什麼情形？」部落祭司好奇的問阿鄔。

從剛才阿鄔接幾通電話的對話與表情，部落祭司有些不明瞭。阿鄔也慢慢的將目前的狀況解釋給部落祭司聽。說完，卻見部落祭司陷入苦思，久久不語。

「阿鄔依姆（註：祖、孫輩稱謂）、拉汗，你們還在忙啊？」村長的問候打破了沉默，拉汗看看腕錶已經三點五十分了。

「怎麼樣啦，你們送去醫院的人？」拉汗問。

「都是些外傷，有石頭敲破的，棍子打的，大部分是猴子指甲抓傷的，打了破傷風預防針，打了兩罐點滴，我交代兩個年輕人留在醫院觀察室看顧，我先回來了。真是怪啊，哪來那麼多猴子？」村長把處置狀況報告了一遍。

「依姆啊，你來的正好，我正有一些問題想問你。」阿鄔問。

「什麼事啊？阿鄔依姆。」

「前些天我到我的小旱地鋤草活動，我看到山頂靠近稜線的位置，開出了一大塊地，那是誰的地啊？要幹什麼？」

「一個平地人的地，最近剛退休，說要種檳榔跟茶。」

「檳榔？這整座山都種了一半的檳榔樹，還不夠啊？不是說政府有規定不能再開墾了嗎？」

「規定是有規定，可是他們就是有辦法鑽法律漏洞，他們真厲害啊！」村長的語氣有幾分欽佩。

「那邊的樹呢？」

「砍啦，還能怎麼留？山地開墾不就是這樣嗎？」

「砍了？呵呵……那下了雨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法律就是這樣啊，誰有辦法誰就贏，他們賺夠了，倒楣的還不都是沒有能力的人，不都是這樣子嗎？」村長說的是事實，但語氣多了無奈。

「是啊，倒楣的都是我們這樣的人。」部落祭司忿忿不平，想起他祖傳的一小块靠近山腳的山坡地，到現在因為水土保持的理由，駁回登記擁有，連「承租」都還未獲得允許。貴為部落頭目之一，在奇怪的法律面前，他只是沒能力的倒楣鬼之一。



阿鄔並沒有接話，唸了咒語補了一道法力之後陷入沉思。

從前日本人來，開了路，砍了不少樹也種了不少樹，攪得沿線那些動物雞飛狗跳，樹精也不得安寧；後來部隊來了，榮民來了，先開闢賓朗牧場、農場，砍光所有樹，後來為了生活，又把大巴六九部落後面整個向東的坡面許多樹砍了當柴薪賣錢去。後來的移民，更恐怖的砍了所有的樹，種了枇杷、橘子，過了一段時間又把這坡面種梧桐、香蕉、甘蔗、鳳梨、檳榔，他們永遠有名目種些可以換錢的作物。幾次颱風，土石流早把部落削去了三分之一，原來的河床高過了部落，祖先埋葬的公墓，也整個沖毀；現在山頂稜線上又闢了一大塊地，砍了一大遍樹木，也怪不得後山的精怪也來湊熱鬧，看來，這部落恐怕將要面臨一場災禍啊。不過，到底是什麼力量吸引這些精怪啊？阿鄔想不透，想著想著，又補了幾道法力向各法術開口，只見部落周邊的黑霧散去了許多，也薄弱了許多，有些根本已經慢慢向後撤離，等天亮了，喪家出殯了，這一回，這些髒東西已經沒機會再進部落了。

「你們不可能鬥得過我的。」阿鄔心裡泛起了這句她多年的口頭禪，她決定提早收隊。

「你們幫我其他女巫叫回來吧！」

阿鄔交代部落祭司、村長，自己喝了口水後，慢慢拿起桌上的銅鉢，搗起了檳榔。

「依姆啊，那塊地開到什麼地方了？有沒有辦法阻止？沒有辦法要他們把樹種回去嗎？」阿鄔問村長。

「阿鄔依姆，都開到稜線後面啦，要把樹種回去？別想那麼多啦，要改變現在這個情形，要看誰有能力去解釋法律啦。現在一堆人打著種樹的名義，拼命砍樹，為了賺錢，說什麼要保育，騙個百來萬把一個好好生態地，鋪上石子和不搭調的步道，說要賞螢火蟲，因為他有辦法啊！賺錢、保育、永續經營，破壞生態全都攪和在一起。種樹、廢耕？那可要來一場大門法，誰有辦法誰就贏啊，阿鄔依姆，我一個小小的村長，我還真搞不過他們那些人啦！」

阿鄔沒再接話，把銅鉢湊近嘴邊，連汁帶檳榔渣倒進嘴裡。

「鬥神、鬥鬼鬥了一輩子，怎麼鬥得過這些人啊？這些人，為了賺錢跟法律鬥，錢賺了，卻都把鬼神、精怪給召引來，神鬼越鬥越多，這個部落恐怕真要發生什麼事了，可怕啊這些人。」阿鄔看著自己的巫師袋，輕輕的搖搖頭。

二〇〇二年八月寫於高雄岡山。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六十三期。

〔跋〕

## 飄盪在都會的部落情懷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許多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都擁有一種獨特的位置、態度、風格去呈現個人的創作形象：陳英雄的厚重的警察形象與浪漫的部落故事改寫；拓拔斯·搭瑪匹瑪的蘭嶼行醫與冷靜的諷刺文筆；瓦歷斯·諾幹的埋伏坪部落與黑色幽默式的嘲諷；夏曼·藍波安的海洋飛魚與桀敖不馴的運筆風格；羅斯陸曼·伐伐的中央山脈與說不完的故事；奧威尼·卡露斯盞的好茶與祖先智慧的轉譯；多瑪斯的北橫與他似乎身在苦中而不知其苦的頑酷為文；利格拉樂·阿鳩的眷村和女性藩籬，與她有時深情有時毫不妥協的文學表現；游霸王·撓給赫的天狗部落，與他塑造的勇敢捍衛土地的泰雅族人；馬紹·阿紀的七家灣溪與異國旅程；里慕伊·阿紀的甜蜜家園；白茲·牟固那那妮妮道來的塔山之下；撒可努追隨父親的狩獵路徑，與他可以勾引老老少少的溫柔說話與創作；或者如夏本·奇伯愛雅的蘭嶼故事；莫那能眼盲卻最犀利的詩歌；卜袁·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溫柔細膩的祖先智慧吟唱；啟明·拉瓦很有條理的控訴文學之類。當然，這些直接的印象不能過度引申，否則會在無意間限縮他們創作所達的



的幅員邊際，只不過這些概括確實可以讓讀者在很短的時間產生深刻的印象。

如果要給巴代一種瞬間的印象，我個人覺得眷村與軍營與他的關連比起誰都明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陸戰隊中校軍官，居住過眷村，所寫的文章有許多都在描述眷村生活的情况。不過要如此形容巴代也嫌單調，因為儘管他因為求學與軍旅而離開位在台東平原旁的大巴六九部落（Damataga）多年，更與非原住民籍的女子結褵，但是部落事與城市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是隨時可以差遣的有機題材，足徵他原鄉記憶始終伴隨、縈繞在異鄉的旅程。

初次閱讀巴代的文章，是幾年前擔任由山海文化雜誌社、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的「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的評審，〈薑路〉就是巴代參賽的作品，由於標題不凡，細讀內容之後，發現作者透過山區部落很尋常的種薑工作，細膩的描述種薑人家的辛勞，安排相異族群的互動與對話，而結尾將部落以薑的微薄收成苦撐情況，對照於報紙所刊富比士富豪排行、青年科技新貴擠上億萬富豪等，突顯部落經濟與城市產業的天壤落差。那一次巴代獲得首獎。以後也繼續看到他不斷出現在時有時無的原住民族文學獎競賽和有關的活動場合，更深喜他決心在離開軍旅之後，回到自己的部落，重新接續他自承曾經斷絕的祖靈孺慕與追索的道路；而最具體的呈現是他在國立台南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就是以部落巫師文化脈絡為題。近來看到他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等機構的獎助，進行長篇歷史小說的撰寫，台灣原住民族小說長河的撰述隊伍中，又多了巴代這樣的寫手，不僅原

住民族文學，台灣文壇也將因此更加活潑有力了。

巴代的文章中有很多地方會藉由一些對比，不經意的突顯出兩者的殊異，造成特殊的效果，譬如：

過去，他常聽他老大戲稱這條是「薑路」，跟大陸的「絲路」相比擬。他不清楚「絲路」長的什麼德行，需不需要沿山澗上上下下，會不會一個不小心摔下山溝，但是為生活忙碌，總該是相同的吧！他常這麼想。〈薑路〉

「沒騙你，就是有這種事，是不是保育法我不太知道。那個人打獵，帶回一隻山羌，正好頭上一對角，所以他做了個紀念項鍊，以後打獵可以更幸運一點，沒想到，沒三天角項鍊被沒收，還罰了單，差點進了監獄，這可氣死他了。」〈沙金胸前的山羊角〉

「謝謝你，阿水先生，我平常不喝酒的。」

「啊騙啫耶，番仔無喝酒，哩是講給鬼相信喔？哩那樣丟不對啦，還講什麼平常，哩剛搬來當然要熱鬧熱鬧，甲恁爸裝啫耶？」〈番仔〉

巴代描述一些情節與過程，也有非常優越的氣氛塑造能力，譬如在〈女巫〉一文中，巫師阿鄔作法挽救她重傷的兒子：

阿鄔沒停止動作，眼睛注視著擔架移動，卻發現幾縷淡淡的黑霧從周遭滲出，而且自擔架離開急診室大門時便開始。她還注意到，黑霧逐漸凝結成團，顏色也愈來愈濃，從灰白轉灰黑，以擔架為中心移動、集結。不一會兒，濃黑的霧開始旋轉，逐漸逼向擔架。從阿鄔眼裡望去，一個巨大的灰黑色隧道形成，像黑色的龍捲風即將吞噬整個擔架所有人，而擔架旁的人逃難似的推著擔架，快速向直昇機移動。糟糕的是，擔架前方靠直昇機位置，此時也形成了一個小隧道暗門，而且逐漸擴大。兩個暗門一前一後，活像有生命似的不停擴大並聯手要吞噬擔架。……阿鄔額頭開始冒汗，深吸了口氣，銅鈴搖得更起勁，揚起手來向直昇機方向拋去手中的檳榔，一團黃光影隨即形成，化去前方黑暗的隧道門。她走向擔架，隨手又取了兩顆陶珠，「烏魯木，嘎一泥案，烏魯木，茲，啐啦！」唸了唸分解的咒語，隨即向擔架後方拋了去。巨大的灰黑暗門立刻分解成幾縷黑霧，但頑固的不肯散去，在四周遊移。

非常傳神的將巫師施術時，透過她自己的眼睛看見的靈視場景，以文字轉移到讀者面前。美洲印地安人靈視場景的描寫，在國內出版的《黑麋鹿如是說》中的主人翁「黑麋鹿」

在幾次重大的生命轉折過程中進入的靈幻情景讓讀者震驚不已。台灣原住民族過去擁有非常周備的巫術文化傳統，巫者心靈與視野所見為何，在文學創作中鮮少出現；巴代有這方面研究的素養，他的部落仍然屹立不搖，所以在這方面是應該期待巴代的。除了這些，巴代的小說有很多是描述原住民進入都會生活的情形，這跟他的軍旅生活有關；在眷村、工作場所、選舉中，族群間相互尊重或摩擦、衝突的場面不少，所以這本短篇小說集很能顯現巴代書寫範疇與能力的多元。

從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原住民族作家文學的創作開始勃興，由於作品明顯的與漢族文學作品強調的情愛、親情、科幻、人性疏離衝突、都會角落、後現代等主題有所區隔，由早期的抗爭、控訴的街頭運動書寫，繼而描寫部落與文化習俗、各類戰爭記憶等，轉而描寫族人離鄉背井，進入都會的適應，甚至漂洋過海，到異域旅遊觀光的遊記等，呈現迥異的風格，成為台灣最本土、本色、本味的文學河流。有人擔心有一天原住民族的文化習俗無法延續，深具民族風味的文學是否依然能夠推陳出新；其實，不論我們生活的環境改變了多少，我們的步履到達何處，只要我們心中的部落、祭儀、神話永遠被珍惜與傳遞，那麼我們的族人永遠可以創作出獨樹一格的詩與小說。巴代曾經遠離部落，執干戈以護衛國土，但是一旦解甲返回部落，深刻的部落情懷與記憶就在追尋的過程中，無法抑制的湧現於他不停歇的創作中。



寫作本文時，我適巧服務於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辦公室西、北窗山邊，逐一羅列著知本、建和、大南、太平、泰安（大巴六九）、南王、賓朗、初鹿等屬於卑南族、魯凱族的部落，而巴代的部落就在距離最近博物館的山坡；由於地緣的關係，有許多他所描述的內容，今日格外清晰與親切，承巴代交代，為他寫一篇介紹的文章，兄弟出版新作，當然樂於提筆。

（作者為現任考試委員）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薑路：巴代短篇小說集/林二郎（巴代）著

初版--台北市：山海文化雜誌,2009.07

面；公分.--（山海文學；1）

ISBN：978-986-80101-1-6（平裝）

863.857

98011794

山海叢書 | 文學 ◀

## 薑路—巴代短篇小說集

作者：林二郎〈巴代〉

總編輯：孫大川

主編：林宜妙

編輯：陳芷凡、陳怡君、馬昀甄

校對：林二郎、林宜妙、陳芷凡

出版者：山海文化雜誌社/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發行人：孫大川

地址：11657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1樓

電話：02-29361002 02-29361262

傳真：02-29366802

e-mail：tivb@ms21.url.com.tw

郵政劃撥：17360343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美術設計：泓綠有限公司

印刷：凱瑞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年7月初版

I S B N：978-986-80101-1-6（平裝）

定價：320元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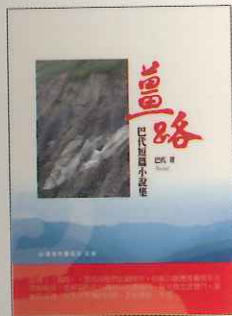
巴代寫的書



長篇小說《笛鸛》



長篇小說《斯卡羅人》



短篇小說集《薑路》

到期單 Date Due

請將此書按期歸還

Return this book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中正大學圖書館



C05222891